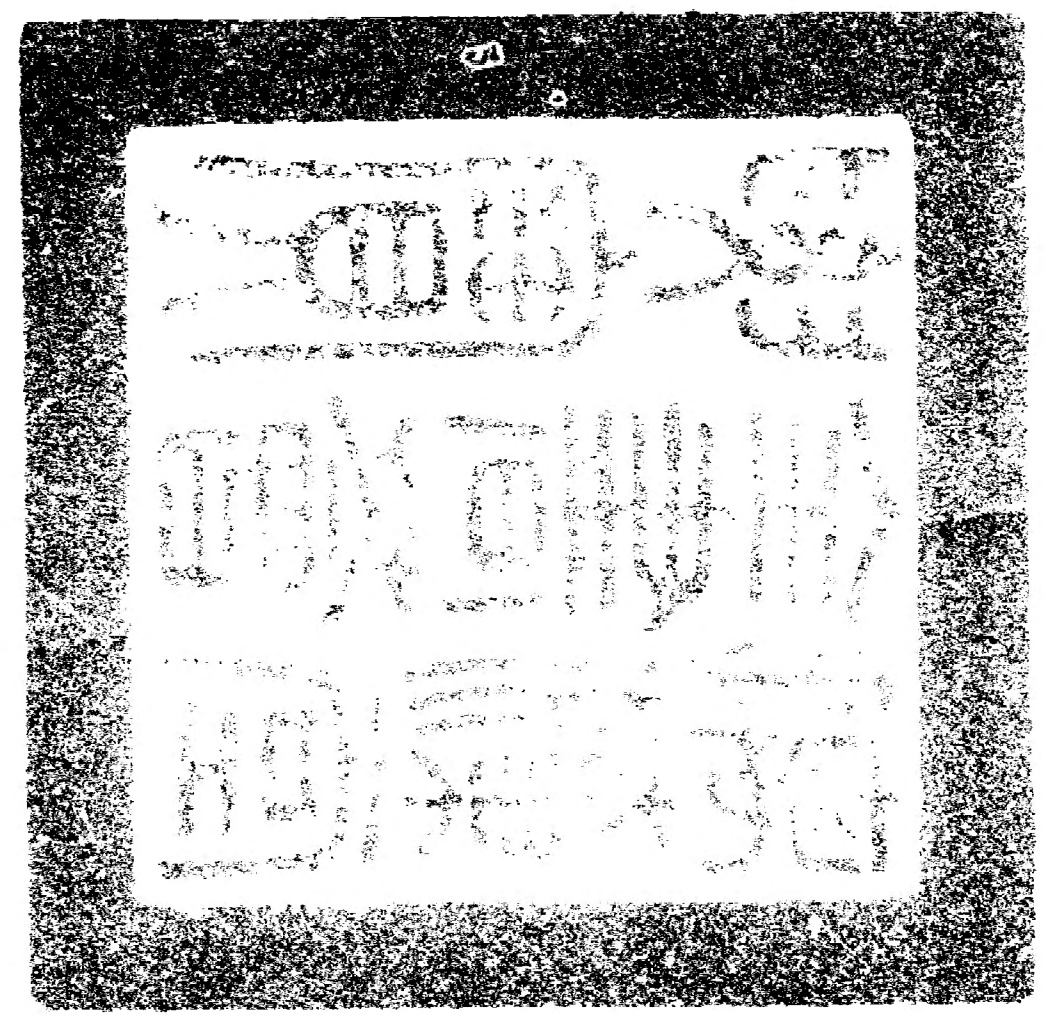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十二册

Z121.5
CH1
62

ZJU001016170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墨子

舊本題〔宋〕墨翟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墨子卷一至三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讀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唐韓愈撰

墨子目録

卷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卷二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三
尚同上第十一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卷四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樂上第三十二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卷九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十
經上第四十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公孟第四十八
卷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卷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備高臨第五十三
備梯第五十六
備水第五十八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
備蛾傅第六十三
卷十五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雜守第七十一

臣等謹案墨子十五卷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註曰名翟宋大

夫在孔子後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也宋館閣書目稱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所列篇數終於第七十一與漢志合而按其目次缺者十篇正得六十一篇與館閣書目亦合惟六十一篇之中其八篇有錄無書則陳振孫書錄解題所稱又有一本止存五十三篇者殆即此本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

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為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丈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則未為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審其身而時時利濟于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于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

家言其文古奥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為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於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固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証矣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墨子卷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

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諮諮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諮諮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

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

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始終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傳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

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巔而猶弗舍者其惟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

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本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惰源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以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

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公榮夷公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知伯瑤染於知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

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投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僞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其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圜以規直以繩正以懸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為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

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上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則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犧羊豢犬豬潔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

賊也昔之聖王尚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實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僇於天下後世子孫誹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修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疆而無守備四隣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

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騑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之有為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

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

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修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避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

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修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

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絲麻梱布絹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

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飲食

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

故為姦衰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

國拘女累千|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

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子卷一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

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

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

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夫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家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

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

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恤誨女予鬱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

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戚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

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以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

國家則此使不知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十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

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為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甘國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永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　丰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棄　尚賢使能為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

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列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已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

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疎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

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絶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貴利以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

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用之則不困修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及今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之為政其國家百官皆以賢者為之上古之聖王其國家百官皆以賢為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則國家百姓皆得其利而國家之治也若此者何也曰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

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唯毋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處居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

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

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

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

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堅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知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

親戚瘖聾暴為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匿良道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皐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

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二

墨子卷三

尚同上第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

以相勞腐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

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為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

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

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閲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

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為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

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

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子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

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霜雪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肥腯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強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

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量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

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網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

者聖王之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文此政以為便譽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為

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尚同以為正長是上下情請為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

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惟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

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曰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民於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以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

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

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毀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嘗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為家數也甚多此皆

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為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

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為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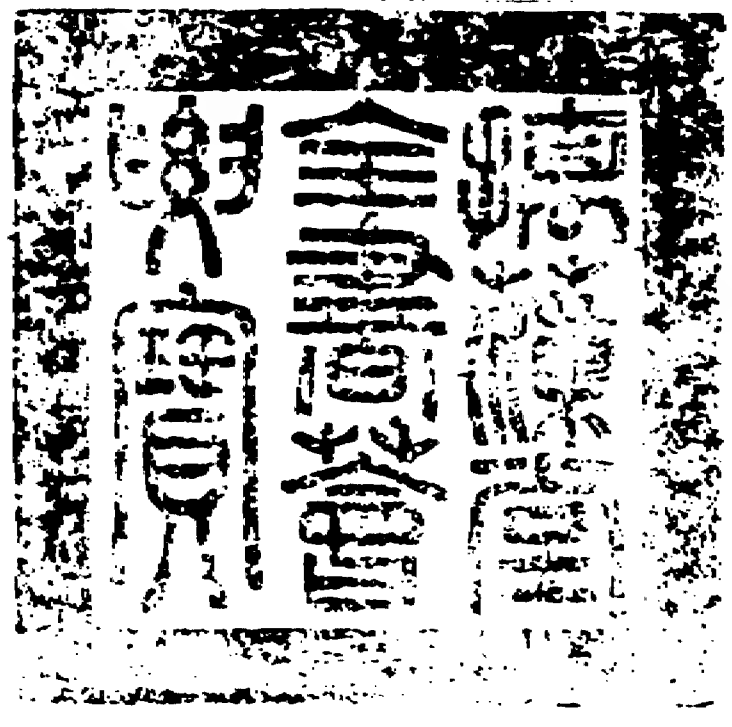
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為說也尚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用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太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譽令問先人發之

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

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不同則渙而無統將居下訕上生今反古大亂之道也故以尚同名篇其誰不同其誰敢不同其有不同者道學之人耳

墨子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 臣郭貽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墨子卷四至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墨子卷四

兼愛上第十四

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

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

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已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

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刦寡富不侮貧子墨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

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為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錢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肱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竇洒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

防孟諸之澤灌為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於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

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 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刦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

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已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已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已也然即國都不相

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

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為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事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

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

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此大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馳駟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

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可以擇君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身此大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馳駟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

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千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

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

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兄弟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偶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

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荊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握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

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為難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

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

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兼愛者相愛之謂也使人相愛何說害仁若謂使人相愛者乃是害仁則必使人相賊者乃不害仁乎我愛人父然後人皆愛我之父何說無父若謂使人皆愛我父者乃是無父則必使人賊我父者乃是有父乎是何異禽獸夷狄人也豈其有私憾而故托公言以售其說邪然孟氏非若人矣趙文肅所謂不深考其所自而輕於立信是也

墨子卷四

墨子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枏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少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惟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刦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

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馬牛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絶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

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鈗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得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于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有至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有至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遠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

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于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

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馬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興及魯至夫差之身比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

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明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別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衆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上中

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為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是以動

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愚富之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

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鬬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況先列北橈乎哉罪死無殺以譚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卒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

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粮食不繼僝食飲之時厠役以此饑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

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

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馬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天有辠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王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

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

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繁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國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

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猶傅子之為馬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止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墨子卷五

墨子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便民因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裘何以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

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甲盾五兵何以為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盾五兵皆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舟車何以為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為難倍惟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惟不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為政

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傒槖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為政特無此不聖人為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殁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恢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建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於土塯啜於土刚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建夏下潤濕上熏烝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霜雪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改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為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

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來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

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縗絰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饑不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細計厚葬為多埋財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求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為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

怨其親矣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負已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人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

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無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已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沈而後哭滿堲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

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埳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無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

鄉者本吾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輸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啖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

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俱乎祭祀以致孝于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六

墨子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而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弟兄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其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大小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

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恣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天政之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犧牛羊豢犬彘潔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

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下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惡也賊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殁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

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色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

天意者力政也然義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刦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刦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其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

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儁明知之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

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駁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大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聰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交四鄰諸侯之寇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饑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

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祟也若已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

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飢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

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賦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

不止此而已也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

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

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刦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僨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志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

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

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之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

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恣已而為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恣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恣已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恣已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恣已而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恣已而為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犧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

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犧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是

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責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小攻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

是以八下之廢國方以水火素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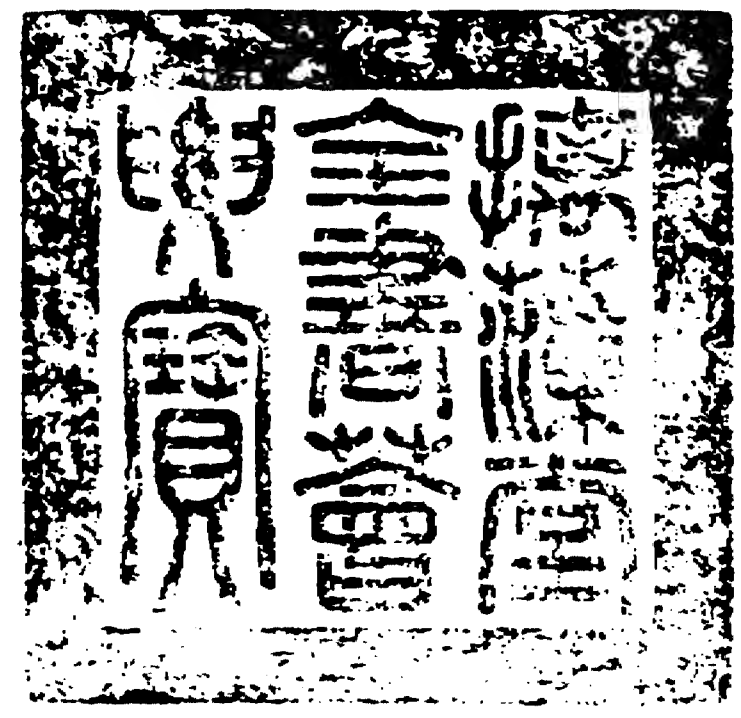
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差論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伐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繫操而歸大夫以為僕圉胥靡婦人以為舂臼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為正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

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絮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絮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

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絫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蕡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蕡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異蕡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

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 臣鄒貽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墨子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墨子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

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然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

大人上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不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物聞鬼之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

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

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謀若此之憯遬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烏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神曰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

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

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壁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繦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之株子舉揖而槀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

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時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摠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為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為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

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為武王之事為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

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太之修茂者立為以蔽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毛以為犧牲珪璧璜[illegible]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興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虫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祿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周商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祿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

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于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

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罰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而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鳥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蟜遂王乎禽推哆大戲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

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

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强力勇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死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

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潔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為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真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illegible]之聲以為不美也非以[illegible]為不美也非以[illegible]為不美也非以[illegible]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

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慼恨者何也

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明之轉朴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

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絍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

不美面目顔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為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絝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主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稼耕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緣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

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緣是故布緣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桓舞于官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殃其家必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

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墨子卷八

墨子卷九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加 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于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

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于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出國家布施百姓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嚐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也說百姓之誶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侈則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文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卿者言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辯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

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治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辯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者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之財不足而饑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苦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

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屈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共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賔客內無以食饑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

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為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

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王對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身在刑僇之中

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敺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我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猶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

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祿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

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有天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則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

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亦豈

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天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陷乎饑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必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術之此皆疑衆遁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卜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實將欲為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

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緂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蕡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降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

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疎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朞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疎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戶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戇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取妻身迎祗褊為僕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傳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

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累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和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徹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

饑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苦人氣貌鼠藏而羝羊視賁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為恃人之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人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

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吾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

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曰惟其末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丘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

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

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繁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

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内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孔丘為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藜羹不糝十日子路為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女曩與女為苟義夫饑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孔丘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然就此時天下岌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為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悝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求雕刑殘莫大焉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九

墨子卷十

經上第四十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知材也平同高也慮求也同長以缶相盡也知接也中同長也恕明也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缶南也義利也直參也禮敬也圜一中同長也行為也方柱隅四讙也實榮也倍為二也忠以為利而強低也端體之無序

而宂前者也孝利親也有間中也信言合於意也間不及旁也佴自作也纑間虛也詢作嗛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堅白不相外也令不為所作也攖相得也任士損已而益所為也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攖攖也力刑之所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佴所然也卧知無知也說所以明也夢卧而以為然也攸不可兩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辯爭攸也辯勝當也利所得而喜也為窮知而儵於欲也害所得而惡也已成亡治求得也使謂故譽明美也名達類私誹明惡也謂移舉加舉擬實也知間說親名實合為言出舉也聞博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君臣萌通約也合缶宜必功利民也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賞上報下之功也為存亡易蕩治化罪犯禁也同重體合類罰上報下之罪也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損偏去也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儇祺祇法同則觀其同庫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缶無非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說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同名二

與鬬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夫與履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宜不能而不害說在害損而不害說在餘異類不比說在量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必熱說在頓假必詩說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疑說在逢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宇或從說在長宇久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鑑位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圜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以檻為博於以為無知也說在意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仵景不從說在改為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景二說在重非半弗靳則不動說在端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景迎曰說在博缶而不可擔說在搏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宇進無近說在敷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循以久說在先後貞而不撓說在勝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契與枝板說在薄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倚者不可正說在剝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唱和同患說在功買無貴說在仮其賈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貫宜則讐說在盡以言為盡詩詩說在其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知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

可說在始仁義之為外內也內說在仵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衆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仁愛已者非為用已也不若愛馬著若明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侮焉等異論也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已不若金聲玉服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為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佴與人遇人衆惛誚為是為是之治彼也弗為也廉已惟為之知其思耳也所令非身弗行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力重之謂下與重舊也生楹之生商不可必也卧夢平惔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

其利也非是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譽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虎也言也謂言猶石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君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功不待時若衣裘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事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

尺無窮也盡但止動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若龜為鶉損偏也者兼之禮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儀眴民也庫區穴若斯貌常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必謂臺孰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同楗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圜規寫文也方矩見文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有聞謂夾之者也聞謂夾

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及及非齊之及也纑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攖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攖相盡體攖不相盡端仇兩目端而後可次無厚而厚可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為法俌然也者民若法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若當犬為欲雜其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雜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廧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儵於欲之理雜脯而非恕也雜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已為衣成也治病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故也必待所為之成也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

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宇灑謂狗犬命也狗犬舉也叱狗加也知傳受之聞也方不廡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為也聞或告之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二者盡也古兵立反中志工正也臧之為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者兩而勿偏為早臺存也病亡也買鬻易也霄盡蕩也順長治也鼃買化也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不

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蚓還圜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劒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絶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為姓故也賈宜貴賤也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

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與立鳥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為麋同名俱鬬不俱二三與鬬也包肝肺子愛也橘茅食與指也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夫與屨也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未有文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謂是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循堅白舉不重不與歲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顧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

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蚓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疑蓬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蓬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鬬者之敝也以飲酒若以曰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為然也與愚也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指指五而

五一長宇徙而有處宇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徙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上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内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景木柢景短大木正景長小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遠近臨正鑒景寡貌能白黑遠近柢正異於光鑒景當俱就去尒當俱俱用北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鑒勿鑒中之内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故招負衡木如重焉而不撓極勝重也右校交繩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必捶

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心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挈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繩直權重相若則心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兩輪高兩輪為輲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軛而縣重於其前是埯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刼則下直柢或害之也汙埯者不得汙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跨也若夫繩之引軛也是猶自舟中引横也倚倍拒堅躓倚焉則不正誰竝石絲石耳夾帚者法也方石去地尺闕石於其下縣絲於其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絲絶引也末變而名易收也買刀糴相為賈刀輕則糴不貴刀重則糴不易王刀無變糴有變歲變糴則歲變刀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則讐缶賈也宜不宜缶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嫁子無子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

其生前也不惶今也惶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為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亂乎應之曰亂何謂也彼曰亂施則智之若不問亂何謂徑應以

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天常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執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後益智者若疵病之之於疵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後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

均也均其絶也莫絶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視臂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腲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荆沉荆之具也則沉淺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搏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叚椎錐俱事於屨可用也成繪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也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新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新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新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凡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偏宇不可偏舉宇也進行者先敖近後敖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物俱然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

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粺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智長外親

智也窒中說智也以詩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詩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有窮無窮未可智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詩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

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若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為無益也教詩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誹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已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謂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

墨子卷十

墨子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已以存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

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厚禹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已已在所愛之中已在所愛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聖人不為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為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興利為已語

經語經也非白馬馬執駒馬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已非為愛已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為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雖聖人有愛而無利俱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非其人也富人非為其人也有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為鬼焉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賞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已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

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為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謀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優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潰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

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墻非今日之知墻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劒與挺劒異劒以形貌命

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悉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鼓粟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已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虵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畧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

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侔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

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

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為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

大之牛之毛黄則謂之牛黄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毆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

以子為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苦之鼎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知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知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

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為義也人不見而

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者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徒曰狗猘猶有鬬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猘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王是譽槁骨也譽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大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

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滋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言無行

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益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已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

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

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智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訝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甔曰我聞子好勇駱滑甔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阮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墨子卷十二至五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墨子卷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

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伊尹之

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之行而常之是湯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出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

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真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雝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愠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

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道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墨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

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于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徒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徒不可勝計然而不為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黑子不聽遂北行及[illegible]子墨子曰南之人不[illegible]有白者何故皆不遂[illegible]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

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攥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

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偽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義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偏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夫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

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搢笏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劒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劒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

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恕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恕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

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齳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

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繭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僇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有

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擾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于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應之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魚鳥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猶通欲

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四弟曰子無我葬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子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

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為之福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我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為之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

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跛以為長隱以為廣不可久也

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矣

墨子卷十二

墨子卷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

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執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執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

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吾多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

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

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譽為是也釣者之恭非為魚賜也蚶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糴糴讐則慍也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

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藉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

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于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

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糴也鈞之糴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為欲哉今子

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

知子墨子曰藉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為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

仁也若以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

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

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子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子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

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兎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

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固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卷十三

墨子卷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湮水穴突空洞蟻傳轒轀軒車服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

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兩相如門扁數令相接三寸施士扁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為度塹之末為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慕孔孜之各為二慕二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火為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棧塗之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尺一寸一渌弋弋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以錮金若鐵鍱之門關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關關二尺梳關一莧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及視關人桓淺深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表十二尺

二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為矢節毋以竹箭楛趙擾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衙及攏捶二步積石石重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犁壁皆可善方二步積苣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大蠡容一斗伍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甕亦端堅約弋十步積摶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有鐵鍇容石以上者一戒以為湯及

持[illegible]每千[illegible]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廣三尺廣四尺板蓋三面密傳之夏蓋亦上五十步一藉車必為鐵纂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為關籥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攏摐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亦上稱議衰殺之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軸居坫出城十二尺百步再再十壅以木為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矰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櫓櫓廣四尺高八尺為衝術百步為幽牘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立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關俾俔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陛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馬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貍三尺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雨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貍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

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摇之五五十步一廁與下同圂之廁者不得操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扒扒勇勇必重士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為樓加藉慕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吏士一帛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為閨門兩扇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者二舍共一井鑿灰康粃杯馬夫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譫藉車行棧行樓到頡皋連挺長斧長椎長茲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為爵內三尺而一為薪臯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瓦石重二升以上城上涉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馬與涉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卞本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急為壘壁以蓋瓦後

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衝使重室乎子居卞上候適視卞儀狀與卞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為內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本匝而穴之為之且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蓋上之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鍬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闕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

高壕也深以廣樓撕揖守備繕利薪食足以交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尺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下里中家人各祿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祿離鄉老弱國中及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而毋換亦養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牧諸盆甕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為周官桓吏四尺為俛行棧內閉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壞代除去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傒近若城場皆為扈樓立竹箭天中守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祿官中者與計事得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問穴士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

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宕馮面而蛾傅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十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

出必為明填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亦故人乃亦稹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塹城內內亦土直之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韐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令陶者為月明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傳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善塗亦實際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中勿滿疾康長五寸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為竈令如窯令容七八員艾左右實皆如此竈用四素穴且愚以頡皋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翟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連版以穴高下廣陝為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亦版令容手參分亦

疏數令可以救實穴則遇以攸當之以手救實勿令塞實實則塞弓版而郤過一實而塞之鑿亦實通亦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徒穴內聽穴左右急絕亦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內士之攻敗矣斬艾與此長尺乃置窯竈中先壘窯壁迎穴為連鑿井傳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陝而為鑿井慎勿失城卑內高從內難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斬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皋必以堅杖為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皋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亦上七分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亦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轠一束樵梁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縣正當寇內口鐵鎖長三丈端環一端鉤儋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傳舄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橫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亦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窯皆為穴月屋為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為盪塗亦

上以穴高下廣陜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內者客爭伏門轉而塞之為窯各三員艾者令亦突人伏付突一旁以二槖守之勿離內予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予內去實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亦予長七尺穴中為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亦一偏已而移版鑿一偏頡臯為兩夫而旁貍亦植而數鉤亦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為爵穴下堞三尺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

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為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為梁城筵陜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蠆竈入壇苴五節冠在城下聞鼓音燔苴復鼓內苴爵穴中照外

藉車皆鐵什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亦貍者四尺夫長

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匡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下不困以大車輪藉車柱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闉池來為作水甬深四尺堅慕貍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藉車投之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代代長七寸我間六寸剡亦未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挈凡輕重以挈為人數為薪樵挈壯者有挈者弱有挈皆稱亦任凡挈輕重所為吏人各得

亦任城中無食則為大殺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亦中上為發梁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敵人積土為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為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門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

以害城守為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各二十尺行城二十尺強弩之技機藉之奇器之狀明者吹之攻敗矣

備臨以連弩之車杖大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

中軸三輪輪居崖中重下上崖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圍內內徑四寸左右傳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於人弦弩臂前後與崖齊[illegible]尺弩軋去下崖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二十斤引弦鹿長奴崖大三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

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崖外蚤尺五寸有距傳六寸厚三寸長如崖有儀有詘勝可上下為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以居麗卷牧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為高樓以射道城上以答羅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

使不敢問項子牛子其哀之及管酒槐脯寄于太山昧業坐之[illegible]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而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亦有術者內不親戚外不約治以少間衆以弱輕強身死國亡為天下笑子亦慎之恐為身薑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illegible]而勇厚資五也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戰士又多爭土吾城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為行城

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陝為度環中藉慕毋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去為爵穴煇佩施答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亦間以鐫劒持衝十人執劒五人皆以有力者今寇[illegible]者[illegible]以鼓發之爽而射之重而射彼機藉之[illegible]紫下矢[illegible]少康以而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為故從[illegible]以[illegible]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為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施劒亦面

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為傳雜而深埋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禁縣火四尺一鉤檝五步一竈門有爐炭令適人盡入煇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而撚火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

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休夜半城上四面鼓譟適人必或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為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徧下令耳亦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竝船以為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為轤轑二十舡為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舡亦二十人人擅有方劒甲鞮瞀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為異舍食亦父母妻子以為質視水可決以臨轑轤決外隄城上為射擿疾佐之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為窯竈實入門四五尺為亦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置窯竈門旁為槀充竈狀柴艾寇即入下輔而塞之鼓槀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壞或中人大鋌前長尺蚕長五寸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亦兩未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雅穿亦穴令亦廣必夷客隊疏束

樹木令足以為柴搏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為外面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強塗毋令土漏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以急為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為堞善塗亦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為閨門廣四尺為郭門郭門在外為衝以兩木當門鑿亦木維數上堞為斬縣梁酸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壤因以內壤為外鑿亦間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令耳屬城為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今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為兵弩簡格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尺兩杖合而為之轀轀長二尺中鑿夫之為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為通竭下高丈上九尺廣長各丈六尺皆為寧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攢火夫長以城高

下為度置火亦未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權一斧一艾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亦狸者三尺樹渠毋堞堞三尺藉莫長八尺廣七尺亦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為之橋索亦端適攻一令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鼓竈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敝裕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十步一欽水瓿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盆蠡各二財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為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沙礫鐵皆為坏斗令陶者為薄瓿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取用三秘合束堅為斗城上隔棧高二刻亦一未為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閨池者以火與爭鼓槀馮填外內以柴為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弩半為狗犀者環之牆七步而一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凡

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廣廣各十尺殺俚兩罍深平城置板亦上聃板以并聽五步一窌用榣若松為穴戶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亦戶戶為環壘石外塼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為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槖以牛皮鑪有兩鋋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什然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亦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址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有偃偃為之戶及關鑰獨得往來行亦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為傳士之口受參約枲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為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斬亦穴深到亦難近穴為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為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鉤客穴者為矩戟短弩臺矢自足穴徹以鬬以金劒為難長五尺為鑿木屎屎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罍客三十斤以上狸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為穴高八尺廣善為傳置具全牛交槖皮及坛衛穴二蓋陳霍及艾穴徹熏之以斧斤為斫屎長三尺衛穴四為壘衛穴四十屬四為斤斧鋸鑿鑊財自足為鐵校衛穴四為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為橫穴八櫓蓋具槖枲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醢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盛醢置穴中丈盆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醢上及以沺

目

備蛾傳第六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敵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斷以為法程斬城為基掘下為室前止不止後射既疾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忽者也守為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汜迫之燒答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為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為下磨車轉

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鏁數縣二脾上衡為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難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為壘答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為上衡以麻索大徧之深其索塗中為鐵鏁鉤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傳城燒答以覆之連莧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間廣大以圍犯之蝕其兩端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為旁命曰火捽一曰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為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為下說鏡找長五尺大圍半以上皆刻其末為五行行間廣三尺狸三尺大耳樹之為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挺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蓽其一後答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答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答為格令風上下壞惡疑壞者先貍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斷植

以押慮盧薄於木盧薄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為上下鈧而斲之經一鉤禾樓羅石縣答植內毋植外杜格貍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為前行行棧縣答隅為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毋其二十畾爵穴十尺一下壤三尺廣其外轉脯城上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為斷離而深狸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壕厚十尺殺有兩門廣五步薄門板梯狸之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大四尺一椅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人火燒門縣火次之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侍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榆則令吾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譟敵之必

或破軍殺將以衣為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十四

墨子卷十五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

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

其出入為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舉屠酤者置厨給事弟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閫二人掌左閫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止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士皆有職城之外

矢之所還壞其牆無以為客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雞食其宍歛其骸以為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為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擊緯靜夜聞鼓聲而譟所以聞客之氣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譟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望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於太廟曰其人為不道不脩義詳唯乃是王曰于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厦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于閭右置旗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稷之以甗

旗幟第六十九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水為黑旗食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旗竟士為雩旗多卒為雙兎之旗五尺男子為童旗女子為梯末之旗弩為狗旗戟為蒞旗劒盾為羽旗車為壟旗騎為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后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萑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為幟竿長二丈

五帛長丈五廣半幅者大寇傳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通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六城鼓八舉十幟乘六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止幟如進數而無鼓城為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八其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城下吏卒置之眉在他於左眉中軍置之胷各一鼓

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罐於道之外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圜高丈為民圍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心為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荷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却適守以令召賜食前子大旗署百人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靳卒中教解前後左右令參其人休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為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主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公王室吏人行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牽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

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乘多財民好食為內牒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為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十二人為符者曰養吏一人辯護諸門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近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

之至明於[illegible]也不能此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illegible]城將如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宣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為故乃傳城守城將營無下二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宇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為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illegible]衛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之以為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illegible]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公者大將必[illegible]為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illegible]伯長以一輒止之以聞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illegible]之皆斬諸[illegible]罪[illegible]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illegible]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illegible]女子老少人一矛卒[illegible]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illegible]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

無並行皆[illegible]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狗而所以備姦[illegible]里[illegible]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illegible]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閭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裂[illegible]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火為井火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為事者車裂五人不得斬得之除救火者[illegible]敢讙譁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其[illegible]及父老有[illegible]部吏皆得救之部吏亟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illegible]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遽其以火為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譁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沉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歷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駭言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五人踰城歸敵伍

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五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鬬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二人賜上奉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為關內侯輔將如令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者守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伍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

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勇敢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晝三閱之莫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通者名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悅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日斷之衝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佶有功有能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合有以執將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為人下者常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為符符合人勞符不合牧守言若上城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

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兵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人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夕有號失號斷為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

黄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為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牧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牧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令為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闌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

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内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為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重厚口數多少宮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曼延燔人斷諸以衆彊凌弱少及強姧人婦女以讙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為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為答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

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心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曰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輒造事上許為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家臨戶

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鬬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為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乃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徼職和

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鄙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為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為衆亂以為治敵攻拙以為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讐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為之解之守必自異其入而藉之孤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為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

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

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金墻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閨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為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為期其在尊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欵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牧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為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土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

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為始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為冀官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為之樓內環為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為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暑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為養其親若妻子為冀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珊授之印其不欲為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為利者許之三石之候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晝則舉烽

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為微職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節有驚見寇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舉四

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為之券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內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缶淫器不靜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讙器驚衆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鬬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伐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生二人

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衛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為埤陴立初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扎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衛衢衛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

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圈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上俱上以為羊坅積土為高以臨民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坅守邪羊坅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坅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望以

固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百執數少乃不殆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主慮恚癒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不乃怠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具理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梯渠十丈一梯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為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詎阜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閤術可要塞及為微職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祿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小大調處祿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唯弇遠

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賈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築卸亭者圍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為辟梯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縶再雜為縣梁聾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正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又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旦弇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

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為徽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指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為所為其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三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所攻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

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蓍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小大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為關舋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曰五閱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牆外水中為竹剪剪尺廣二步剪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劒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即出時摻者名百步一隊閤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

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為度用人少易守取疏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為常令邊縣豫種畜芫芸烏喙祩葉外宅溝井可寘塞不可置此其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為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收其支革筋角脂䏰羽鬣皆剥之吏樟桐自為鐵鉼厚簡為衡枉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

治城元本空為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筏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眡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閭石厲矢諸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為解車以枱城矣以軧車輪軧廣十尺轅長丈為三輻廣六尺為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

墨子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 臣阮坦

晏子春秋

舊本題〔齊〕晏　嬰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晏子春秋卷一至三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臣董誥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提要

臣等謹案晏子春秋八卷舊本題齊晏嬰撰晁公武讀書志云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崇文總目謂後人采嬰行事為之非嬰所撰然則是書所記乃唐人魏徵諫錄李絳論事集之流特失其編次者之姓名耳題為嬰者依托也劉向班固俱列之儒家中惟柳宗元以為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其旨多尚兼愛非厚葬久喪者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薛季宣浪語集又以為孔叢子詰墨諸條今皆見晏子書中則退之墨家于義為允其書漢志作八篇但名晏子隋志唐志作七卷始有春秋之名劉知幾史通稱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

而亦謂之春秋則其名亦舊矣至陳氏晁氏書目皆作十二卷又與前志不合蓋篇帙已多有更改此為明李氏綿眇閣刻本云從宋本舊式內篇分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六篇外篇上下二篇與漢志八篇之數相合若世所傳烏程閔氏刊本以一事而內篇外篇複見所記大同小異者悉移而夾註內篇下殊為變亂無緒今故仍從此本著錄庶幾猶畧近古焉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晏子原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讐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複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櫛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

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復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晏子春秋卷一

内篇

諫上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

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强行本淫暴貴

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人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

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怒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為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為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栢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

卹日夜飲酒今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策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酒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駈及之康内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

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朞年之食無委積之氓矣之薪橑使足以畢霖雨令栢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飧肉辟拂嗛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新橑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内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闗外也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扃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

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夫必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殷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内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

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已者愛之逆于已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

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内之禄所收者三也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悅頌也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吾安能為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内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灋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

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翟王子羨臣干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

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禄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子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禄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悅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禄賢人而厚禄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

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耻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於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隣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為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為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顧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

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瘧朞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

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欵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楚巫微導裔欵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

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欵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悳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以為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悳厚行廣配天象昔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

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欵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欵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欵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欵于國也

齊大旱逾昔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崇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虐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昔先

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惠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内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内寢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冦讐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

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鍤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眚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

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出遊于寒塗睹死嚙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君將游百姓皆悅曰君當幸游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饑寒凍餒死嚙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為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嚙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千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朞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為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為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為之若何對曰盍去寃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

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晳而長顔以髯允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允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

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

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春秋卷一

晏子春秋卷二

内篇

諫下第二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勑其功乎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勑其功則使一妾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畜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令東鷄豚妾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妾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

側皆彫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饑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郭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為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恠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灋不為禽獸傷人民不為草木傷禽獸不為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庚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灋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隣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蚤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餧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蒞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

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令兵搏治當臘氷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為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為間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趣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

迺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扑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為壹臺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為長庚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為賜而誡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庚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為長庚之役二年未息

又為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庚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岁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為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逝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韋囿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鐘是重歛于民民必哀矣夫歛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

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氷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氷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惠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

悅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眦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為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為橧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為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為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一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

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欵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為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孽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侻而不駔可以導衆其動作侻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鼓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綈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悅曰孰為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為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為奢侈也故節於身請於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為瑤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

罪甚於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於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為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耶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

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已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適為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室宮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為宮室奪人之居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然蓄哀者危君不如詳之公曰諾晏

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塟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縢履玄冠莅武踊而不哭辟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殮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為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遍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間邪行交於

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嬰子竪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胔此之為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隣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

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為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為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

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

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豨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

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劒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飾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晏子春秋卷二

晏子春秋卷三

内篇

問上第三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任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内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愎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朞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禄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

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荊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兌朞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朞逐羣公子慶氏亡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

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脩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簇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簇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簇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

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刼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刼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强故天下不欲其强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威離散百姓不興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

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于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人而失為已為人者重自為者輕景公自為而小國不為與為人而諸侯為役則道在為人而行在為已矣故晏子知道矣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

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讋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奈何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右左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章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

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弱吳越受令荆楚惛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五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饑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

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于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于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為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雊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小之事大弱之事强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隣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為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於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

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偪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羡飲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羡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曰善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

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于上不違天謀于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小大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

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為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為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為君身尊民安為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

公又問為君何行則危為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為君厚藉斂而託之為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為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于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於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為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

失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特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於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為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寇不能麁苴學者詘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疎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于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為者餘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已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涖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辟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偽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行勞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尚同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灋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

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為灋下相親為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

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偽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為之偶求君逼迫而陰為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偽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惓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食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昔所議而好論

賢不肖有之已不肖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敢遂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籍斂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賚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惠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蒞國以暴和民者危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惠不以要利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暴而禮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

其行百姓通乎其惠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涖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畧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灋民無經紀好辯以為忠流湎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讐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焉使

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信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藉斂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寃報者過留獄者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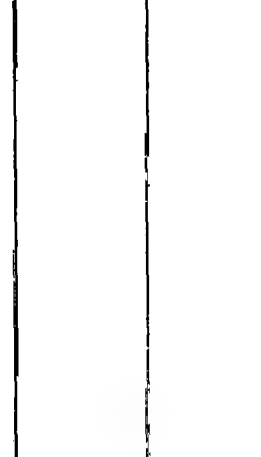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諭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于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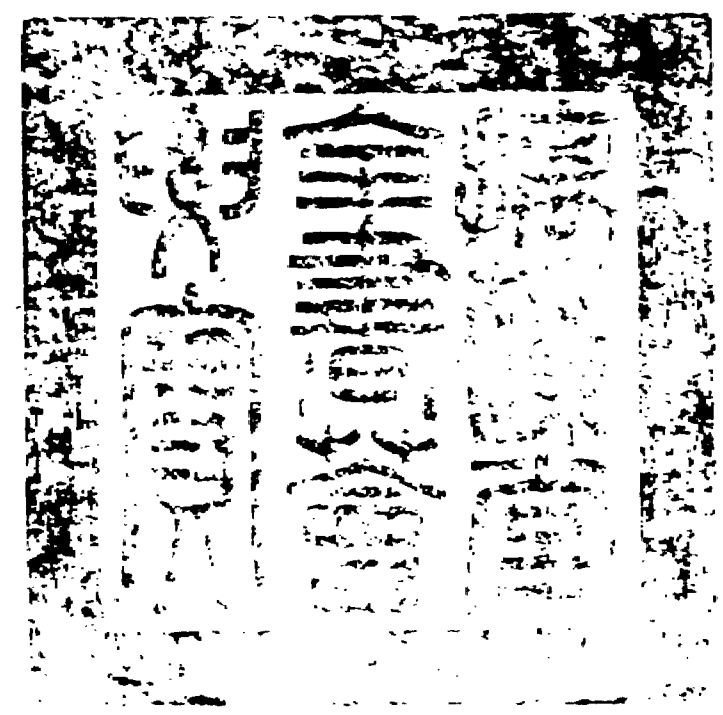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涖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

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晏子春秋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晏子春秋卷四至八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晏子春秋卷四

內篇

問下第四

出游問于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舞尊海而南至于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為巡狩諸侯之天子為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上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于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

大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于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為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為倡右為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不無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邀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邀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為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為苟進稱事授祿不為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為私邑賢質之士不為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為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為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于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強不刼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

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于齊貨竭于晉是以亡也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逡巡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于末朝恐辭令不審譏于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

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强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衆强兼人之地其用灋為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為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為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

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湛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為一心魯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

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大夫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以宴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士

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強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蹙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蹙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小凍餒國都之市屨賤踊貴民

人痛疾或燠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僇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

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維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于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為苟戚不

同則疎而不悱不毀進于君不以刻民尊于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于上則虐民行于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不任于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于罪其交友近于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為生償

則詠行于下則紙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為名不倍民以為行上也潔于治已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久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隨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徒處

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

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行精而不以明汚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

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為道以不顧家為行以枯槁為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于兄弟信于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涖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惛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迺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

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强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灋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為進從輕不為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强道不滅身不廢矣

晏子春秋卷四

晏子春秋卷五

內篇

襍上第五

晏子臣于莊公公不悅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畊于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喟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

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不免于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崔子

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刼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堞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劒而入維晏子不肎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劒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劒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刼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

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于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于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强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灋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内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强而貴强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内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於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蓺牧之處不足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為民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于政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為殆有為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遊于壽宫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

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彀彀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彀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彀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彀彀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

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于塗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欵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

出反不果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于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

可于是令刖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駐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

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

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音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僊僊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于客范昭已飲晏子

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

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于尊
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
太師其與焉

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
陰水厥陽水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
問年穀而對以水禮也陰水厥陽水厚五寸者寒溫節
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
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

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
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為不盡
受了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
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
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目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
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
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
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
乎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
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于患公
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
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
為德矣公曰善于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
賓客君子于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名也

公遊于紀得金壺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

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鯀也勿乘駑
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
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
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
有此言注之壺不亡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
蚤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
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

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天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遨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反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晝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者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之晉平仲年睹弊冠反裘負芻息于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五為人臣僕于中牟見使將歸晏

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于子尚未可乎子何絶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

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于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于齊言有文章術有

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昔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于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

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筒中奉以託退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

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春秋卷五

晏子春秋卷六

内篇

雜下第六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畋于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曹也曰君憫白骨而況于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為善易矣

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翌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騫辭曰為禳君鴞而殺之君

謂寡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寡曰能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寡昔吾見維星絶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寡俯有間抑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景公新成栢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于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為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為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蹙然曰古之臣乎

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嘗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曰

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于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為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之能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辮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

溫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

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使晏子于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

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

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隷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于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隷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于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墻陰曰子何為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其言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

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欒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為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為不助欒高曰庸愈于彼乎門開公召而入欒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

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禁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然利生孽維義可以為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卽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卽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卽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槀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為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為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為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為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

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于它人是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為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為地五百里為世國長自太公至于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為不肖子為封邑以

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于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繫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

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為夫子築室于閨内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内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宫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

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即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

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禄德薄則辭禄德厚受禄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禄可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禄是掩上之明汚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于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

肖父為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禄厚智惛而家富是彰汚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間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春秋卷六

晏子春秋卷七

外篇上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

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義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于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嗛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裔欵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

盟屈建問范會之悳于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

外動作啟[illegible]從欲[illegible]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illegible]其聚[illegible]成其[illegible]怠[illegible]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忘不思諫諱不憚鬼神[illegible]怒民庸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大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疾愈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于遄臺梁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惠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

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秖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悳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悳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汙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汙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梟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梟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顧臣願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衝有所聚菽粟幣帛腐于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橚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琉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

使夫子復言

景公築長庚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慙焉為之罷長庚之役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

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為政君彊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為其民是故尚之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為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吊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吊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于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札

摻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蹙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子今為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為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毋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于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棘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為游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其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髽笄者以百數為開道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絰冠條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為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為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槁也夫能自周于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為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此難得具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扨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

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焉

晏子春秋卷七

晏子春秋卷

外篇

晏子聘于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為罪晏子蹙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優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而對曰吾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訾猶倮而高橛者也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

于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為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為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于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埜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于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于民而厚于養籍斂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于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重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宗當此之皆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于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于君前謂

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為忠臣也公以為然晏子入朝公色不悅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為臣退而窮處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惛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禄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皆朝晏子沒而後衰

晏子使高糺治家三年而辭焉儐者諫曰高糺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曰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鈎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為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為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玄豹之茈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寧如弊之身乎

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為教固辭而不受 右複篇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緩于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行滋傳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多世飾弦歌詩以聚徒繁登降之禮逶翔之節以觀傳學下不傳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學而行不能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君盛為聲樂以淫愚其民也不可以示其也不可導民令容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民也曰善乎是厚其禮而留其敬見不問其道而迺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聞哭聲何為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于禮樂審于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為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于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鐘鼓竽瑟以勸衆也以為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公曷為不察聲受而色悅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為三心三君為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

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

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丘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寒故以為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為間矣曷為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絶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朞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間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閒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

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再飛而蟁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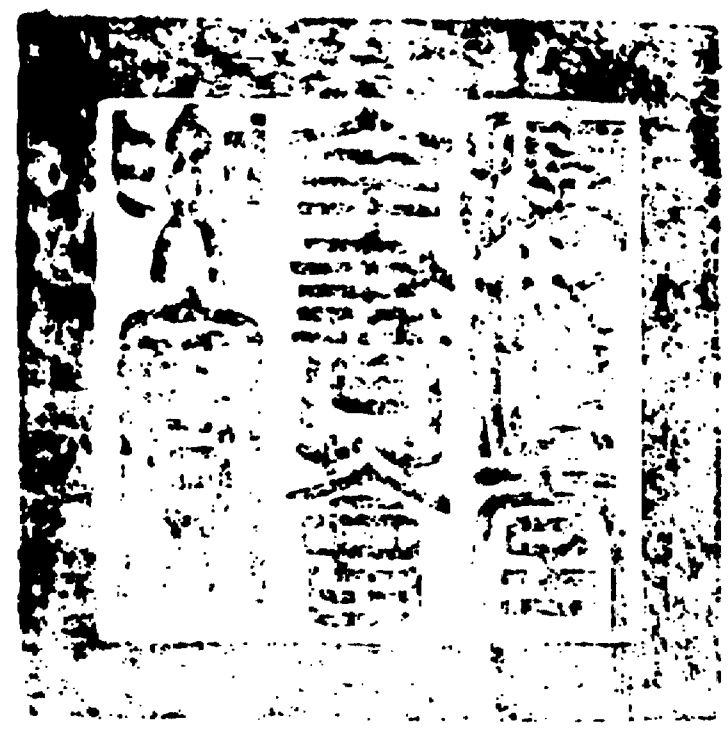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為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于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為有亂皆摽長兵而立于衢閭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為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于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

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為也所以見于前信于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景公游于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駒驅之而因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遽則又乘比至于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滛泆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于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于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右駁篇

晏子春秋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裘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虞

缺　页

老子道德經

〔周〕李耳撰〔魏〕王弼注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老子道德經上篇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乾隆御覽之寶

老子道德經目錄

上篇

一章至三十七章

下篇

三十八章至八十一章

臣等謹案唐書劉知幾傳稱易無子夏傳老子無河上公注請用王弼爲宋璟所格僅廢子夏易而弼注老子終不用然陸德明經典釋文所著音訓即弼此注是自隋以來已以弼書爲重也後諸家之解日衆弼書遂微僅有傳本亦多訛謬此本乃從明華亭張之象本錄出亦不免於訛脫而大致尚可辨別後有政和乙未晁以道跋稱文字多謬誤又有乾道庚寅熊克重刊跋稱近世希有蓋久而後得之則自宋已然矣然二跋皆稱不分道

經德經而今本經典釋文上卷雖不題道經下卷乃題曰老子德經音義與此本及跋皆不合殆傳刻釋文者反據俗本增入今謹據永樂大典所載本詳加參校考訂同異闕其所疑而仍依弼原本不題道經德經字以存其舊云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老子道德經上篇

晉 王弼 注

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體道章今依張之象所録王注原本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爲其母也

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案永樂大典此句上無故字

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歸終也凡有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本適道

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兩者始與母也（案永樂大典母作無誤）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案此二句疑有脫誤）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二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養身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案各本俱作形陸德明經典釋文作較蓋用弼本）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而偏舉也（案原本無而字今據永樂大典校補）此六者皆陳自

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

自然已足（案永樂大典足作定）爲則敗也

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智慧自備爲則僞也

功成而弗居（案永樂大典無而字弗作不）

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

夫唯弗居（案永樂大典弗作不）是以不去

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

三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安民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案原本及各本俱無民字惟永樂大典有之據弼注故可欲不見上承没命而益則經文本有民字今校補）

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案稱釋文云一本作號一本作名）唯能是任尚也曷爲唯用是施貴之何爲尚

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常校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

競趣穿窬探篋没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

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

弱其志强其骨

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心虛則志弱也（案心虛則志弱也六字原本缺釋文有應在此注之下今校補）

常使民無知無欲

守其眞也

使夫智者不敢爲也

智者謂知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

四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無源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案或一作若）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案贍原本作瞻今據永樂大典校改）地雖形魄不法於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法於道則不能保其清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爲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主（案永樂大典作求其生）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

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眞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慊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五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虛用章永樂大典連後章至用之不勤也爲第五章自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爲第六章以下章次俱異今悉依張之象所錄王注原本）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

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爲造立施化案原本脫此四字今據永樂大典校補則物失其眞有恩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案贍原本作瞻今據永樂大典校改若慧由已樹案慧惠古通未足任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案比永樂大典作化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案屈釋文作掘動而愈出

橐排橐也籥樂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爲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愈爲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己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爲聲也則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

六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成象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則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之生故

緜緜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七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韜光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無私者無爲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易性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人惡卑也

故幾於道

道無水有故曰幾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 案永樂大典正作政古通用

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言人皆應於治道也 案永樂大典人作水治作此

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運夷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

揣而梲之 案梲各本俱作銳惟釋文作梲音銳 不可長保

既揣之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衂故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不若其已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不可長保也

功遂身退 案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

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能爲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眞也言人能

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 案二句疑有脫誤 則終與玄同也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

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絶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案注義無似作爲

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倡因而不爲言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白四達能無爲乎

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爲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爲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

生之

不塞其原也

畜之

不禁其性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爲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

案而永樂大典作 口古文如和通用 只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幽

十一 案河上公注本此章無用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虛

埏埴以爲器 案埏各本俱作埏惟釋文作挻 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

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爲用也 案永樂大典無也字 言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賴無以爲用也

十二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檢欲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爲腹者以物養己爲目者以物役己故聖人不爲目也

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厭恥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

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由有其身也

及吾無身

歸之自然也

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 案若可寄永樂大典作則可寄於天下

無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

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案若可託永樂大典作乃可以託河上公注本作乃可以託於天下

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

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贊玄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爲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 案永樂大典繩繩下有兮字 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欲言無耶而物由以成欲言有耶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

是謂惚恍

不可得而定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有有其事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十五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顯德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焉 案豫一作與 若冬涉川

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 案若原本訛作者今據永樂大典校改 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也

猶兮若畏四鄰

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然不知所趣向者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覩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

儼兮其若容 案容一本作客 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 案永樂大典無久字 動之徐生

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必溢也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案蔽永樂大典作敝

蔽覆蓋也

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歸根章

致虛極守靜篤

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眞正也

萬物並作

動作生長

吾以觀復案觀下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有其字

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各返其所始也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

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常之爲物不偏不彰無皦昧之狀案皦原本訛作敝今據永樂大典校改

溫凉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復乃案永樂大典無乃字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其分案原本脫其字今據釋文校補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

知常容

無所不包通也

容乃公

無所不包通則乃至於蕩然公平也

公乃王

蕩然公平則乃至於無所不周普也

王乃天

無所不周普則乃至於同乎天也案也永樂大典作均

天乃道

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於極虛無也

道乃久

窮極虛無得道之常案道永樂大典作物誤則乃至於不窮極也案窮原本訛作有今據永樂大典校改

沒身不殆

無之爲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虎兕無所投其齒角案齒永樂大典作爪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

十七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淳風章

太上下知有之案下永樂大典作不吳澄注亦作不

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從上也案言從上也四字原本誤移於信而已下今校改

其次親而譽之案而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之

不能以無爲居事不言爲教立善行施使下得親而譽之也

其次畏之

不復能以恩仁令物而賴威權也

其次侮之案永樂大典無其次二字

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眞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處不足非智之所齊也案此節注夫御上有言從上也四字今據永樂大典移於首節注末永樂大典又誤以此注移寘其次親而譽之三節注前仍以此本爲長

悠兮其貴言案悠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猶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覩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應故曰悠兮其貴言也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案形永樂大典作刑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十八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俗薄章

大道廢有仁義

失無爲之事更以施慧案施原本作於今據永樂大典校改立善道進物也

慧智出有大僞案慧智各本俱作智慧河上公注本作智惠

行術用明以察姦僞趣覩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則大僞生也案永樂大典脫生也二字

六親不和有孝慈案慈永樂大典作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甚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同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

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作還淳章永樂大典此章與上章合爲一章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案永樂大典此二句在絶仁二句之下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智 案永樂大典聖下有人字 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絶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曰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

二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異俗章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 案若何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下篇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然則學求益所能而進其智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不知而中何

求於進夫燕雀有匹 案燕原本作鷰今據永樂大典校改 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故續鳧之足何異截鶴之脛畏譽而進何異畏刑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爲用也

荒兮其未央哉

歎與俗相返之遠也 案永樂大典無此句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案春登臺一本作登春臺

衆人迷於美進感於榮利欲進心競故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也

我獨泊兮其未兆 案永樂大典無獨字 如嬰兒之未孩

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儽儽兮若無所歸 案儽儽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乘乘

若無所宅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案永樂大典無而字

衆人無不有懷有志盈溢胸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

廓然無爲無欲若遺失之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

絶愚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

覩我頽然若此也

沌沌兮

無所別析不可爲明案明原本作也今據永樂大典校改

俗人昭昭

耀其光也

我獨昏昏案昏昏河上公注本作若昏　俗人察察

分別別析也

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案澹兮永樂大典作漂乎一本作忽兮

情不可覩

飂兮若無止案飂河上公注本作漂永樂大典無下有所字

無所繫繫

衆人皆有以

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

而我獨頑似鄙案一本無而字

無所欲爲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故

曰我獨欲異於人

二十一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虛心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案是永樂大典作之

孔空也惟以空爲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恍惚無形不繫之歎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案此二句一本在下二句之下恍兮惚兮其中有

物

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

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冥深遠之歎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

可得見以定其眞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眞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至眞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以閱衆甫

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案狀各本俱作然以此

知之也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於無哉以此

二十二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益謙章

曲則全

不自見其明案明原本作名今據永樂大典校改則全也

枉則直

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窪則盈

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敝則新

不自矜則其德長也

少則得多則惑

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眞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案此二句

永樂大典作下節注誤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之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

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二十三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虛無章

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

故飄風不終朝（案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無故字）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言暴疾美興不長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緜緜若存而物得其眞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德者同於德

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

失者同於失

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案永樂大典無樂字下二句同）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焉（案焉永樂大典作也）

二十四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苦恩章）

企者不立（案企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跂）

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案在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於）曰餘食贅行

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本雖美更可藏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爲肬贅者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案處下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有也字）

二十五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象元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

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案立下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有而字

寂寞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案免永樂大典作危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爲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

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字之曰道

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

强爲之名曰大

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强爲之名曰大

大曰逝

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逝曰遠遠曰反

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逝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爲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

域中有四大

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

而王居其一焉

處人主之大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相法也道順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爲主其一之者主也

二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重德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以重爲本故不離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不以經心也 案永樂大典脫此句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 案本河上公注本作臣永樂大典作根

躁則失君

輕不鎮重也失本爲喪身也失君爲失君位也 案爲永樂大典作謂古通用

二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巧用章

善行無轍迹

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

善言無瑕謫

順物之性不別不析故無瑕謫可得其門也

善數不用籌策 案數河上公注本作計

因物之數不假形也

善閉無關楗 案楗原本作鍵今據釋文校改注同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因物自然 案此句原本作自物因然今據永樂大典校改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矣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宋永樂大典無者字不善人之師

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

不善人者宋永樂大典無者字善人之資

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二十八章宋河上公注本此爲反樸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宋永樂大典此節在復歸於無極之後據注仍宜在前

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爲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式模則也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

忒差也

復歸於無極

不可窮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illegible]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
散設爲之立官長以善爲[illegible]不善爲資移風易俗復
使歸於一也

故大制不割

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故無割也

二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無爲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 案永樂大典器下有也字

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
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
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
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 案歔河上公注本作嘘 或強或羸或挫
或隳 案挫河上公注本作載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凡此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爲執割也聖人達
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除其
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

三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儉武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
者乎

其事好還

爲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故
云其事好還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人民殘
荒田畝故曰荆棘生焉 案永樂大典焉作也

善有果而已 案有永樂大典作者而已下有矣字 不敢以取強

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以兵力
取強於天下也 案也永樂大典作矣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吾不以師道爲尚不得已而用何矜驕之有也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爲强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案不一本作非）

壯武力暴興喻以兵强於天下者也飄然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

三十一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偃武章）

夫佳兵者（案一本無者字）不祥之器（案永樂大典無之器二字）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案永樂大典處下有也字）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案自此句至言以喪禮處之似有注語雜入但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經文今仍之）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案恬淡河上公注本作恬惔一本作恬澹又作恬然）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案永樂大典無而字）是樂殺人（案永樂大典人下有也字）夫樂殺人者（案永樂大典無夫字）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案永樂大典無則字）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案永樂大典居作處下句同）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案永樂大典無此句）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案哀悲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悲哀）戰勝以喪禮處之

三十二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聖德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案河上公注本作天下莫敢臣前）侯王若能守之（案侯王釋文云梁武作王侯）萬物將自賓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爲物以無爲心也亦無名（一本或作樸之爲物無心故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

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爲不以物累其眞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案民永樂大典作人）

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眞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案可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所）

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川谷之求江與海非江海名之不名不求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三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辨德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 案永樂大典無未若二字 超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已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已也明用於已則物無避焉力用於已則物無改焉 案永樂大典無力用於已則物無改焉九字

知足者富

知足自不失故富也

强行者有志

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强行者有志矣

不失其所者久

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

死而不亡者壽

雖死而以爲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没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三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任成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

言道氾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案永樂大典而生作以生不名有作而不居 衣養萬物而不爲主 案衣養河上公注本作受養永樂大典作衣被 常無

欲可名於小案永樂大典無常字小下有矣字

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案所由永樂大典作由所誤

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其所案原本脫其字今據永樂大典校補

若道無施於物故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爲主案爲永樂大典作知

可名爲大案永樂大典爲作於大下有矣字又有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九字

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爲小故

復可名於大矣

以其終不自爲大案河上公注本作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永樂大典作以其不自大

故能成其大

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

十五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仁德章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

若執之則天下往也

往而不害平太案平太河上公注本作太平永樂大典作平泰

無形無識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案足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可

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案如原本訛知今據永樂大典校改

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三十六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微明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爲大以除將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歙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

柔弱勝剛強案永樂大典作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利器利國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器不可覩而物各得其所案所永樂大典作性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

三十七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政章

道常無爲

順自然也

而無不爲

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成之也

侯王若能守之案永樂大典無之字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無名之樸不爲主也

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案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無夫字無欲作不欲

無欲競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老子道德經上篇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徐　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老子道德經下篇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乾隆御覽之寶

老子道德經下篇　晉　王弼　注

三十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論德章永樂大典此章以下缺注張之象所録王注脫誤甚多今無別本可校姑仍舊文

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案扔各本俱作仍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案焦竑云古本四句並作處故去彼取此

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

之至觀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其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於無以爲極下德下之最上仁是也足及於無以爲而猶爲之焉爲之而無以爲故有爲爲之患矣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偽亦必生不能不偽而成不興而治則偽爲之故有弘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真而我理之者忿枉枯直助彼攻此物

事而有以心爲矣故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直不能篤則有游飾修文禮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責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盛業大富而有萬物猶各得其德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也不能捨無以爲體則失其爲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爲用德其母故能已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陽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爲之猶偽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爲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德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譽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益亂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

無爲而泰守天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爲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名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含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義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

豈足處也

三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法本章

昔之得一者

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爲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滅蹶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 案各本致之下有一也二字焦竑云閣元本無

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貞

天無以清將恐裂

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爲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

恐喪其本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 案各本以下有貞字 將恐蹶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輿無輿案兩輿字河上公注本作車釋文作輿原本誤作譽今據釋文校改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案珞珞河上公注本作落

清不能爲清盈不能爲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貴乃以賤爲本高乃以下爲基故致數輿乃無輿也玉石琭琭珞珞體盡於形故不欲也

四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去用章

反者道之動

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

弱者道之用

柔弱同通不可窮極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四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同異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有志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案之下一本有曰字

建猶立也

明道若昧

光而不耀

進道若退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夷道若纇案纇河上公注本作類

纇坳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纇坳也

上德若谷

不德其德無所懷也

大白若辱案辱焦竑云古作黷

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

廣德若不足

廣德不盈廓然無形不可滿也

建德若偷

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

質眞若渝案渝一作媮

質眞者不矜其眞故渝

大方無隅

方而不割故無隅也

大器晚成

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

大音希聲

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大象無形

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如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四十二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道化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

往、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為天下一何可舍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案二句焦竑云一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一作人之所教亦我教之

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耶若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

四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偏用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

無有入無間 案淮南子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立戒章

名與身孰親

身與貨孰多

貪貨無厭其身必少

得與亡孰病

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為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為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

尚名好高其身必疏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四十五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洪德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隨物而成不爲一象故若缺也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大盈充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沖也

大直若屈

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爲異端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大辯因物而言已無所造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躁能然後勝寒靜無爲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眞躁則犯物之性故惟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

四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儉欲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案河上公注本此句上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 咎莫大於欲得 案大韓非子作慴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鑒遠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 案韓非子出闚下有於字戶牖下有可以字

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闚牖而可知也

其出彌遠 案韓非子遠下有者字 其知彌少

無在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

遠愈迷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案知一作至不見而名

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

不爲而成

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爲而使之成矣

四十八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忘知章

爲學日益

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

爲道日損

務欲反虛無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動常因也

及其有事

自己造也

不足以取天下

失統本也

四十九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任德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動常因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

德善案善下一本有矣字

無棄人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案信下一本有矣字聖人在天下案人下各本有之字歙歙爲天下渾其心案歙歙河上公注本作怵怵釋文云一作慄慄

各用聰明

聖人皆孩之案孩釋文云王弼作咳據注義仍宜作孩

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

謀鬼謀百姓與能者能者與之資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則可見旒充目而不懼於欺黈纊塞耳而無戚於慢又何爲勞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其不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己者也如此則己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歙歙焉心無所主也爲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爲舍其所能而爲其所不能舍其所長而爲其所短如此

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五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貴生章

出生入死

出生地入死地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案韓非子作生而動動皆之死地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爲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令兵戈無所容其鋒刃虎兕無所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蚖蟺以淵爲淺而鑿穴其中鷹鸇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矰

繳不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

五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養德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

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命並作爵 案此句疑係命字下原校注語誤作弼注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

謂成其實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爲而不有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

五十二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歸元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

塞其兌閉其門

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

終身不勤

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不閉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强

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强不强守柔乃强也

用其光

顯道以去民迷

復歸其明

不明察也

無遺身殃是爲習常 案習各本作襲

道之常也

五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益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爲之是畏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爲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朝甚除

朝宮室也除潔好也

田甚蕪倉甚虛

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設一而衆害生也

服文綵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 案夸韓非子作竽

非道也哉

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

五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修觀章

善建者不拔

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

善抱者不脫

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案以下韓非子有其世世三字

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眞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

所施轉大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案國韓非子作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彼皆然也

以天下觀天下

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案下下各本有之字）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五十五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玄符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

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周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案全河上公注本作峻）

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渝其眞柔弱不爭而不摧折皆若此也

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案河上公注本而下有益字）

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嗄也

和之至也知和曰常

物以和爲常故知和則得常也

知常曰明

不皦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

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益之則夭也

心使氣曰强

心宜無有使氣則强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玄德章

知者不言

因自然也

言者不知

造事端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鋭

含守質也

解其分 案分各本作紛

除爭原也

和其光

無所特顯則物無所偏爭也

同其塵

無所特賤則物無所偏恥也

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 案親下各本有亦字下二句同 不可得而疎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疎也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

故爲天下貴

無物可以加之也

五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淳風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

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
奇用兵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
器國家滋昏
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强則國家弱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民多智慧則巧僞生巧僞生則邪事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恥貧而民彌
貧利器欲以强國者也而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
故以致此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
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案一本有我無情而民自清句
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
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五十八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順化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
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
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僞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
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案正下一本有邪字

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
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
正復爲奇
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曰正復爲奇
善復爲妖
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患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案韓非子作其故以久矣

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

廉而不劌 案劌河上公注本作害

廉清廉也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汙

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

直而不肆

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大

直若屈也

光而不燿

以光鑑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慝也所謂明道

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五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守道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莫若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

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

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

夫唯嗇是謂早服

早服常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

服謂之重積德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道無窮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以有窮而莅國非能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

乃得其終也

是謂深根固柢 案韓非子深固下俱有其字

長生久視之道

六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居位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眞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得衆心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則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道洽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不知聖人之爲聖也猶云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夫恃威網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道之極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

六十一章 紫河上公注本此爲謙德章

大國者下流

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天下之交

天下所歸會也

天下之牝

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

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

則取小國

小國則附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納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爲下也

六十二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爲道章

道者萬物之奧

奧猶曖也可得庇蔭之辭

善人之寶

寶以爲用也

不善人之所保

保以全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不善當保道以免放

故立天子置三公

言以尊行道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爲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爲天下貴也

六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恩始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

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故終無難矣

六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守微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

其脆易泮 案脆釋文云一作脃 其微易散

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

此四者皆說慎終也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微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

爲之於未有

謂其安未兆也

治之於未亂

謂微脆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當以慎終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爲治之形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不慎終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好欲雖微爭尚爲之興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爲之起

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六十五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淳德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奸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 案河上公注本稽作楷下同

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

反其眞也

然後乃至大順

六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後己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六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三寶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爲大矣故

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

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

儉故能廣

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案器韓非子作事

唯後外其身爲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爲天下利爲物之長也

今舍慈且勇

且猶取也

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

相慈而不避於難故勝也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六十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配天章

善爲士者不武

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

善戰者不怒

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

善勝敵者不與

不與爭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力不爲用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玄用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

彼遂不止

攘無臂扔無敵

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爲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言無有與之抗也

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强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加當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害故必勝

七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知難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可不出户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爲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於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眞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爲貴也

七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知病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案韓非子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無病也

七十二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愛己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清淨無爲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離其清淨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僻威不能復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

力不可任也

夫唯不厭

不自厭也

是以不厭

不自厭是以天下莫之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威也

自愛不自貴

自貴則物狎厭居生

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任爲章

勇於敢則殺

必不得其死也

勇於不敢則活

必齊命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

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下之所惡意故耶其唯聖人夫

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

故曰猶難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言而善應

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應也

不召而自來

處下則物自歸

繟然而善謀

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安而不忘危未名而謀

之故曰繟然而善謀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七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制惑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詭異亂羣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案河上公注本作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爲逆順者之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

七十五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貪損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七十六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戒强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

强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

木强則兵

物所加也

强大處下

木之本也

柔弱處上

枝條是也

七十七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天道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能相均如惟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

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言唯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七十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任信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 案河上公注本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任契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

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和之其傷不復故有餘怨也

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

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

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念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無德司徹

徹司人之過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八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獨立章

小國寡民

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案什伯下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有人字

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何患不足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無所欲求

八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顯質章

信言不美

實在質也

美言不信

本在樸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

極在一也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

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爲人已愈有

物所尊也

既以與人已愈多

物所歸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動常生成之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眞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於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易則末矣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嗚

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其文字則多誤謬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於老子張湛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

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弼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十月丁丑嵩山晁説之鄜畤記

咸平聖語有曰老子道德經治世之要明皇解雖燦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眞得老氏清淨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希有蓋久而後得之往歲攝建寧學官嘗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題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無篇目克喜其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復鏤板以傳若其字之謬訛前人已不能證克焉敢輒易姑俟夫知者三月二十四日左從事郎充鎮江府府學教授熊克謹記

老子道德經下篇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徐堦

御定道德經注

〔清〕順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定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道德經註上篇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御製道德經註序

朕聞道者先天地而為萬物宗生生化化莫得而名者惟至人凝道於身故其德為玄德而其言為聖言老子道貫天人德超品彙著書五千餘言明清淨無為之旨然其切於身心明於倫物世固鮮能知之也嘗觀其告孔子曰為人子者無以有己為人臣者無以有己而仲尼答曾子之問禮每曰吾聞諸老聃豈非以人能清

淨無為則忠孝油然而生禮樂合同而化乎猶龍之歎良有以也自河上公而後註者甚衆或以為修煉或以為權謀斯皆以小智窺測聖人失其意矣開元洪武之註雖各有發明亦未彰全旨朕以聖言玄遠末學多岐苟不以理折衷恐益滋譌誤用是博參衆說芟繁去支釐為一註理取其簡而明辭取其約而達未知於經意果有合否然老子之書原非虛無寂滅之說權謀術數之談是註也於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國之道或亦不

相徑庭也爰序諸簡端以明大旨云

順治十有三年歲次丙申仲春朔日序

御定道德經注

提要

臣等謹案道德經注二卷順治十三年大學士成克鞏恭纂仰邀

欽定

御製序文發明是書本非虛無寂滅權謀術數之學注中亦備論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國之道

於是猶龍之旨燦然明顯矣此經自河上丈人而下注釋著録者凡八十餘家積三百餘卷其間或為之解或為之疏或為之音或為之章句或為之譜或為之傳其人則名臣若羊祜蘇轍名儒若王弼王肅逸士若嚴遵孫登陶弘景戴逵皇甫謐道流若葛洪杜光庭輩多所闡述而梁武帝唐明皇宋徽宗明太祖亦各有注解見淺見深隨其識趣而於老

聊本旨未免在離合顯晦之間是注參取衆說簡要明暢真足以益心智閎治理非徒以究清淨無為之說而已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御定道德經註上篇

第一章

大學士成克鞏恭纂

道可道非常道上道字乃制行之道可道行之也常道乃真常不變之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上名字乃立言之名可名言之也常名即常道之名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道也所以生天生地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者道所生也所以化生萬物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無者法道之無也觀者察也妙者道之微妙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常有者法道之有也徼者道之邊際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無也同出於道而特異其名同謂之玄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以玄字形容道之不可名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已至矣玄之又玄則玄亦不足以名之矣故為衆妙之所從出

凡天下之道可以制行者非真常之道也凡天下之名可以立言者非常道之名也故無名之道渾淪無體而天地於此始焉及其有名長養不窮而萬物於此生焉道之有無無詮如此故得道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是謂常無欲以察道之微妙焉至於措之五常施之百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謂常有欲以察道之邊際焉正以有無兩者非判然二物也同出於自然之道而特異其名耳蓋世有以有為道者有以無為道者有以非有非無為道者彼皆分別執著而不知道者有以亦有亦無為道者

有無渾融有無渾融斯謂之玄然玄亦不足以盡之而且玄之又玄是謂衆妙之所從出而天下之道莫有過之者矣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真美不可知也皆知美之為美即非美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真善不可知也皆知善之為善即非善矣故有無相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難易相成見以為難則易至見以為易則難至矣長短相形有長而後見有短有短而後見有長高下相傾下者以高為望高者又以下為歸音聲相和此唱而彼和之彼唱而此又和之前後相隨自以為前而有前乎我者則為後自以為後而有後乎我者則為前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以常道處事而事出於無為行不言之教以常名行教而教出於不言萬物作焉而不辭作猶動也不辭謂不辭謝禁止也生而不有不有不自有以為德為而不恃不恃不自恃以為能功成而不居不居不自居以為名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不去謂物不能去也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修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章言性情之事夫人之所謂美善皆生於情以適情為美未必真美以適情為善未必真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無主皆知美之為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美生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

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將復其性必化其情是以體道自然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美者固美惡者亦化而為美善者固善不善者亦化而為善是以用無棄物教無棄人萬物各遂其性若未嘗使之然者故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則萬物莫不仰之如天地而愛之如父母更無離去之者矣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可欲如尚賢貴貨之類凡爭盜皆起於見可欲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除去嗜好其心常虛則欲盡理還而腹實矣弱其志強其骨和柔取欲其志常弱則無欲自剛而骨強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常使百姓黜聰明絕嗜欲使有知識者亦不敢有所作為為無為則無不治夫為治而至於無為則天下無不治矣

聖人見夫知美斯惡知善斯不善故不敢啓天下之知其於賢也非遺而不用也而不矜尚之以啓民相競之心則民返於自然而不爭矣其於貨也非棄而不收也而不貴重之以啓民貪竊之意則民安於素樸而不為盜矣夫烈士狗名貪夫狗財亂所由生也今不尚賢則不見名之可欲不貴貨則不見利之可

欲而心不惑亂矣是以聖人之治使心常虛而腹自實蓋清淨而道來集也使志常弱而骨自強蓋無欲而德自明也夫民生有欲無知則己聖人惟不啓其無涯之知故不導其無窮之欲民皆返淳抱樸間有知識者亦不敢有所作為則天下皆歸於無為而無不治矣夫無為由於無欲無欲由於無知果何以致此於民哉亦曰聖人者固自未嘗有知也固未嘗見天下有可欲之事也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道本無名故冲然為衆妙之門故用之不窮而莫能盈其量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至深之處也道為萬物母故曰宗 **挫其銳** 心出而入物為銳故當挫之 **解其紛** 物入而搆心為紛故當解之 **和其光** 本體之明和之而不曜 **同其塵**

民庶之雜同之而不殊 **湛兮似或存** 湛然至清如有所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道之所從生也其似在帝之先乎帝謂生物之主也

夫無為之道本至虛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民物之廣無所不遍愈用而愈不窮物有滿而道未嘗滿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淵乎似萬物之宗也人莫不有道惟聖人能全之何以全之挫其銳恐其入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搆也不入於妄不與物搆則汚染去而光生焉然苟自曜其光則是有心以立異於衆矣故和其光以至潔之光應至雜之塵而無所不同蓋棄萬物而為道哉道如是而後全則湛然至清而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道雖存終莫得而名故曰不知其誰之子然又不可謂其無故曰此其似帝之先乎帝者生物之主群化皆處其後者也而道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芻狗者結草為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乃最無容心之物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籥者鑄冶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積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惟其空虛而無屈竭之時是以動造而有引伸之妙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中者不偏不倚之謂即道也

夫道寘於帝之先而不知所從出故聖人為無為而無不治功成而不居又豈容存一心曰我能仁百姓哉天地體此道者也其生物也以不生生之聖人體此道者也其治天下也以不治治之何也萬物與天

地同體百姓與聖人同體天地聖人內不見有能仁之心外不見有所仁之物其自視猶芻狗然則其視萬物百姓也亦若是而已矣惟不自以為仁故其仁無窮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惟其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也則體此道者為無為而言亦無言可知已夫發於聲而為言而出此言者不可言也人莫不然然而往往尚口乃窮者以其心不倚於有則倚於無不著於取則著於捨不能與道相符故也夫惟不倚有無不著取捨而與道相符是之謂守中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為不窮也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喻言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道本真常不滅故曰不死牝能生物猶所謂母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 玄者見其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天地根言天地自此而生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人知天地之生萬物不知天地乃生於道也吾何以見道之神哉譬之於谷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是之謂玄牝玄牝者有無之合能生者也道之所以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是之謂天地根以為亡耶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耶則悉覩其存哉人能如是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若神而吾之用之無所容心脗合而已尚何勤之有哉此章乃修養工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卻不專主修養也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不自生者惟生物而不自愛其生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者後己而先人也外其身者薄己而厚人也身先謂人莫之能上身存謂物莫之能害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私謂身也後身身先外身身存故曰成其私

上言道生天地此章言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成百姓也長生久壽莫如天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正以天地生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未嘗一日愛其施未嘗一日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萬物莫不特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常真不變浩然與天地同量故於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為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不見有身故天下之有身者莫我若也故大德必得其祿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蓋聖人之心明通公溥洞然無私非求以成其私也而私反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不爭不爭處高潔也衆人之所惡謂卑下也幾於道似有道者之善也居善地處高超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心善淵空虛靜默深不可窮善淵也與善仁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言善信圓必投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政善治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事善能過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動善時冬凝春泮潤溢不失節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水無上文七者之善而不爭處高潔故無怨尤之者聖人既已後其身外其身則又為見有可爭之善哉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上善者道之所謂善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灌溉沈濕有利萬物之功乃處衆人所惡污下之地故幾於有道者之善也夫水無七者之善而不爭而聖人似之是以居之安而居亦善地也定而靜而心亦善淵也仁覆天下與亦善仁也庸言之謹言亦善信也以正治國政亦善治也泛應曲當事亦善能也與時偕行動亦善時也夫人之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聖人備衆善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天下亦無怨尤之者矣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盈則必溢恐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持銳則必折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戒之在貪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戒之在敝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名遂當存謙退之心是謂天之道

此章言守身之道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不銳之可長保也是故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功成名遂而常存謙退之心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其得天之道乎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乘也營魄即魂魄也抱一者相合而為一也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嬰兒無所知而其氣至柔專無所能而其氣至柔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者玄妙之見也著之則不免瑕疵故當滌除之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以愛愛民愛必不周以事治國國必不治清淨無為則民自化矣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天門謂心也出入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為雌者守靜養動之意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而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不存知識故曰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不宰者不自以為能宰制也雖有大德而物莫之能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故曰玄德

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故魄為物魂為神也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神常有以載乎魄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耳目困於聲色鼻口勞於臭味則魄常有以載乎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修身之要而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此也神不治則氣亂而強者好鬬弱者善畏不自知也神治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非嬰兒其孰能之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能抱一玄覽矣苟此見未忘遺有著有就無著無可勝病乎於是并其玄妙之見而亦滌除之庶不為見所病矣若此者苟誤認之不幾以虛無寂滅為學乎不知所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為無為也專氣致柔者非鼓鬬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為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蓋如鏡之於物來而應之非有意於索照也所謂知無知也夫聖人之道既足以生畜萬物而又不有不恃不宰苟非玄德深遠其孰能無於此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輻輪之股也轂車中之容軸者也當其無謂轂之空處轂惟空處乃可行車故曰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為器器中空虛可以容物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穿也戶以出入牖以通明室惟空虛故人得居處故有之以為利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則有者所以為天下利無之以為用車之轉軸器之容物室之出入通明皆當其無處則

無者所以為天下用

此章言有無合一之妙世人但知有之為用而不知以無運有其用乃神觀乎乘載以車而必載有空虛之處乃得車之用日用以器而必器有空虛之處乃得器之用居處以室而必室有空虛之處乃得室之用三者皆當其無有其用而天下之理可以類推矣故非有則無無以施其理非無則有無以致其用可見有無原自合一知兩者之不可分斯知道之至也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盲謂惑於視也五音令人耳聾聾謂惑於聽也五味令人口爽爽謂失正味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發狂謂心神不定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謂非日用常行之物行妨妨害德行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者內也受而不取納而不留目者外也貪而不能受愈見而愈不足故去彼取此彼者目也此者腹也

此章言聖人守身之旨至人性定於中目辨色耳審音口和味田獵以時珍貨在御隨境而中不惑蓋得其正也若中無所主則為物遷遂使五色足以盲目五音足以聾耳五味足以爽口田獵足以亂心難得之貨足以傷行種種皆失其正外汩而真漓矣聖人惟守內不務外使其心承受諸物而不隨觸遷流故為腹而不為目既去彼以取此則中常淵靜而湛然不擾矣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寵榮貴也辱卑賤也若驚不安之貌寵若驚寵如驚辱也貴大患若身貴畏也言畏其身若畏大患也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人知以辱為下而不知辱生於寵則辱非下而寵為下矣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知寵為下則得之若不安而失之之時亦若得之之時無所損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大患者死生疾病攻之於內寵辱得失攖之於外皆因有此身方有此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為忘其身也知身之非實而忘之則大患盡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貴自重其身也不輕以身為天下天下反可寄於吾身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天下愛自惜其身也惜以身為天下天下反可託於吾身

夫聖人既不以外而戒內則其守內也驚寵如驚辱畏身如畏大患何以言之寵辱原非兩物寵為辱先故下之而得亦若驚失亦若驚則未嘗安寵而驚辱矣有身乃大患之本能忘其身而言凶皆不得攖之則身且若無而大患自不生矣推而言之貴以身為天下而天下可寄愛以身為天下而天下可託則知不有其身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也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夷平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無也搏之不得名曰微搏執也微細也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一者道也

三者之名雖立而究竟不可分別故仍混而為道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皦明也昧暗也凡物皆上明下暗而道則在上不明在下不暗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運行不絶之貌運行不可名則歸於無而已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惚恍者若有若無出入變化之意迎之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古之道自無而出執其初之無以御今之有則能知古始之所謂道矣是謂道紀紀綱也治道之綱也

此章形容道之無跡道者無聲無臭先天地生於何而可見可聞可搏乎惟因其不可見而名之曰夷因其不可聞而名之曰希因其搏之不可得而名之曰微然欲舉三者而問之雖智者不能名狀則混而為一仍見道無可分而已是道也仰觀於上而不見其明俯觀於下而不見其暗繩繩不絶以運行之及執名以求則復歸於無既歸於無而又若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則謂有不可謂無不可而以惚恍名之至矣哉道之盈天地而不可執著也以為來而迎之無前以為去而隨之無後此所謂道無在而無乎不在乎夫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矣然而追於物之所自生豈非古乎觀於物之所現在豈非今乎得道者惟執古以御今則知古之所始而無窮之道紀在是矣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不可識則不可形容之豫焉若冬涉川戒而後動曰豫猶兮若畏四鄰疑而不行曰猶儼兮其若客言其不敢慢渙兮若冰之將釋言其恐欲陷敦兮其若樸言其質曠兮其若谷言其虛渾兮其若濁言其不與物異以上皆強為之容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乏然之意保此道者不欲盈常虛而受則無盈溢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敝故也不新能不新也成能成也

此章言得道者以虛為用也謂古之善為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其入道之功由微至妙妙極而玄玄則通通則深不可識矣至於不可識則又何從而形容之哉以為如不得已則若冬涉川以為如恐人見則若畏四鄰以為莊敬而若客以為恐懼而若履冰以為若樸之未雕以為若谷之能受以為渾然若濁而不與物異此七者疑之而不能擬之也意者其清乎世俗之士為濁所清孰能如今之濁也而靜之而徐清意者其能生乎枯槁之人以定滅性孰能如今之安也而動之而徐生凡以保此道者其中常虛而不盈則但見故而不新能故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而道於是乎大成耳

第十六章

致虛極致者推其至也致虛而至於極則凡有皆藏於無矣守靜篤篤固也守靜而至於篤則凡動皆涵於靜矣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作動也復者復其始也萬物有作必有復虛極靜篤以觀其作且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芸芸作之狀也歸其根如華葉之生於根復歸於根也歸根曰靜求靜者止動息念強持之而非靜也歸根則返於自然乃真靜

矣

是謂復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豈非賦命之本然乎靜而見性斯復命矣復命曰常湛然皆存即所謂常道知常曰明物無障蔽故能生明不知常妄作凶不知常道而妄有作為凶機也知常容知常則人我之分善惡之見俱化矣豈非容物之量容乃公能容則為公公乃王公則可以王天下王乃天王者與天同符天乃道至於天則合道道乃久真常不變豈非能久沒身不殆沒身終身殆危也所无窒矣

保道而不欲盈則貴致虛矣虛則必靜致虛既極守靜既篤則萬物皆在觀照之中而於其作也觀其復焉正以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於本來之地故謂之歸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至靜之中本然之理於此復始故曰復命至於復命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不易之道方謂之明也

矣夫人惟不知此常久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而履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天乃道此道也即所謂常久不易之道也人能得此常久之道則終其身無非道矣又何危殆之有哉

第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太上猶言最上不知有之者謂相忘無言不知所以然也其次親之譽之道德既隱仁義乃彰則民親其仁譽其義其次畏之仁義不行政刑斯作則民畏其威其次侮之刑法不足以制其心則從事權術而民侮之矣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惟上不自信而屢更治術則民始不信其上猶兮其貴言猶遲疑也言聖人自信有餘而猶然貴重其言不出諸口而民自信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民安其身功成矣道既大同事遂矣

此章言世降之弊而知道貴自然也大道之世相忘無言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凡此世道愈降而愈下者由於上之人誠信不足而民始有不信之者耳聖人則不然以道御天下亦既誠信有餘矣而其于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蓋不言無為俾民陰受其賜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誰皆謂我自然加此所謂帝力於何有哉非聖治哉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隆無仁義之名而仁義行其中大道廢缺仁義乃名智慧出有大偽智以知之慧以察之以知察相加其偽愈出六親不和有孝慈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自六親不和而後有孝子慈父之名國家昏亂有忠臣君臣同心同德無忠臣之名也國亂而後忠臣見矣

此章言末流之遠於道道隱於無形安得有仁義之名哉以其有所愛有所別而仁義乃彰大道於是廢矣道廢而智慧用智慧既用則人人出其變詐以相通相高而大偽於是日生矣夫至治之世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六親各親其親人各子其子而孝慈之名出故有孝慈者由於六親不和也大道為公主臣一德何從而有忠臣之名故有忠臣者由於國家昏亂也此見每降而愈下去道日

遠之意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非聖智不足以知道然使民知聖智之名必至馳騁意識以為害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仁義本在大道之中然使民竊仁義之名以行其私必有不孝不慈者矣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巧以使事利以濟物二者非以為盜賊而盜賊無巧利則不行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屬附屬也下文樸素即所屬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由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文不足以治天下故當使之有所附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素未受染樸未斷器見素抱樸則心無私欲自寡矣

有道者觀乎世之遞降而去道日遠也曰此名之為病也故聖智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棄之絕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棄而絕之與道相忘則人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巧利之名作而後盜賊起不若棄而絕之而使民無所恃以為盜凡此三者皆其日趨於文故有此名耳自知道者觀之是文也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民有所屬故屬之以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豈非上古之治哉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學至於無所學乃為絕學無思無為故能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恭而阿慢善人之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阿皆應聲唯恭而阿慢善勝惡猶唯勝阿相去不遠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人之所畏聖人亦畏之而其所畏者大而無極荒兮未央言無畛域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熙熙溺於所好也享太牢喻其美登春臺喻其樂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泊靜也兆萌芽也嬰方生也孩稍長也乘乘兮若無所歸駕車者既歸則不乘矣乘乘則似進似退未有歸著也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遺忘也各矜所知則自謂有餘聖人無所不知而實無所知則若忘矣愚人之心言無所知也沌沌兮渾渾然無知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矜智巧也若昏自晦也察察苛細也悶悶無為也澹乎其若海若無所見也飂兮若無所止若無所棲也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有以有所用之也頑鄙則無所用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道者萬物之母聖人以道為宗如嬰兒之食於母

至人於聖智仁義巧利皆棄絕之而歸於素樸其於世也又何所學乎惟無所學乃為絕學而物無足憂之矣夫世人所以擾擾多憂者以心之不能忘也而善惡之見為最故謂善之勝惡者猶之謂唯之勝阿而不知其相去俱無幾不若併善之名無之而此心廓然無累矣然聖人非安意肆志以行之也人之所畏吾亦畏之而且無所不畏荒乎其未央焉正以衆人之於世味如享太牢之美如登春臺之樂而聖人不然其靜也安守淡泊無一念之萌如嬰兒未孩之時其動也乘乘然若動若不動無所歸止而不著迹此其所以異於衆人也夫人惟自見其長則若有餘而聖人則包舉萬物而實空洞無物則超然若遺矣

將謂是愚人之心也歟何其渾淪無知也故人見明而聖人獨若昏人能察物而聖人獨無為人皆各出其見若有所用而聖人獨頑然鄙然一無所施凡此所以異於人者蓋脫遺學問以道為宗如嬰兒之食於母而已夫嬰兒食母曾何憂乎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即屬之德然大德之容亦皆從出於道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恍惚者若有若無之意有象有物則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窈冥深遠不可見之意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蓋有

中之有有之粗者也惟無中之有然後為有中之精唯其真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為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其名不去謂道不變也衆甫者萬有之始也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曰閱言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欲知萬物之所以然者惟始於此道而已

夫遺物去智至於若頑若鄙則其容之甚德者也夫何所從出哉唯道之從而已道之為物惟恍而若有惟惚而若無者也方惚而恍恍則不昧不昧則疑於有物也乃其中有象象者疑於有物而非物也方恍而惚惚則不皦不皦則疑於無物也乃其中有物物者疑於無物而有物者也然非徒揣之以有物而已乃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偽信而不忒常而不變未有加於此是以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唯未嘗去故能閱群有之始而為萬物之母矣聖人所以能觀群有之所由然者以其體乎此道耳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雖曲亦通也故與物不忤而能全枉則直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窪則盈衆之所歸者下也故必盈敝則新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少則得多則惑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一者道也抱一者常與道俱也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不自是故彰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

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不自伐故有功歸天下以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能也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歸於性其全也大矣

我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能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矣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敝則必新少則必得多則必惑此自然之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為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夫聖人循理而動本至全也而又能曲以養之則其全

之也大矣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天地之理本出自然故自然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而已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自旦及晡為終朝自早及暮為終日飄風驟雨非出於常然故不能久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道行也德得也唯從事於道者為能無我故可行則行我無違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可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此所以為知道之士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然入道貴能信若信處有不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

聖人之所以不爭者蓋以天地之理本自然而已故自然之道其言不多天地之理盡於此世罕信之者喜於作也有作必有報惡能久乎即飄風驟雨之不能久亦可見也從事於道者不然從事於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得喪窮達皆信其自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亦無不樂也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惟信道者然後可以語自然之道也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濶則反害其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贅庇贅也行當作形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

夫聖人從事於自然而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者蓋亦覩夫爭者之害也夫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其為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而吾復取焉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偽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宜有道者之不處也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妙理常存故曰有物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道生天地故曰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寂無聲也寥無形也廓然無偶曰獨立今古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可以為天下母者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已大則往而無窮故大曰逝逝則遠而不禦故逝曰遠遠而復歸其根則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天地區分而域中有四大王者居焉王道人道之盡者也人法地者地之所至人亦至焉地法天者天之所至地亦至焉天法道者道之所至天亦至焉道則以無法為法者也無法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此章言道之大而王者能配之也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渾然而成體其於人物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升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群有而孝書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故強為之名曰大謂之大矣然往而莫窮故曰逝謂之逝矣然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蓋道之大如此是以域中有四大而王者無法之法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是以喜怒哀樂之中節即足以位天地育萬物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第二十六章

輕根靜為躁君本也躁者動之甚而頻機也重則能使輕輕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者吉行師行皆有輜車在後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豢重故稱輜重榮燕居超然高出無繫著也奈何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以身輕天下者謂以身勞天下之細故也輕則自失其本矣躁則自失所主矣

此章言治天下之道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為靜之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是以聖人終日之間其行為可以約齋矣然猶不離輜重則輕之不可以無重也雖有榮觀為足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躁之不可以無靜也況乎萬乘之主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否則以細故自嬰一物亦足以役之又何以宰制天下哉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循理而行故無迹善言無瑕謫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善計不用籌策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楗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結繫也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聖人以真常之善救人人皆在教育之中故無棄人以真常之善救物物皆在化育之內故無棄物襲明言聖人藏其明而不露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有助乎善人也然聖人無心於物善人雖可為師而吾不知其師之為可貴也不善人雖可為資而吾不知其資之為可愛也聖人之妙雖知者亦有所不能喻故曰要妙

此章言聖人之行雖靜且重其實無能名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然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救人則無棄人以真常救物則無棄物蓋人與物同具此明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耳故其明藏而不可見是謂襲明是以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然聖人忘己忘物不知其師之為可貴不知其資之為可愛則善惡兩忘混然而化於道雖智者亦有所不能喻豈非反本還原獨觀道妙者歟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雄剛強也雌柔弱也知有運用之意守有主宰之意谿水所歸也常德即常道也人之初生常德內全及為物所遷則曰離故常德不離則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白明顯也黑晦昧也式天下以為法也不忒無差失也歸於無極則嬰兒又不足言矣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榮尊也辱卑下也谷亦水所歸也常德乃足又非特不忒而已樸者真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樸既斷而後有器聖人抱樸故用此樸以為官長大制者無所制也割分裂也

此章言聖人以無御有同玄之道蓋天下之事有非系所能獨濟者有非晦所能獨理者有非在下所能獨成者此聖人所以必知其雄知其白知其榮也然剛不生於剛而生於柔明不生於明而生於晦高不生於高而生於下此聖人所以必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所以為谿為谷為式而天下歸之者正以此真常之德未之離焉耳嬰兒也無極也樸也實人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惟樸散則為器夫道形而上者也器形而下者也聖人以形而上者明形而下者則以此樸為官長焉蓋制物必割而無所制之大制則不割也其所謂抱樸而民自正者歟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耳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為之則傷自然故敗執之則乖通變故失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天下之物各有自然之性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呴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隳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去甚慈也去奢偷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以無事治天下以無為而已夫何為哉若取而為之以求有得斯不可得矣蓋天下神器唯神道可以御之神者無思也無為也而為之則御之非其道故不可也為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誠以凡物各有自然之性故有先後溫寒之不同剛弱動止之或異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為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是以

聖人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好還謂還以兵相報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曰不修

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善用兵者果決而已蓋主於克敵出於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强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不矜其能不伐其功不驕其勢其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强之道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物壯則老物之情也而道也者貴於

守柔以强故不道之事當已而勿為也人主者無為者也故以道佐人主者亦不以兵强天下蓋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以兵强天下亦將阻而抗我矣況天時地利未必無所害乎是以善用兵者克敵而已非所恃以取强也然雖主於克敵而且勿矜勿伐勿驕焉其心誠出於不得已而非取强者矣蓋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强乃所以久而不殆也如棄柔而用壯壯則必老豈可强之道哉故當早已之而不以兵强天下也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佳兵善用兵也不處者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為陽陽主發生右為陰陰主肅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恬澹安靜也不美不喜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偏將軍之職在上將軍之下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下反居上以兵為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喪禮尚陰也此章言用兵乃王者之不得已也謂善用兵者乃不祥之器而物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以為常也夫平居貴左而用兵貴右正以兵為不祥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用之其惟恬澹乎恬澹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然君子雖勝而不以為喜勝之而喜是樂殺人之人矣樂殺人之人豈能得志於天下哉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而行兵之際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所以然者以喪禮處之也故殺人多則悲哀而泣之是戰雖勝而終以喪禮處之矣以見兵者不得已而用之非喜之也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道常即首章之常道無名即首章之無名樸雖小天下莫敢臣無名之樸擬之若小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守守此樸也賓服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令令也均適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始制謂樸散為器有器則有名夫亦將知止止者不狥其名還鎮以樸知止

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川谷水之分江海水之合

此章言道器之循環也道無可名擬之以樸可謂小矣而天地以此為始萬物以此而生天下孰敢有臣之者乎為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其服之也如天地之氣相合為一而降甘露侯王體至道以御物其不令而自均亦若露然孰得見其形哉至於萬物既作是樸散為器而有其名矣聖人不徇名以忘樸故與之以止止者復於道也所以乘萬變而不危殆也譬若川谷分流而必江海之為宗則渾器於道而仍鎮之以無名之樸耳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心能分別自知者明心無障蔽勝人者有力角力於外自勝者強克己之私知足者富所遇而足則常有餘強行者有志不與物爭自強不息不失其所者久存其所存不為物遷死而不亡者壽直性湛然則死而不亡

此章言聖人之道返照內觀取諸己而皆足也蓋分別之心未除則知人而不能自知若夫知常之明自知了然矣相角之力雖勝人而不能自勝若夫克己之強非力所及矣貪慕者日見不足我無不足之見則富矣逐物者物得相加我惟躬行不息則志不可奪矣夫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不失則久死生大故而性未嘗亡不亡則壽至於能久能壽豈非不生不死者乎至人所為萬物皆備也

第三十四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言無著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愛養萬物而不為主不為主無主宰之心也常無欲可名於小湛然常虛則似乎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無物不容則似乎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此章言道體之無方故若氾兮無著可以左可以右無所不周也既無不周是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又未嘗居之以為功蓋道者愛養萬物而原無主宰之心也惟其虛而無屬故無欲而可以名小而萬物歸之以為主道亦不自知則又可以名大然而小大實非定名而惟其能小所以能大故聖人終不自以為大乃能成其大也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者無象之象即道也往者歸之也往而不害安平泰往而不害者於物無傷也樂與餌過客止樂可悅耳餌可適口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既

夫萬物恃道以生故聖人執此道而天下自然歸之歸之而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平泰矣夫張樂設餌以待過客客過則止孰若道之出言也淡乎為無味之味而其不可見不可聞者正足彌亘今古用之而無盡哉以見恬淡無為乃成大象也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歙收歛也張開大也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微明謂雖若幽隱而實明白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言盛衰往復之理而得聖人制心之妙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者已然之辭於其張已知其歙於其強已知其弱於其興已知其廢於其與已知其奪如日之中昃月之盈虧必然之理雖微甚明也故見形者以為剛強能制柔弱論理者則悟柔弱之勝剛強夫人之不能離於柔弱也猶魚之不能脫於淵也魚藏深渺之中柔弱自得而可以生活躍而在陸必無幸矣聖人退處巽順而能力旋天地豈出其利器以使人見哉蓋剛強之為害甚於兵刃故以利器喻之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章言道以無為為體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也無為而無不為則為而無為之之意矣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顧萬物之化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必將紛紜多故矣聖人知之則於其方作而以無名之樸鎮之然而苟有用樸之心將使樸非其樸也故并樸而不欲則靜之至矣夫天下之不靜皆起於欲不欲而靜自然無為天下有不同歸於正者歟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朱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道德經註下篇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御定道德經註下篇

大學士成克鞏恭纂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不德者相忘而化也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以者有心也無以為是無心而為之有以為則為客心矣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莫之應強民而民不從也扔引也攘臂而扔言掣拽以引之形容強之之意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前識者用智也華者浮妄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厚與實務內也薄與華務外也去彼取此謂不為義禮之類而為道也

老子於此章首言上德非離道言德也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上德者得道之德也下德者失道而後德之德也上德者不思不勉而道自足故曰有德下德者勉強以求僅不失耳而何德之有故曰無德上德者不失道道常無為而無為之之心下德者不失德德則有為而有為之之跡至於仁義皆

不免於為之其所以異者仁以無為為勝義以有為為功也若禮則其所以為之者最詳為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去道日遠矣故自道五降而至於禮禮者將以講忠信而止亂也及夫強之而不應則刑罰干戈種種而有故禮反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猶之智以導愚多智則惑亂本真浮妄無實反為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忘仁去義絕禮遺智而志於道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一者道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致極也言極其致無不同也天無以清將恐裂破毀也地無以寧將恐發動而不定也神無以靈將恐歇消也谷無以盈將恐竭盡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枯槁也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蹷仆也故貴以賤為本未有貴乃貴之所自立高以下為基未有高乃高之所自起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邪非乎孤寡不穀以賤自稱也故致數輿無輿致至也輿者總名若隨件而數之則自為輪為輻為轂為轂遂無輿矣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此章言得道之妙道一而已天之所以清明地之所以安靜神之所以不測谷之所以能受萬物之所以

生育侯王之所以保正萬邦極其致皆同出於此苟不得此則種種變遷而天將毀裂地將震動神將消歇谷將盡竭萬物將枯槁侯王將不得有其高貴矣夫為侯王者欲常有其高貴則非得道不可而道果何在乎視之不見執之無端亦天下之至微矣惟其至微即其至顯猶之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也不見侯王乎其稱孤稱寡稱不穀者非自居於賤邪而貴之本在此矣推其至如數車然於車之所有者物物而數之以為是車且無車矣道之不可名亦若是耶耳豈能琭琭如玉落落如石可以指稱之而貴賤之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反者復也復歸於靜也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上言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此復舉動靜強弱而又推言有無之始也復性則靜矣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至弱而運動乎天地則強莫加焉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謂有生於無有無相生統歸之道則首章有名無名之說也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動而行者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疑也故建

言有之建言者古人所立之言以下數句是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辱汚也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偷苟且也質真若渝渝變改也大方無隅大方者太虛也隅東西南北之類大器晚成上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應人之而終以見曰貸

此章言世人信道之難因述古人論道之語上士知微知彰故聞道則動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故聞道而疑信相半若存若亡而已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故聞道則直笑之惟最下之人之為笑方見吾道之高故不笑不足以為道也古之立言者不有云乎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其上德若谷廣德若不足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者莫或先之也夷道若類和之以是非而無物我之別也上德若谷常處卑下而受而不盈也大白若辱常居溷濁而終不可染也廣德若不足也生育萬物如無惠然斯建德若偷也質真者不狥乎外外不狥則惟吾所之故反若變改也渾然太空不立圭角故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匠鞴鑄天下自不為近功故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自不事小說故大音希聲也事無事莫覩其用故大象無形為無為莫識其體故道隱無名夫惟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曰夫惟道善貸且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及其有一即有二矣如有陽即有陰有陰陽則又有陰陽之交豈非三乎至於三則無所不有矣萬物負陰而抱陽凡物皆背止于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冲氣以為和冲虛之氣行乎陰陽之間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此言譬喻有道者自卑賤之意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益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木絕水曰梁木自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

此章言道以虛為用而深戒滿盈也道在無物之始而世之自一而三以至於萬皆生於道則萬物之多莫不有道存焉觀其負陰抱陽而必有冲虛之氣以和之可見不虛則不生也古之制名者以卑下為王

公之稱亦貴虛之意耳故物損之而反益益之而反損此意也則愈知能虛能無之妙矣古人嘗以此為教不得其死吾益將以此為教父也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馳騁役使也無有入無間無有無形無間無縫隙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學道者知強梁之足戒則天下之道莫妙于用柔矣故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于至堅如水之穿石則知柔之莫可靡也執有入有捍不相受以至無而入于至有如氣之周身則知無之莫可禦也以

此而觀無為而無不為者至理也則不言而教自行無為而功自成天下孰能有及之者乎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多猶重也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有所愛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為能無費乎多藏必厚亡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知足不辱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知止不殆知止者懼後加之有損可以長久

此章言學道則自反而足勿務外求也狥名無貨多亡傷身亦知身之親于名重于貨乎得名得貨而亡其所存則得與亡孰病乎是以甚愛者必大費多藏者必厚亡而惟知足則無求無求則無辱知止則不

殆不進則不危以是守身長久之道也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事成則敝之者至若缺者不自謂成也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器盈則損之者至若冲者不自見盈也大巧若拙付物自然雖拙而巧大辯若訥訥者若不出口也因理而言雖訥而辯躁勝寒躁則氣盛故能勝寒靜勝熱靜則氣歛故能勝熱清靜為天下正清勝濁靜勝動以清靜理之天下自安

此章言虛靜之妙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則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大直者常若屈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不自矜也大辯者常若不能言以理應之無多言也今夫寒暑天地之氣有人于此一躁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一時之躁一時之靜非人身之正也而猶能有所勝然則清靜之可以正天下不待言矣而又何疑乎成缺盈虛之數乎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卻屏去也糞糞田也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戎馬戰馬也郊郊四野也罪莫大於可欲心見可欲非理而求禍莫大於不知足不知足則求而不已必害於人咎莫大於欲得欲而必得其心念熾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

此章深言欲之害道而戒以知足也天下有道民安於耕雖有善走之馬以之駕糞田之車耳天下無道則戰爭之事起戎馬生於四郊而民無安業矣原其所以戰爭者皆自欲心始之故罪莫大於可欲由可欲則不知足故禍莫大於不知足由不知足則欲必得怨咎因之故咎莫大於欲得故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言安居而知天下之情不窺牖見天道言不必仰觀而可以見運行之理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天地不可以形盡足之所至見其形耳雖遠其能盡乎是以聖人不行而知實合於道則遠之而無不知不見而名其心既通

則隨舉而得其名 不為而成 道至此則無所作為而功自成矣

此章言性體之足天下雖大人情物理而已雖不出戶亦可知之天道雖隱陰陽變化而已雖不窺牖亦可見之若必出而求知則足跡所及所知能幾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聖人不行而本乎道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為而成聽其自然而已

第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 將以求益其知也 為道日損 將以求去其妄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妄去真全則至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無為則靜靜者萬動所由出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取天下者天與民歸得之若故又何事也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道德經註 下篇

若有取之心則有取之事而非天下歸之矣

此章言大道不在有為也為學所以求知故日求自益為道所以去妄故日求自損若損之又損而至於無為則恭已以治而任萬物之生成乃其所以無不為矣取天下者唯受天下之歸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則勞擾愈多又何足以取天下乎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 心無所主也 以百姓心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 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同德之信而非一人之信 聖人在天下惔惔為天下渾其心 惔惔不自安而不已之意渾無圭角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此章言聖人忘心之妙無常心而以百姓之心為心譬之鑑然鑑中無形以所應之形為形而已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同也可謂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信不信在彼吾之所以信之者同也可為德信矣正以聖人惔惔然為百姓渾其心使善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以自棄故也彼百姓者方注其耳目以觀聽聖人之好惡而聖人一以嬰兒遇之是以在彼不矜在此不懼釋然皆忘而天下定矣

第五十章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道德經註 下篇

出生入死 出者起然而脫離入者迷昧而汩沒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以十分言之生居其三死居其三動之死地者居其三所存之一則不生不死之道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生死之徒所以不免生死者由妄有其生而矜生過厚耳 蓋聞善攝生者 攝生即養生 陸行不遇兕虎 兕野牛也 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此章言養生之道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則為生之徒聲色臭味以自戕賊則為死之徒既知生死之分而作而不休以歸於盡則為動之死地者故舉天地生人之數而言之則十

分之內生居其三死居其三動而之死者居其三凡此有生則必有死者正以其矜生之過厚耳是生固死之地矣敢善養生者內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孰為虎兕孰為甲兵而惟見角無所投爪無所措刃無所容何也無地以容之也故曰以其無死地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虛無窈冥物之所以生也德畜之太和氣物之所以生也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自生而長自成自然之勢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莫之命猶言莫之為而為故道生之稟其精謂之生德畜之含其氣謂之畜長之遂其形謂之長育之字其材謂之育亭之楷其成謂之亭毒之量其用謂之毒養之保其和謂之養覆之覆其傷謂之覆以上七句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然道雖生之而不自有其德雖為之而不自恃其能雖長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為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此章言道生萬物之事道者萬物之母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長莫不以道德為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於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於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然且生之而不自有為之而不自恃長之而未嘗宰制也不謂之玄德而何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母謂道也子謂萬物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心動於內而吾從焉是謂有兌吾則塞其兌而不通物引於外而吾納焉是謂有門吾則閉其門而不納能此者終身不勞而成功若開兌以濟事則陷溺而不可救矣見小曰明守柔曰強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復歸於明則返於寂然矣何殃之有襲常獨前言襲明謂密而不露也

此章言道為天下母而聖人體之也夫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為天下母何也蓋有名為萬物母而未足為天下母也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無名矣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聖人體道以用物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智能用之而未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則天下孰能以我之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所以歿身不殆也守之如何亦曰塞其兌閉其門而已心動於內而吾從焉是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納焉是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於前而不知夫何動之有哉若乃忘道徇物開其兌而不塞濟其事而不損則終身陷溺而莫之救

也夫惟守其母者於不可目窺者獨能見之故曰見小曰明於不可力得者獨能守之故曰守柔曰強配用其光以照其微復歸其明以返於寂則未常闕殆事以至於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知襲常之明深不可見矣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設施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大道平易世之不知者以為迂遠而好徑以求捷 朝甚除好土木也 田甚蕪奪民時也 倉甚虛廣本業也 服文綵好淫巧也 帶利劒好武勇也 厭飲食好聲色也 財貨盜自此隨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道德經註 下篇

見小曰明而知非明也君子之於道苟無知無為則雖為變陳於前而不足以挽亂其心夫何畏哉使我介然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道無窮怵然惡其施之不足則無非可畏之塗矣蓋大道甚平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為賊也是以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蕪而倉虛則末作者興矣方且服文綵以眩人帶利劒以威衆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是盜之等也豈足為道也哉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唯善抱者能守之故曰守柔曰強配用其光以照其微復歸其明以返於寂則未常闕殆事以至於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知襲常之明深不可見矣

有不拔唯為道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唯為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祭祀不輟言其傳不窮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真謂實而不偽也餘謂積而有餘慶也長及人者遠也豐則及人愈盛矣普則及人愈徧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以身之道觀身以家之道觀家推之鄉邦天下皆然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莫不然

此章言修德之事世未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唯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損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脫者此所以子孫世世傳之無窮也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於天下邦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或修之於身而不能推之家邦天下不知必由家以及天下然後其德施乃普也然則聖人何以修之哉亦曰以身觀身而已何謂以身觀身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推之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蓋莫不然然則吾何以知天下不以此道之體無所不包而此道之用無所不達也歟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道德經註 下篇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德藏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矣 毒

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爪按拏曰據攫鳥鵰鶚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以四指握拇指曰握固朘作皆精氣盛之故陰也極固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嗄聲嘶也不嗄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知和曰常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矣知常曰明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益生曰祥生不可益強求益之是傷生也故為妖孽心使氣曰強以心使氣是動氣也故為強暴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強無有不折如物之壯無有不老此皆不謂之道早已之已之而勿為也

夫君子脩德則自能含德矣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及其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之又損德至而同于初故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夫赤子無心無心則物無與敵者是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而曷由傷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蓋精有餘而非心也使赤子者介然有取與之知則不一而粗矣其能如是乎無所喜慍故終日號而不嗄蓋心不動而氣和也使赤子者有所喜慍則氣戾而不和其能如是乎故知至和之理者斯可謂之常矣知此常則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矣以心使氣為戮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自遺其殃矣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夫致虛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今致實而強則物而已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當速已之而勿為也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容言也塞其兌心不出也閉其門物不入也挫其銳治其內也解其紛理其外也和其光抑其在已也同其塵隨其在物也是謂玄同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已無物此所謂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也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均覆切而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等觀順逆而孰為利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故為天下貴此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也

知至於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而無不理也何所容言哉苟為不能無言則是未嘗真知主

也塞兌閉門已見五十二章然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嗜欲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以合損聰棄明之理夫道無形不可以目視不可以口傳此至人心契道妙而自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彼則就道以施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下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銳進紛亂之心于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于何而生哉是謂有無渾融同然而然之道也是以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故不可得而親疏不就利不避害故不可得而利害不榮辱不可得而貴賤夫可得而親疏利害者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天下貴不亦宜乎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治國必以正用兵方以奇以無事取天下廓然無事而天下自歸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吾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下文因舉有事之害明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上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橫謀也聖人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不務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無事足以取天下之證

此章言治國之事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久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立萬世之紀者也用兵者不得已之事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也夫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治國而無所事智則無事之足以取天下也明矣然則吾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正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知之也夫唯為不出于無為而至于有事于是天下多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者衆而民彌貧人多利器以趨其所好則下難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則多為巧利國家滋昏則奇物競起此法令所由滋章也然法禁于法之所加而不能禁于法之所不加令行于令之所聽而不能行于令之所不聽此所以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而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悶悶者不作聰明也淳淳者自樂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察察者煩碎也缺缺者不足也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禍福無常誰知其所止極正定也言不可得而定也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奇邪也邪或為正正或為邪善或為妖妖或為善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人之迷其日固久人迷而不知徒生分別非一日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割削也言雖方正而不割削廉而不劌劌傷也言雖有廉隅而不傷物直而不肆肆伸也不伸不直也光而不耀耀光之焰者也不耀其光藏也

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之證

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失故其民淳淳不澆于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為天下則其政察察矣故其民缺缺不全于樸也何則時有始終世有變化有所拂者有所宜者有所拂者世所謂禍而有所拂則所宜則福所倚也有所宜者世所謂福而有所拂則禍所伏也若此者莫知己極果孰得而定之耶且夫令為正者後或為邪此為邪者彼或為正善與妖亦然則天下之禍福正邪善妖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衆逮而執之其日久矣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返其樸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

人斷制利天下廉而不劌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敢能曲全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於明此無他取此閃閃而去彼察察故也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如嗇嗇者謹于內閉于外內心不馳外心不起之謂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服者內服其心外服其形之謂早不遠也重積德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者物不能勝也莫知其極無不克者物不能勝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莫知其極可克則莫知其極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道者萬物之母故得道者可以有國而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根柢元氣也根深而不可拔柢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

此章言治人事天之事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為人者治之則人不可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為天者事之則天不可得而事矣夫精神四達并流而無所不極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則人之所以為人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曰莫如嗇也夫惟嗇其精神而不侈費則早服者也苟為不嗇而費之至於神敝精勞雖欲反其精神無由入矣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服人之生也固足于德夫誠能嗇而早服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人莫之能病而物莫之能傷安往而不克哉夫有所不克則其道

有時而極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乎于是則雖有國可也道者萬物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殁身不殆故曰可以長久然則嗇之為道是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生者視之柢衛而保之則柢固而視久矣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烹小鮮者攪之則碎治大國者擾之則亂清靜無為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聖人以無為治天下雖有神姦無所用之非聖人能為人之傷也非其神不能為人之傷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由聖人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人鬼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焉聖人鬼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焉

烹小鮮者不可以煩則人勞攪則魚爛必然之理也聖人以道莅天下無為無事使人外無所擾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及其至也則其鬼不神何以言其鬼之道非不神也而所以不神者陰陽和靜六氣均調萬物咸若羣生不夭其神不傷人也然又非其神不傷人也所以不傷人者由聖人以道莅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遷其德無大喜大怒以干陰陽之和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使聖人之於人不能全其樸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順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為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惟大而政事煩而鬼神兩不相傷故人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天下之交（交會也）天下之牝（大國以牝自居）牝常以靜勝牡（牡動牝靜靜者受益故曰勝牡）以靜為下（動者居上靜者居下故以靜為下）故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下者自謙也取小國者小國附之也）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取大國者大國納之也）故或下以取（能下以取小國之附）或下而取（能下而取大國之容）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畜者撫之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事大國以自安）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此章備大國小國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宜靜也為天下之交其下也譬如牝國者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其下也譬如牝然牝者以靜而勝其牡者也惟靜惟下而牝以勝知道者法之故以大國而下小國必得小國之附以小國而下大國必待大國之容則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各獲其心矣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事乎人而人者各能自下而各得其所欲然則知道之人者當以謙下為宜矣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室中之奧深而隱藏）善人之寶（賢者以道為寶）不善人之所保（不賢者道能保之）美言可以市（市買也）尊行可以加人（行之尊者人推服之）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有道者量若天地故不棄不善）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重寶也駟馬良馬也雖進此不如進道之貴重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即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耶（即所謂不善人之所保）故為天下貴

此章言道之貴道為萬物之統如奧藏物故善人以道為寶不善人為道所保在道原無分善分不善之見也天下言之美者猶可以市行之尊者猶可以加人有道者非特美言尊行之比則人之不善道自保之何棄之有哉夫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教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以進之不如進此道也彼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哉以善人自得其善即不善之人亦觀感而自新以免于罪是故以為天下貴耳

第六十三章

為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事無事（無所事而後事）味無味（無所著于味然後知味）大小多少（統言事物之數）報怨以德（忘怨則見德而不見怨）圖難於其易（圖之於未難之先）為大於其細（為之於未大之際）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作起也）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為大於細故不為大而大者成）夫輕諾必寡信（出言輕則未必能應）多易必多難（見事易則未必能就）是以聖人猶難之（難之於未至之先）故終無難矣（終不見難矣）

此章言道在無為而非輕忽為心也為其所無為事其所無事味其所無味天下既清既靜無不正矣聖

一心事物之來大小多少不可指數即以怨論之世人以德相容相容則相化夫何怨之可以數推此而行又豈有投艱遺大之足慮乎然天下無難事非無大事也至于難而後圖至于大而後為則不可圖不可為也若圖難于易為大于細自無不濟矣惟知夫難必起於易大必起於細故聖人為大於其細不為大於其大此所謂終不為大乃能成其大耳夫輕諾者必過當而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于難成聖人于事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難之於其易不難之於其難也故終無難之者也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安之時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未兆易謀未兆無形也事未有形易謀反其形見則難謀矣其脆易判脆者未堅也判破也其微易散微者未著也散之至為之於未有以不為之天下終無事及其有事愈為愈有治之於未亂以無治治之天下自治及其既亂愈治之而愈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合抱大木也毫末始生之時也以見大生於小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累土平地而積之也以見高起於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足下方行之頃也以見遠起於近為者敗之有為之為欲成反敗執者失之執之愈固失之愈敗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幾成將成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不求事之終而致慎於事之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以不欲為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不學為學以救衆人過末多事之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使之無知則可無欲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察察之智故以智治國國之賊為國之害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楷模也式法也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玄德即玄同之德下微回深旁周回遠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及於物乃順於道

此章言去智之治古之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愚之耳何也聰明者道之累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多智之人勢必嗜欲雜而機詐作則亂之所由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能知智之為賊不智之為福則可以為法於天下知法之而不違其德玄矣而可測其深量其遠乎夫物情莫不貴

智而玄德謂嚴之是與物反也孰知其道以大順於道哉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在百谷之下故能為百谷王王者言天下之所歸往也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稱孤稱寡以言下之也欲先民必以身後之處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以身後之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物在上相壓則重聖人居上而人不以為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推戴為主而無離心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道德經註　下篇

此章言聖人之能自下百谷之水皆歸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則能為天下主者亦下之而已故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聖人非欲上先人也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夫如是故天下樂推之而不厭以其下人後人而不爭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肖似也當時有此語也夫惟大故似不肖大則無所肖猶之天孰有物肖天者乎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此句正見人言之不足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慈者愛物也二曰儉儉者節省也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不與物競也慈故能勇慈則柔柔能勝剛故勇儉故能廣儉則不費不費則常足故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器形也長君長也凡成形者我皆謂之長故曰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舍此三寶必至死亡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此章暢言道之濟世也天下之人見我道大而謂其似不肖夫道何所肖乎道外無物故無所肖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尚得為大乎故道惟大乃似不肖若肖也久矣其細也矣夫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我有三寶持而保之耳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三者皆世人之所不貴也彼所貴者勇敢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道德經註　下篇

廣大耳銳進耳而孰知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也今使舍其慈儉後而為其勇廣先則必為人所疾為人所疾死之徒矣夫慈之為道物愛之如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辭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之將救是人也則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士戰士也不武行之以怯也善戰者不怒怒乃怒兵善勝敵者不與不與之爭先善用人者為之下下者物所歸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不強人而人自從之故能用其力是謂配天古之極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此章借喻不爭之德天下之至爭者惟兵故戰士當以武為貴然以武行武則强梁者不得其死矣故善為士者不武不得已而用兵以理勝之怨則敗矣故善戰者不怒以吾不爭方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不能勝矣故善勝敵者不與爭人皆有相上之心則不相為用誠能下之則皆我所用矣故善用人者為之下四者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屈羣力用天下故可以與天相配而自古無加之者矣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進者有爭心退者無爭意是謂行無行上行字如字下行字言行列也攘無臂攘揎也扔無敵扔引也執無兵兵刃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不爭而勝是吾寶也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抗舉也哀者若哀戚而不以用兵為喜

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用兵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輕進而寧易於退如此則無爭心矣苟無爭心則行於行陣之中若無行陣攘臂而無臂可攘引敵而無敵可引執兵而無兵可執行其無事而兵自勝若輕敵而自矜必至於喪敗以失不爭之寶禍莫大焉矣故舉兵相加則有哀矜之心者勝也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莫世之不能入道言有宗宗者族之總事有君君者民之總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

我者希則我者貴知者希而我貴即不笑不足為道之意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褐懷玉者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此章言知道者少而示以道之主宰謂吾道在日用飲食之間甚易知甚易行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也豈不易哉夫即言是道而言之中有宗焉即事是道而事之中有君焉世人求道於言求道於事而未得其宗君是猶其末也故不能有知而因以不我知然道在目前而不可以意識知之道之所以貴耳則知我者希正我之貴也夫聖人之同於人者猶被褐然其外相同而懷中有玉則其足於己不形於外者是乃所以異於人而人亦莫之見而已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知道而不以為知是為最上不知知病病猶害也不知而强為知是為害道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知此病之為病則可以不入於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病此病之為病唯聖人耳

上言道易知而知道者少夫知固難言之矣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為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為病則無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正以知其為病而以病防之所以不病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威可畏也則大威至大威大威也無狹其所居無者戒之之辭

言不可如此也居廣居也無厭其所生厭塞絕之也生者長生久視之理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能不自厭其生又何厭之有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含德藏明自知也而不表表自見于外言其能晦也自愛不自貴體道絕私自愛也而不切切貪生以自矜言其能虛也故去彼取此

此章因民情之偏而引之於道凡民之動而之死者以其不知畏耳今觀凡兵凡刑凡衽席之上凡飲食之間一切損壽戕生之事皆大可畏者也苟不知畏則禍亂災害之所由起故大威至此必然之理也正以民欲難靖不安于退而務進則求居之廣而反狹今不可自狹其所居也不觀于無而惑于有則求生之久而反厭今不可自厭其所生也苟能不厭則與生俱忘無所慕亦無所苦而生自不厭矣不見聖人文乎反照知道而若不自見致虛自愛而必不自矜惟其無狹厭之端而居自廣生自久耳故曰去彼取此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敢則也勇於不敢則活勇於不敢柔也此兩者或利活利殺為害天之所惡勇敢者人惡之孰知其故世人不知是以聖人之難之聖人知之難於勇敢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自運行不與然而善謀禪討緩也天網恢恢恢恢廣大也疏而不失

此章言天道善應天何言哉言不言而行生自生陰盡陽生暑退不名而自來不名而自來不名不名之至者不名也雖若疏而實密

此章以天道曉人也用其剛強則勇於敢此死之徒也致其柔弱則勇於不敢此生之徒也敢者之害不敢者之利二者甚明惟天好生故勇於敢者以其近殺而惡之矣世人不能知而聖人獨知之所以難之而不敢剛也聖人者以天道為道天之於物也載培傾覆任其自然未嘗與物爭而物莫能違故曰不爭而善勝時行物生非有所命之也而行生不恃故曰不言而善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故曰不名而自來盈虛消息與時迫迫舒徐而無所營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故曰繟然而善謀蓋天道恢恢譬如網然世人見其一目或以為疏不知舉其全而言之則禍善福淫無有漏失者然則天之所惡可不戒歟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匹夫而有捐軀之時不畏死也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民皆知法而獨有奇衺者出於其間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孰敢者謂敢之而不敢不服也常有司殺者殺司殺者天也夫代司殺者殺不當殺而殺則為代司殺者殺之矣是謂代大匠斲匠斲木之代大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矣

此章言刑以坊民當去其泰甚也凡用刑者不過以死懼民而民常有不畏死者矣奈何以死懼之乎若使民安於大道之中樂生畏死然後執其奇衺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則是人自取殺殺之者司殺之天而非我也若不當殺而欲代司殺者殺是猶代大匠斲木矣妄用斧斤豈有不傷其手者乎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取民太重則民貧）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有為過用智術也過用智術則巧于相避）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過于自奉是厚也輕用其身以取死亡是輕死也）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無以生為即忘其身而自有也貴生者自矜其生者也）

此章論生死之道由粗及精而歸於一身也多取則下饑上多事則下亂此必然之勢由至民之過於自愛方以為養生之厚而不知適輕其身輕身則輕死矣聖人惟無以生為則所謂忘吾無身吾有何患也豈不賢於自貴其生者乎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嬰孩之質柔弱）其死也堅強（老大之質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萬物草木之初必柔弱）其死也枯槁（長大則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徒類也）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則自恃）木強則兵（言人共伐之也）強大處下（物之粗者必強大粗者人必下之）柔弱處上（物之精者必柔弱精者人必上之）

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此章以人與萬物草木之生死為喻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凡有形者必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一定之理也故用兵者恃強而驕必以取敗而木之強也人伐之可見堅強之質粗而柔弱之用精也故知道者以強大為下柔弱為上

第七十八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凡張弓者必有高處則抑之有下處則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上一句言弓用二句言天道）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損不足之民奉有餘之君）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法天道以為人道）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處其不欲見賢（不欲見賢於人）

此章言損上益下之道天道惡盈而好謙譬之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故天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使之均平而已天道如此何至於人則不然而獨損不足以奉有餘也惟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故有為與成功皆我之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為之而不恃成功而不處天下享其賢而不知所以奉之者不已至乎而聖人仍不自見其賢凡以法天之道而已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無以易之謂難曲折萬變而無以易水之柔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人非不知而不肯為）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

主垢污穢也以比山惡受之中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不祥妖孽之者納之於柔道之也

正言若反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

此亦言尚柔之用水為至柔而穿突陵谷無堅不攻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惟無以易其柔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而能柔能弱者之少則莫能行也故聖人有言曰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蓋一國之內不能不善惡並出天下之大不能無妖孽雜生王者以柔道受之自然消歸於盡猶之川澤之納污耳夫垢與不祥世人之所惡也而謂王者受之此正言若反之妙也知道者其可忽諸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怨者人之私隙和者強相和也安可以為善和怨非善道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以表財物之信也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之家待其執右契而應之責者取之於人也有德司契司契者無心無德司徹徹強通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至虛惟天豈有所愛而親之惟善人則與之耳

此言大道之無心也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如執左契以待人之自取此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也故司契者自合其合吾無容心是為有德若必欲強通之則無德之司徹非有德之司契矣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亦惟司契而已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國小民寡則俗自淳厚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器材器也其人之材堪為什夫伯夫之長者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重死則畏罪不遠徙則安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不恃力以求勝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結繩者上古之治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相望相聞言其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至老死言其久也

此章蓋老子歎文勝之弊而欲以太古之治救之也謂有道者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之有材而不用重死而不遠遷舟車甲兵置而棄之雖有書契亦無所施結繩足矣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以所居之居為安充然自足樂其俗而不知其他即以鄰國之相望雞犬之相聞其近如此而老死不相往來蓋各足而不相求也如是則淳淳閑閑所謂安平泰者非乎此老子因人心不古而思還醇反樸之俗欲復見之故有味乎言之也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言真實之言美言華采之言善言不辯辯言不善善言純一之言辯言馳騁之言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知道也博博物也聖人

不積虛若谷也既以為人已愈有施其所能以為人既以與人已愈多推其所有以與人天之道利而不害有心利物則害與利俱天行無心但見其利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有為之心則起爭端無為之為爭於何有

老子一書大抵以不爭為主故於終篇以真實喻人而歸以不爭之旨也信則可復不必夸美故信言不美美言則文飾太過而不能信矣善則合理不必騁辯故善言不辯辯言則抑揚太過而不能善矣知常則一不必博通故知者不博博者則馳騖於外未必知道矣聖人之道絕聖棄智洞然四虛是無積也而以至無供萬物之求則為人而愈有與人而愈多此虛不屈動愈出之妙也蓋聖人與天同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故但見有利而無害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此聖人道與天合而不爭之所以為寶歟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朱恩

缺　页

莊子

〔周〕莊周撰
〔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莊子卷一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臣董誥詳校

乾隆御覽之寶

莊子目録

卷一

內篇

逍遥遊　齊物論

卷二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三

大宗師　應帝王

卷四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卷五

天地　天道

天運
卷六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卷七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卷八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卷九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卷十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臣等謹案莊子注十卷晉郭象注象字子玄河南人辟司徒掾稍遷至黄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事跡具晉書本傳劉義慶世説新語曰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别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别本傳流象為人行薄以

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晉書象本傳亦采是文按向秀之注陳振孫稱宋代已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今以釋文所載校之誠不免互有出入然如逍遥遊有蓬之心句釋文郭向並引絶不相同胠篋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句釋文引

二十八字又為之斗斛以量之句釋文引向注十六字郭本皆無是固非全據向書又秋水篇與道大蹇句釋文云蹇向紀輦反使如世說所云秋水至樂二篇未注此句向注何自而來義慶所云亦未必遂為實錄考史稱象受越親委權灼內外素論去之或當時既遭衆惡遂不欲使擅美茲書故造斯言義慶未核而採之晉書又誤因之耶況所稱補注三篇皆詞旨精深與全書毫無同異實出一手又安知非惡象者剽取象書託名向本復出也疑以傳疑固未可概以譚峭化書例矣劉孝標世說注引逍遥遊向郭義各一條今本無之又讓王篇惟注三十八字說劍篇惟注七字似傳寫佚脫既無別本可校今亦姑仍其舊焉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南華真經原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

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崐崘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河南郭象撰

莊子卷一

晉 郭象 註

唐 陸德明 音義

莊子內篇逍遥遊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遥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音義曰內篇內者對外立名說文云篇書也字從竹從扁者草名耳非也逍音銷亦作消遥如字亦作搖遊如字亦作游逍遥遊者篇名義取閒放不拘怡適自得夫音符場直良切稱尺證切當丁浪切分符問切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遥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北冥本亦作溟覓經切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漠無涯也梁簡文帝云窅冥無極故謂之冥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鯤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也崔譔云鯤當為鯨簡文同幾居豈反下同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為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也古以為鳳字夫音符發句之端皆同分符問反下皆同觀古亂反要一遥反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垂天之雲司馬彪云若雲垂天旁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海運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也好呼報反下皆同處昌慮反下同厝七故反本又作措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齊諧戶皆反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志怪記也怪異也水擊崔云將飛舉翼擊水踉蹌也踉音亮蹌七亮反摶徒端反司馬云摶飛而上也一音搏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扶搖徐音遥風名也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飄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上時掌反註同勝音升下同缺喜缺反下同數色主反下同樂音嶽又五孝反

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槍七羊反枋音方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野馬司馬云春月澤中遊氣也崔云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埃音哀崔云天地間氣蓊鬱似塵埃揚也吹如字崔本作炊馮皮冰反本亦作憑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邪也差反助句不定之辭後放此

且夫水

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生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夫音符麏芳服反抭崔本作盃坳於交反又烏了反李又伊九反崔云堂道謂之坳司馬云塗地令平支遁云謂有坳垤形也芥吉邁反徐古邁反一音古黠反李云小草也膠徐李古孝反一音如字崔云膠著地也李云黏也稱尺證反後同濟子細反本又作齊如字之生本亦作主字當丁浪反後皆同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夭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遥也○培音裴重也徐扶抭反又父宰反一音扶北反本或作陪風絶句背負青天一讀以背字屬上句夭於表反司馬云折也閼徐於葛反一音謁司馬云止也李云塞也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遥一也○蜩音條司馬云蟬學鳩如字一音於角反本又作鷽音同本或作鷽音預崔云學請為滑滑鳩名滑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李云鶡鵬也毛詩草木疏云鶡鳩班鳩也簡文云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決向徐喜抉反李呼穴反李顒云疾貌槍七良反司馬李云猶集也崔云著也支遁云槍突也榆徐音踰本名也枋徐音方李云檀木也崔云木也或曰木名控苦貢反司馬云投也又云引也崔云叩也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莽莫浪反或莫郎反蒼七蕩反或如字司馬云莽蒼近郊之色也李云近野也支遁云冢間也崔云草野之色飡七丹反果徐如字又苦火反衆家皆云飽貌舂東容反糧音良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逍遥之大意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遥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知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並注同下年知放此跂丘豉反後同累劣偽反下皆同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

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豪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識夫物未嘗以大故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絶矣夫悲生於累絶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朝菌徐其隕反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終始也崔云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支遁云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簡文云欲生之芝也欲音況物及晦冥也朔旦也惠本亦作蟪同蛄音姑司馬云惠蛄寒蟬也一名蜩螗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蛄螗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秋廣雅云蟪蛄蛁螗也案即楚詞所云寒蟬者也蜩音提螗音蕩又音唐蜩音彫蟪音惠蛄音姑冥本或作榠同蜜李憬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椿丑倫反司馬云木一名樗樗木槿也崔音樗華同李云生江南一云生北戶南此木三萬二千歲為一年彭祖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篯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篯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逸評楚辭天問云彭鏗即彭祖事帝堯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枕晚而唾遠云帝嚳之玄孫特聞如字崔本作待問懸音玄分符問反又方云反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棘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崔云齊諧之徒識冥靈大椿者名也簡文云一曰湯廣大也棘狹小也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翺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髮李云髮猶毛也司馬云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云北方無毛地也案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為髮廣古曠反數色主反下同羊角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上時掌反下同且如字舊子餘反下同斥如字司馬云小澤也本亦作尺崔本同簡文云作尺非鴳於諫反字亦作鷃司馬云鴳鴳省也躍由若反翺五刀反蒿好刀反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知效音智下戶教反行下孟反比毗至反徐扶至反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未能齊故有笑○宋榮子司馬李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猶然笑之崔李云猶笑貌案謂猶以為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審自得也○譽音餘沮慈呂反敗也定乎內外之分內我而外物辯乎榮辱之竟榮己而辱人○之竟居領反斯已矣亦不能復過此○復扶又反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間於世也○數數音朔下同徐所祿反一音桑縷反司馬云猶汲汲也崔云迫促意也簡文所喻反謂計數間音閑

本亦作閑雖然猶有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未樹司馬云樹立也未立至德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泠然輕妙之貌○列子李云鄭人名御寇得風仙乘風而行與鄭穆公同時泠音零旬有五日而後反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已細乎○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李云平旦為朝霞日中為正陽日入為飛泉平為流澤天玄地黃為六氣王逸註楚辭云陰陽氣也經言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沧陰陽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玄地黃之氣是為六氣沆音戶蕩反瀣音下界反支云天地四時之氣辯如字變也崔

本作和惡音烏注同故曰至人無已無已故順物順物而王矣○已音紀注同而王于況反本亦作至神人無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針之鴆反或之林反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堯唐帝也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簡文云陽城槐里人李云字仲武爝本亦作燋音爵郭祖徽反司馬云然也向云人所然火也一云燋火謂小火也字林云爝炬火也子召反燋所以然持火者子約反浸子鴆反灌古亂反天下治直吏反下已治註天下治而治者也既治而治實而治者得以治者音同令力呈反下同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惟感之從汎乎若不

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稷契息列反皆唐虞臣也稷周之始祖名棄契殷之始祖名離力智反應應對之應汎芳劒反非夫音扶下明夫同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鷦子遥反鷯音遼李云鷦鷯小鳥也郭璞云鷦鷯挑雀偃鼠如字李云鼫鼠也說文鼫鼠一曰偃鼠鼫扶問反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乎君絕句一讀至乎字絕句君別讀豁呼活反樂音洛厭於艷反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遥一也○庖鮑交反徐扶交反掌廚人也周禮有庖人職祝之六反傳鬼神辭曰祝樽子存反本亦作尊俎徐側呂反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肩吾李云賢人也司馬云神名連叔李云懷道人也接輿本又作與同音餘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當丁浪反司馬云言語宏大無隱當也怖普布反爾雅云懼也大有音泰徐勑佐反逕徐古定反司馬本作莖庭勑定反李云逕庭謂激過也近附近之近貌音邈又妙紹反簡文云遠也射徐音夜又食亦反李實夜反山名在北海中肌居其反淖郭昌略反又徒學反字林丈卓反蘓林漢書音火也約如字李云淖約柔弱貌司馬云好貌處子在室女也黃屋車蓋以黃為裏一云冕裏黃也璽音徙纓字或作嬰統方物反字或作紼憔在遥反悴在醉反至至者本亦作至足者王徐于況反本亦作至根音銀又五根反本又作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吸許及反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間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澹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凝魚升反疵在斯反病也司馬云毀也一音子爾反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本或作厲狂求匡反李云癡也李又九況反間音閑澹徒暫反怡靜也齊才細反又如字斷丁亂反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聾音古盲者無目如鼓皮也與徐音豫下同亂古亂反聾鹿工反不聞也之聲崔向司馬本此下更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別者不自為假文屢夫知音智註知之同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時女司馬云猶處女也向云時女虛靜柔順和而不喧未嘗求人而為人所求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

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旁礴剛反李鋪剛反字又作磅同礴蒲博反李普各反司馬云旁礴猶混同也蘄徐音祈李云求也弊弊李扶世反徐扶計反簡文云弊弊經營貌司馬本作敝敝應應對之應思息嗣反之人也物莫之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己況溺熱之間哉故全人之不嬰乎禍難非辟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浸子鴆反稽音雞徐李音啓司馬云至也稽音留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舜者世事之名目為堯者非名也故夫堯舜

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垢古口反塵垢猶染污粃本又作秕徐甫姊反又悲矣反糠字亦作康音康粃糠猶煩碎陶徒刀反李移昭反本亦作鋾音同鑄之樹反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

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宋人宋今梁國睢陽縣殷後微子所封資章甫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以冠為貨越今會稽山陰縣斷丁管反李徒短反司馬本作敦云敦斷也四子司馬李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分水徐扶云反郭方聞反案分水出太常今莊生寓言也司馬崔本作篇小自然得名了反郭武駢反李云自然猶悵然喪氣貌反注同冥冥反章音境本亦作境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惠子司馬云姓惠名施為梁相魏王司馬云梁惠王也按魏自河東遷大梁故謂之魏或謂之梁也貽徐音怡郭與志反遺也瓠徐音護種章勇反實五石司馬云實中容五石盛音成剖普口反瓢毗遥反徐扶堯反則瓠戶郭反司馬音護下同落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司馬云瓠布護也落零落也言其形平而淺受水則零落而容也呺本亦作号徐許橋反李云号然虛大貌崔作謷簡文同吾為于偽反捂徐方垢反司馬云擊破也龜手悃悲反徐舉倫反李居危反向云均拆也司馬云文拆如龜文也又云如龜攣縮也洴徐扶經反澼普歷反徐敷歷反郭李恪歷反辟聲絖音曠小爾雅云絮細者謂之絖李云洴澼絖者漂絮於水上絖絮也令力呈反不拘紀于反依字宜作跇紀于求于二反周書云天寒足跇是也坼勑白反漂匹妙反韋昭云以水擊絮為漂說文作敝豐市反又匹例反絮胥慮反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遥也○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百金百斤也數色主反鬻音育司馬云賣也技本或作伎竭彼反說始銳反又如字難乃旦反將子匠反敗必邁反大樽本亦作尊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猶結綴也

案所謂舅舟蓬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土之謂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遥也○樗勑魚反木名擁腫章勇反李云擁腫猶盤瘿中丁仲反下同卷本又作拳同音權徐紀阮反李丘圓反去如字李羌呂反狸力之反徃徐音姓郭音生又音星司馬云狌也狌音由敖反敖徐李五到反支云伺彼怠傲謂承夫間殆也本又作傲同司馬音遨謂伺遨翔之物而食之雞鼠之屬也跳音條辟音避今本多作避下放此機辟毗赤反司馬云罔也罟徐音古斄牛郭呂之反徐李音來又音離司馬云旄牛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謂寂絶無為之地也簡文云莫大也彷薄剛反又音房徨音皇彷徨猶翺翔也崔本作方羊簡文同廣雅云彷徉徙倚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論力頓反李如字惡烏路反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荅焉解體若失其配匹○南郭子綦音其司馬云居南郭因為號隱於靳反馮也机音紀李本作几噓音虛吐氣為噓向云息也嗒本又作荅同吐荅反又都納反注同解體貌喪息浪反下同耦本又作偶五口反匹也對也司馬云耦身也身與神為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冥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一也○顏成子游李云子綦弟子也姓顏名偃謚成字子游何居如字又音姬司馬云猶故也槁枯老反注同冥音寂本亦作寂寞本亦作漠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游常見隱机者而未見若子綦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音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女音汝下皆同本亦作汝籟力帶反夫音扶參初林反差初宜反錯七故反見賢遍反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名○塊苦怪反李苦對反說文同

云俗由字也徐口回反徐李又胡罪反郭又苦猥反司馬云大朴之貌衆家或作大槐班固同淮南子作大昧解者或以為無或以為元氣或以為混成或以為天謬也噫乙戒反注同一音蔭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言風惟無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為聲也○竅苦弔反呺胡刀反徐又許口反又胡到反而獨不聞之翏翏乎長風之聲○翏良救反又六收反長風聲也李本作飂音同又力竹反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畏於鬼反郭烏罪反崔本作崴佳醉癸反徐子唯反郭祖罪反李諸鬼反李顧云畏佳山皐貌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洿者此畧舉衆竅之所似○竅崔本作窾似鼻似口司馬云言風吹竅穴動作或似人鼻或似人口枅音雞又音肩字林云柱上方木也簡文云欂櫨也似圈起權反郭音權杯圈也徐其阮反言如羊豕之闌圈也臼其九反注烏搗反李於花反又烏乖反郭烏蛙反司馬云若注曲污音烏司馬云若污下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謞者咬者此略舉衆竅之聲殊○激經歷反如水激也李古弔反謞音考李虛交反司馬云聲若激喚也李又驅弔反簡文云若箭去之聲司馬云若謼謞聲叱昌實反徐音七司馬云若叱咄聲吸許及反司馬云若噓吸聲也叫古弔反郭古幼反李居耀反司馬云若叫呼聲也謞音豪郭又戶報反司馬云若謞哭聲宎徐於堯反一音杳又於弔反司馬云深者也若深宎然咬於交反或音狡司馬云聲哀切咬咬然又許拜反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唱于如字喁五恭反徐又音愚又五斗反李云于喁聲之相和也泠

風音零李云泠泠小風也和胡卧反下及注皆同觀風鼻遥反又符遥反李敷遥反司馬云疾風也爾雅云回風為飄稱尺證反分反符問反下不出者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厲風司馬云大風向郭云烈風濟子細反向云止也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調音條刁徐都堯反向云調調刁刁皆動搖貌搖如字又羊照反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比毗志反又必履反李扶必反注同復扶又反適丁歷反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重直用反大知閑閑小知閒閒此蓋知之不同知音智下及註同閑閑李云無所容貌簡文云廣博之貌閒閒古閑反有所閒別也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蓋言語之異○炎炎于廉于凡二反又音談李作淡徒濫反李順云同是非也簡文云美盛貌詹詹音占李順云小篇之貌崔本作閻其寐也魂交其覺也

形開此蓋寤寐之異○魂交司馬云精神交錯也覺占孝反形開司馬云目開意悟也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此蓋交接之異○與接為構司馬云人道交接構結驩愛也縵末旦反簡文云寬心也窖古孝反司馬云深也李云穴也案穴地藏穀曰窖簡文云深心也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此蓋恐悸之異○恐曲勇反下及注同惴之瑞反李云小心貌爾雅云懼也縵縵李云齊死生貌悸其季反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此蓋動止之異○機括古活反明徐武耕反郭武病反機弩牙栝箭栝詛側據反盟音殺色界反徐色例反注同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溺奴狄反郭奴徵反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其厭沒於欲老而愈洫有如此者○厭於葉反徐於冉反又於感反緘徐古咸反洫本亦作溢同音逸郭許鴞反又已質反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其利患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近附近之近復陽陽謂生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此蓋性情之異者○樂音洛慹之涉反司馬云不動貌姚郭音遥徐李勑弔反佚音逸態勑代反李又奴戴反樂出虛蒸成菌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自然彌同也○蒸之膺反菌其隕反向云結也上時掌反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萌武耕反已乎

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自生○暮本又作莫音同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而不知其所為使凡物云云皆百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相為于偽反下同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萬物萬情趣舍不同有若真宰使之然也起素真宰之眹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特崔云特辭也朕李除忍反兆也○趣七喻反字或作取舍音捨或音赦下皆放此索所百反可行已信今人行者信已可得行也而不見其形不見所以得行之形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當丁浪反下皆同見賢遍反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賅備也○自外而莫不皆存也○骸戶皆反六藏才浪反案心肺肝脾腎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間之氣地間口鼻之氣三[illegible]藏五形藏[illegible]故[illegible]此云[illegible]腸胃[illegible]焦謂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氣人候耳[illegible]有云神[illegible]神[illegible]有云[illegible]九神[illegible]古來反司馬云備也小爾雅同簡文云兼也吾誰與親親自親[illegible]親直自親存[illegible]女皆說之乎其有私焉皆說之則是有所私[illegible]不說而自[illegible]為而[illegible]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illegible]也○皆音悅注同今本多即作悅字後皆放此如皆有為[illegible]妾乎若皆有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也乃天理[illegible]而不安[illegible]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四支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更音庚其德相為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

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遞音第徐又音第應應對之應錯七索反下同其有真君存焉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其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皂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復扶又反下同譽音餘喪息浪反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言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譬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忘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此眾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終身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illegible]時[illegible]者無[illegible]人[illegible]役[illegible]趣云何也[illegible]夫物情無極知足者能[illegible]復[illegible]彼皆疲[illegible]於身[illegible]身[illegible]者解[illegible]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哀邪[illegible]至[illegible]疲困[illegible]乃結反除李乃協反崔音結[illegible]閒文云疲病困也[illegible]以下同人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其心[illegible]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真宰[illegible]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illegible]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illegible]所以知而自知知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illegible]異至於生不由知知則未有不同

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芒莫剛反又音亡芒芒昧也簡文云芒同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與音豫舍音捨字亦作捨下同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昔至崔云昔夕也向不昔者昨日之謂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理無是非而或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或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強其丈反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各有所說故異於吹○吹如字又叱瑞反崔云吹猶籟也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以為有言邪然未足以有定其未嘗有言邪以為無言邪則據已已有言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鷇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鷇苦豆反李音殼司馬云鳥子欲出者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惡音烏下皆同真偽一本作真詭崔本作真然焉於虔反道惡乎往而不存皆存言

惡乎存而不可皆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當丁浪反後可以意求不復重出見賢遍反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更音庚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覆芳服反下同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是矣無是無非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是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生死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辨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

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為彼所彼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為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復扶又反下同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樞尺朱反樞要也應應對之應前注同後可以意求不復重音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惟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

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得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崔云指百體之一體馬萬物之一物浩戶老反可乎可可於已者即謂之可不可乎不可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無不成也物謂之而然無不然也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崔本此下更有可於可而不可於不可不可於不可而可於可而不可為于偽反下為是皆同莛徐音庭李音挺司馬云屋梁也楹音盈司馬云屋柱也厲如字惡也李音賴司馬云病癩西施司馬云夏姬也案勾踐所獻吳王美女也恢徐苦回反大也郭苦怪反簡文本作弔恑九委反徐九彼反李云戾也憰怪音決李云憰乖也怪異也縱本亦作從將容反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分如字其成也毀也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復扶又反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幾音機盡也下同徐具衣反因

是已達者因而不作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謂之道向郭絕句崔讀謂之道勞云因自然是道之功也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或因所好而自是也○狙公七徐反又緇慮反司馬云狙公典狙官也崔云養猨狙者也李云老狙也廣雅云狙獼猴芧音序徐食汝反李音予司馬云橡子也朝三莫四司馬云朝三升莫四升也好呼報反下文皆同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鈞本又作均崔云鈞陶鈞也是之謂兩行任天下之是非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乃全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擇私玄同彼我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勝音升操七刀反籥羊灼反昭文司馬云古善琴者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辨非己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技策假寐或據梧而瞑○枝策司馬云枝杜也策杖也崔云舉杖以擊節梧音吾司馬云梧琴也崔云琴瑟也知音智瞑亡千反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故載之末年崔云書之於今也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衛終於昧然也○堅白司馬云謂堅石白馬之辨也又云公孫龍有卒緻之法謂之堅白崔同又云或曰設矛伐之說為堅辨白馬之名為白黃音黃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綸音倫崔云琴瑟弦也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

彼不亦妄乎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故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滑古没反司馬云亂也屈求物反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也者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好惡並如字離力智反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俄徐音峩確斯苦角反斯又作澌音賜李思利反今我則已有謂矣謂無是非即復有謂○復扶又反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芥古邁反又音界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大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螔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秋豪如字依字應作毫司馬云兎毫在秋而成王逸任楚辭云銳毛也案毛至秋而耎細故以喻小也大山音泰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為殤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稱尺證反數色主反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夫一無言也而

有言則至三況尋其末數其可窮乎無適焉因是已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夫道未始有封宜然無不在也夫道未始有封崔云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言未始有常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主為是而有畛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為于偽反畛徐之忍反郭李音真謂封域畛陌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各異使也○有左有右崔本作有在宥也便婢面反有倫有義物物有理事事有宜○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有分有辯羣分而類別也○分如字注同別彼列反下皆同有競有爭並逐曰競對辯曰爭○爭爭鬬之爭注同此之謂八德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已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分如字下及注同曰何也聖人懷之以不辯為懷耳聖人無懷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夫大道不稱付之自稱無所稱謂○稱尺證反注同大辯不言已自別也大仁不仁無愛而自存也大廉不嗛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嗛盈○嗛郭欺簟反徐音謙大勇不忮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忮徐之豉反又音豉李之移反害也李云健也道昭而不道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昭音照言辯而不及不能及其自分仁常而不成物無常變而常變必不周廉清而不信激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勇忮而不成忮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園崔音刓徐五丸反司馬云圓也郭音圜幾徐其衣反向方本亦作嚮音同下皆放此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注徐之喻反而不知其所由來至理之來自然無迹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葆光音保崔云若有若無謂之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膾徐古外反胥息徐反華胥國敖徐五高反司馬云宗膾胥敖三國名也崔云宗一也膾二也胥敖三也朝直遙反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處昌慮反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

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重直龍反被皮寄反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解音蟹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齧五結反缺丘悅反王倪徐五稽反李音詣高士傳云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篇云齧缺之師惡音烏下皆同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雖然嘗試言之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魚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夫蛣蜣之知非於轉丸而笑蛣蜣者乃以蘓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庸詎徐本作巨具庶反郭音鉅李云庸用也詎何也猶言何用也服虔云詎猶未也復扶又反蛣丘一反蜣丘良反爾雅云蛣蜣蜋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且吾嘗試問乎女已不知其正故試問女○女音汝注及下同已音紀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此畧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偏死司馬云偏枯死也鰌徐音秋司馬云魚名惴之瑞反慄音栗恂郭音荀徐音峻恐貌崔云戰也班固作朐也猨音猿猴音侯便婢面反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此畧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芻初俱反小爾雅云秆謂之芻秆音古但反豢徐音患又胡滿反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以所食得名也麋音眉薦牋練反司馬云美草也崔云甘草也郭璞云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蝍音即且字或作蛆子徐反李云蝍且蟲名也廣雅云蜈公也爾雅云蒺藜蝍蛆郭璞注云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蒺音疾藜音梨帶如字崔云蛇也司馬云小蛇也蝍蛆好食其眼鴟尺夷反鴉本亦作鴞於加反崔云烏也耆市志反字或作嗜崔本作甘惡烏路反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畧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猵篇面反徐敷面反又敷畏反郭李音偏狙七餘反司馬云狙一名猵牂似猨而狗頭憙與雌猨交也崔云猵狙一名猵牂其雄憙與猨雌為牝牡向云猵狙以猨為雌也猵音葛雌音妻一音如字毛嬙徐在良反司馬云毛嬙古美人一云越王美姬也麗姬力知反下同麗姬晉獻公之嬖以為夫人崔本作西施決喜缺反李云疾貌崔云疾走不顧為決徐古惠反郭音古穴反驟上救反又在遘反好呼報反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惟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樊音煩殽徐戶交反郭作散悉旦反之竟音境今本或作境下放此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

利害乎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解音蟹王倪曰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藝介於胷中也○沍戶故反徐又戶各反李戶格反向曰東也崔云沍猶涸也藝勑邁反又音豸介古邁反又音界若然者乘雲氣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有晝夜而無死生也而遊乎四海之外夫惟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死生無變於已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而況利害之端乎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瞿其俱反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為名崔云名丘簡文云長梧封人也夫子向云瞿鵲之師不就利不違害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不喜求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稱尺正反下放此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而遊崔本作而施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

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效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孟如字徐武黨反或武葬反浪如字徐力蕩反向云孟浪音漫瀾無所趣舍之謂李云猶較畧也崔云不精要之貌行如字又下孟反皇帝本又作黃帝聽勑定反熒音瑩磨之瑩本亦作瑩於迥反向司馬云聽熒疑惑也李云不光明貌崔云小明不大了也向崔本作辯熒女音汝下同大音太徐李勑佐反注同時夜崔云時夜司夜謂雞也彈徒旦反鴞于驕反司馬云小鳩可炙毛詩草木疏云大如班鳩綠色其肉甚美復扶又反下皆同下章注亦準此予嘗為女妄言之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為于偽反女以妄聽之奚若正聽妄言復為大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旁日月挾宇宙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旁薄葬反徐扶葬反司馬云依也崔本作誇挾戶牒反崔本作扶宇宙治救反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說文云舟輿所極覆曰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涽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脗然無被際之謂也○脗本或作膰郭音泯徐武軫反李載粉反無波際之貌司馬云合也向音脣云若兩脣之相合也滑徐古沒反亂也向本作汩音同崔戶八反云括口木也涽徐音昏向云汩昏未定之謂崔本作緡武巾反云繩也衆人役役馳騖於是非之境也聖人愚芚芚然無知而直往之貌○芚徐徒奔反郭參萬歲而一成純純者

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惟大聖無執故芒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怵勑律反糅如救反萬物盡然無物不然而以是相蘊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蘊本亦作緼徐於憤反郭於本反李於問反積也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惑音烏下惡乎皆同說音悅注同背音佩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矣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惡死烏路反注同喪息浪反注同少詩照反焉於虔反下同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至於王所崔云六國時諸侯僭稱王因此謂獻公為王也筐本亦作匡徐起狂反牀徐音床司馬云筐牀安牀也崔云筐方也一云正牀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蘄求也○蘄音祈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樂音洛下同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覺而後知其夢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覺音教下及注皆同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大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竊竊司馬云猶察察也牧乎崔本作跂乎云跂跂強羊貌好哮報反注同惡烏路反丘也與女皆夢也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解音蟹下同予謂女夢亦夢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是以為夢猶未寤也況竊竊然自以為覺哉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弔如字音的至也詭九委反異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解音蟹徐戶解反蛻音帨又始銳反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汝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黮闇貪闇反李云黮闇不明貌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

[illegible]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illegible]是之[illegible]是之信也[illegible]音[illegible]下皆同）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illegible]無[illegible]有[illegible]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既其所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鈞付之[illegible]而平自[illegible]）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彼者自正[illegible]待彼不足以[illegible]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何謂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倪如字崔胡卦反天倪者[illegible]音[illegible]語郭音五[illegible]反李云分也崔云或作音同際也班固曰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辨無辨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曼徐音萬郭武半反衍徐以戰反司馬云曼衍無極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湯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振如字崔云止也又之忍反竟如字極也崔作境）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罔兩景外之微陰也○罔兩向云景之景也崔本作罔浪云有無之狀景映永反又如字本或作影俗也曩徐乃蕩反李云鄉者也無特本或作持崔云特辭也向云無特者行止無常也與音餘）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貴其所以然哉）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吾待蛇蚹蜩翼邪（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蛇蚹音附徐又音敷司馬云謂蛇腹下[illegible]可以行者也[illegible]士女反[illegible]音魚女反蜩音條）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化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胷中何夷之得有哉○喪息浪反）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

蝶也自喻適志與自快得意恍豫而行○胡蝶徐徒協反司馬崔云蛺蝶也○栩徐況羽反喜貌崔本作翩喻李云喻快也與音餘下同崔云與哉不知周也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惡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覺古孝反○蘧徐音渠又其慮反李云有形貌崔作據據引大宗師云據然覺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此之謂物化夫時不輟棹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樂音洛

莊子卷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張五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莊子卷二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乾隆御覽之寶

莊子卷二

晉 郭象 註

唐 陸德明 音義

內篇養生主第三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之主也○音義中養生以此為主也

吾生也有涯 所稟之分各有極也○涯本又作崖魚佳反 而知也無涯 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知音智注下同好呼報反勝升證反復扶又反下皆同臂音旅慊苦簾反足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殆已向云疲困之謂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近附近之近下同悶亡本反又音門遠于萬反 緣督以為經 順中以為常也○緣督以為經李云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郭崔同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養親以適○養羊尚反注同 可以盡年 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

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庖丁崔本作胞同白交反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力可剸毛為于偽反文惠君崔司馬云梁惠王也倚徐於綺反向偃彼反徐又於佇反李音妖踦徐居彼反向魚彼反李云剸也砉然向呼鵠反徐許鵠反李又呼歷反司馬云皮骨相離聲嚮然許丈反郭許亮反本或無然字奏如字崔云聞也騞呼獲反徐許劃反向他亦反又音麥崔云音近獲聲大於砉也中丁仲反下皆同桑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桑即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經首向司馬云咸池樂章也崔云樂章名也或云奏樂名便婢面反解音蟹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譆徐音熙李云歎聲也技其綺反下同好呼報反注同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其理間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但見其理間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闇與理會○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之神遇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官知如字崔云官知謂有所掌在也向音智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而神欲行如字向云放手放意無心而得謂之神欲依乎天理不橫截也批大郤有隙之處因而批之令離○批備結反一音鋪迷反字林云擊也又迷父節二反郤徐去逆反郤音郤崔李云間也處昌慮反令力呈反下同離力智反導大窾節解窾空就導令殊○導音道

注同窾苦管反又苦禾反崔郭司馬云空也向音空解戶買反因其固然刀不妄加技經肯綮之未嘗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綮於微礙也○技本或作猗其綺反徐音技肯徐苦等反說文作肎字林同口乃反云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崔云許叔重曰骨間肉肯肯著也綮苦挺反崔向徐並音啓李烏係反又一音馨司馬云猶結處也綮古代反礙五代反而況大軱乎軱戾大骨也刃也○大軱音孤向云軱戾大骨也崔云槩結骨凸女六反良庖歲更刀割也不中其理間也○良庖司馬云良善也割司馬云以刀割肉故歲歲更作崔云歲一易刀猶堪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刀也○族庖司馬云族離也崔云族衆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也○硎音刑磨石也崔本作形云新所受形也砥音脂又之履反尚書傳云砥細於礪皆磨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交錯聚結為族怵然為戒視為止不復屬目於他物也○為于偽反下皆同行為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謋化百反徐又許百反解音蟹下皆同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逸足容豫自得之謂○提徐徒稽反躊直留反踏直於反善刀而藏之拭刀而弢之也○善刀善猶拭也拭音式弢他刀反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

之言得養生焉以刃可養故知生亦可養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刖之名○公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司馬云宋人也簡文云官名惡音烏介音戒一音兀司馬云刖也向郭云偏刖也崔本作兀又作趼云斷足也刖音月又五刮反天與其人與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天與其人與並音餘又皆如字司馬云為天命為人事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偏刖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其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獨司馬云一足曰獨知音智下之知同人之貌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所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蘄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啄陟角反蘄音祈求也樊中音煩李云藩也所以籠雉也向郭同崔以為圈中也處昌慮反神雖王不善也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玉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王于況反注同長丁亮反又直良反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人弔亦弔人號亦號○老聃吐藍反司馬云老子也失本又作佚各依字讀亦皆音逸號戶羔反注同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倚於綺反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

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幽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別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錯七路反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縣音玄解音蟹注同崔云以生為縣以死為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指窮於為薪如字絕句為猶前也傳直專反注同也傳者相傳繼續也崔云薪火爝火也傳延也中丁仲反不知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惟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苟其累也○音義曰此人間見事世所常行者也離力智反苟胡我反又音何累力偽反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顏回孔子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衛君司馬云衛莊公蒯聵也案左傳衛莊公以魯哀十五年冬始入國時顏回已死不得為莊公蓋是出公輒也行下孟反獨崔云自專也向云與人異也輕用其國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蹇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而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輕用之於死也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量音亮李力章反蕉似遥反徐在堯反向云草芥也崔云芟刈也其澤如見芟夷言野無青草數所主反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其道不足以救彼患治直吏反醫於其反思其則絕句崔李云則法也瘳丑由反李云愈也譆音熙又於其反夫道不欲雜宜正得其人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

至於暴人之所行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惟外其知以養眞寄妙當於羣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思息嗣反遠于萬反重意記大學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禁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知音智下及注同為于偽反爭善此及下爭名二字依字讀復扶又反下皆同禁跖之石反禁夏王也跖盜跖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札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札徐於八反又側列反李云折也崔云夭也亦作軋崔又云或作禮相賓禮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案劒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矼徐古江反崔音控簡文云慤實貌彊其兩反注同惡有烏路反下惡不肖反注同崔本有作育云責也鮮息淺反治直吏反迕音誤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反害之○菑音災下皆同若殆為人菑夫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夫音符肖音笑徐蘇叫反似也惡用音烏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汝惟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惟郭如字一音唯癸反詔絕句詔告也言也崔本作詔音顯云逆擊曰詔王公必將乘人絕句而鬬其捷在接反崔讀若唯無詔王公絕句必將乘人而鬬絕句捷作接其接引續也而目將熒之其言辯捷使人眼眩○熒戶扃反向崔本作營音熒眩玄適反而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且釋己以從彼也○容將形之謂擎跽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未信而諫雖厚為害且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居下而任上之憂比干非其事也○關龍逄夏桀之賢臣王子比干殷紂之叔父下遐稼反傴紆甫反拊徐向音撫李云傴拊謂憐愛之也崔云猶呴呴謂養也拂符弗反崔云違也又芳弗反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擠徐子計反又子禮反司馬云毒也一云陷也方言云滅也簡文云排也好呼報反令力呈反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

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叢才公反扈音戶司馬云國名在始平郿案即今京兆鄠縣也虛厲如字又音墟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為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語魚豫反下同勉而一言遜而不二也則可乎曰惡惡可言未可也○惡惡皆音烏下同夫以陽為充孔揚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常人之所不違莫之敢逆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挫子臥反從七容反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言乃少多無回降之勝也將執而不化故守其本意也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訾向徐音紫崔云毀也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顏回更說此三條也○上時掌反下同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

於人也○斲音祈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擎徐其驚反跽徐其里反說文云長跪也拳音權疵才斯反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成於今而比於古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是常教有諷責之旨○謫直革反諷非鳳反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大音泰徐勑佐反崔本作太諜徐徒叶反向吐頰反李云安也崔云間諜也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罪則無矣化則未也猶師心者也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挾戶牒反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夫用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曰齊本亦作齋同則皆反下同易以豉反後皆同向崔云輕易也易之者暝人不宜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暝徐胡老反向云暝天自然也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

齊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任獨也○茹徐音汝食也葷徐許云反數色主反去起呂反下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使心齊故有其身○未始得使絕句崔讀至實字絕句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齊之使則無其身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入則鳴不入則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人能耳不強應也○強其丈反無門無毒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之于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毒如字李安也崔云間諜也也崔本作爭每云翕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無也○而寓崔本作如字則幾矣理盡於斯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無絕句向崔皆以無字屬下句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粗音麁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

也○知知上音智下如字下句同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虛室而純白獨生矣○闋徐苦穴反司馬云空也虛室生白崔云白者日光所照也司馬云室比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吉祥止止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騖不息也故外敵來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聞而自然得者心知一而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一聞之累乎○徇辭俊反徐辭倫反李云使也知音智注同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言物無責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出之所

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謂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知之自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紐徐女酒反崔云系而行之曰紐簡文云紐本也戲本又作羲亦作犧同許宜反即大皞三皇之始也几蘧其居反向云古之帝王也李云上古帝王散惫旦反李云故也崔云德不及聖王為散聰本作聽喪息浪反及反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所求也葉音攝子高楚大夫為葉縣尹僭稱公姓沈名諸梁字子高將使所吏反下待使及注同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懍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夫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為懽者耳此仲尼之所嘗告諸梁也懍音栗李云懼也語魚據反下同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夫以成為懽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患雖去然喜懼氣於胷中固已結冰炭於胸矣○藏才浪反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成敗若彼而莫足以患心者惟有德者乎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偷薄也○執衆家本並然簡文作熱粗音麤又才古反臧作郎反善也絕句一音才郎反句至爨字爨七亂反清七性反宇宜從氵從冫者假借也清涼也之人言爨火為食而不思清涼明火微而食宜偷薄饌士戀反令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所饌偷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為○與音餘下慎與同內熱內云食美食者必內熱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惟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也○恐丘勇反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不可解也○任而林反又而鴆反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

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是之謂大戒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樂音洛注下同施如字崔以豉反云移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其身哉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惡烏路反下皆同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復扶又反下注同遠則必忠之以言遠以言傳意也○傳丈專反下文並注同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怒如字注同本又作怒下同易以豉反下文注皆同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凡溢之類妄嫌非彼言以傳者妄作妄則其信之也莫莫然疑之莫則傳言者殃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要一遥反近附近之近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本共好戲好呼報反常卒乎陰欲勝情至潛興害彼泰至則多奇巧不復循理○大至音泰本亦作泰徐敕佐反下同巧如字又苦孝反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尊卑有別旅酬有次○治直吏反別彼列反常卒乎亂湛酒淫液也○湛直林反又荅南反酒面善反液以隻反泰至則多奇樂淫流縱橫無所不至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喪息浪反注下同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偏音篇崔本作諞音辯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疵疵以相對之○氣息並如字向本作諰器云諰馬氏音息器氣也崔本作諰簪云喘息簪不調也又作葦字茀徐符弗反郭敷末反李音佛崔音勃厲如字李音賴蹴子六反疵疵疵士賣反又音詣本又作疵音尤疵士賣反又齊計反上若作疵此則才知反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

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核幸格反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也○齊如字又才計反故法言曰無遷令傳彼實也無勸成任其自成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遷令勸成殆事此事之危殆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惡成不及改彼之所惡而勸彊成之則悔敗尋至○惡烏路反彊其丈反下欲彊同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寄物以為意也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何作為報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為齊作意於其間哉○為為上如字下于偽反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直為致命最易所以喜怒施心故難也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己縱其無度則亂邦○顏闔胡臘反向崔本作盧魯之賢人隱者衛靈公左傳云名元大子音泰司馬云蒯聵也蘧其居反伯玉名瑗衛大夫天殺如字謂和天殺物也徐所列反無方李云方道也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其知音智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女音汝下同覆芳服反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

乖逆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撲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蹶徐其月反郭音厥李舉衛反撲莫胡反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孽彦列反惡烏路反悶音門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嬰兒李云喻無意也崔云喻驕遊也町徒頂反畦戶圭反李云町畦畔埒也無畔埒無成儀也崔云喻守節崔司馬云不顧法也無疵似移反病也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螳蜋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螳蜋之怒臂也○勝音升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為于偽反下同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分如字時其饑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

故其殺者逆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盛矢音成下及注同矢或作屎同蜄徐市軫反蛤類如弔反適有蚤虻僕緣僕僕然羣著馬○蚤音文本或作蝨同虻孟庚反僕緣普木反徐敷木反向云僕僕然蚤虻緣馬稠概之貌崔音如字云僕御著直略反而拊之不時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拊李音撫又音付一音附崔本作府音拊則缺銜毀首碎胷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率跡律反本或作卒七忽反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曲轅音袁司馬云曲轅曲道也崔云道名櫟力狄反李云木名一云采也蔽牛必世反李云牛住其旁而不見絜向徐戶結反徐又虎結反約束也百圍李云徑尺為圍蓋十丈也十仞小爾雅云四尺曰仞崔本作十仞或云八尺曰仞旁十數所具反崔云旁旁枝也觀古奐反又音官匠伯伯匠石字也崔本亦作石輟丁劣反厭於艷反又於瞻反散悉但反徐悉旦反下同速如字向崔本作數向所祿反下同腐扶甫反液音亦掩亡言反向李莫干反郭武半反司馬云液津液也掩謂脂出掩掩然也崔云黑液出也蠹丁故反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凡可用之木為文木○見胡薦反女音汝惡音烏下同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自用傷○柤側加反橘均必反柚由救反徐以救反蓏徐力果反泄徐思列反崔云泄洩同苦如字崔本作枯掊普口反徐方垢反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數有瞬睨已者惟今匠石明之耳○幾音祈又音機下同數音朔瞬普係反睨五係反為予大用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若有用久見代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而幾死之絕句向同一讀連下散人為句崔同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覺古孝反診徐直信反司馬向云診占夢也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言此木乃以社

為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詬李云呼豆反徐音垢屬如字司馬云詬辱也屬病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本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幾音機或音祈翦乎子淺反崔本作前于近附近之近下同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彼以無保為保而衆以有保為保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為而羣才自用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譽音餘注同長丁兩反泊步各反與音豫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其枝所陰可以隱芘千乘○南伯李云即南郭也伯長也商之丘司馬云今梁國睢陽縣是也乘繩證反隱崔云傷於熱也芘本亦作庇徐甫至反又悲位反崔本作比云芘也藾音賴崔本作賴向云蔭也可以蔭芘千乘也李同陰於鴆反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夫音符仰而向崔本作從而拳本亦作卷音權軸直竹反解李云如衣軸之直解也咶食紙反嗅崔云齅許救反狂酲音呈李云狂如酲也病酒曰酲為之于偽反下為之皆同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

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楠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有材者未能無惜也○荊氏司馬云地名也一曰里名宜楸柏桑崔云荊氏之地宜此三木李云三木文木也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上時掌反狙七餘反猴音侯杙以職反又羊植反郭具羊反司馬作扒音八李云欲以栖戲狙猴也崔本作拔音跋云枷也三圍崔云圍環八尺為一圍麗如字又音禮司馬云小船也又屋檻也楠本亦作擅傍薄剛反崔云楠傍棺也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謂之楠傍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巫祝解除弃此三者必妙選騂具然後敢用○解徐古賣反又佳買反注同向古邂反顙息黨反司馬云顙也亢司馬云高也顙折故鼻高崔云仰也痔徐直里反司馬隱創也適河司馬云謂沈人於河祭也○騂恤營反此皆巫祝以知之矣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

臂於其間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支離疏司馬云形體支離不全貌疏其名也顱以之反頂如字本作項亦如字司馬云言脊曲項縮也淮南曰脊管高於頂也會古外反徐古活反向音活撮子外反向徐子活反崔云會撮項推也指天司馬云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高低故髻指天也向云兩肩竦而上會撮然也管崔本作筦在上李云管腧也五藏之腧皆在上也髀本又作脾同音陛徐又甫婢反崔云僂人腹在髀裏也脅許劫反司馬云脊曲髀髀故與脅並也挫徐子卧反郭租禾反崔云案也鍼執金反司馬云挫鍼縫衣也鄉佳賣反司馬云浣衣也向同崔作鮮音錢鮚徐音胡李云食也崔云字或作互或作鈷鼓筴初草反徐又音頓司馬云鼓鼓也小箕曰筴崔云鼓筴揲蓍鑽龜也播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數精司馬云簡米曰精崔云播精卜卦占兆也鼓筴播精言賣卜食音嗣攘如羊反臂于其間如字司馬云間裏也崔本作攘臂於其開云開門中也匿女力反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作役故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役則不與賜則受之○三鍾司馬云斛斛四斗曰鍾與音張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才與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篋然不足覺故曰何如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趣當盡臨時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

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為于偽反治直吏反下同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僅音覲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足能行而致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知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易以豉反下同知音智惡烏路反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緇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知避舊本作寘云置也勝音升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己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畫音獲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迷陽司馬云迷陽伏陽也言詐狂吾行郤曲無傷吾足曲成其行各自足矣○郤曲去逆反字書作匼廣雅云匼曲也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

用也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恍然不覺妙之在身也○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煎子然反司馬云木生斧柄還自伐膏起火還自消崔云山有木故火焚也恍亡本反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音義曰崔云此遺形弃知以德實之驗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弟子多少敵孔子○兀五忽反又音界李云刖足曰兀案篆書兀今字相似王駘音臺徐又音殆人姓名也從如字李才用反下同相若若如也弟子如夫子多少也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

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各自得而足也○常季或云孔子弟子立不坐教不議司馬云立不教授坐不議論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怪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藏才浪反下同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丘也直後而未往耳李云自在衆人後未得往師之耳遠于萬反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人雖曰變然死生之變變之大也○王于況反李云勝也崔云君長也其與庸亦遠矣與凡庸異也崔云庸常人也而不得與之變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斯順之也○覆芳服反墜本又作隊直類反李云天地猶不能變已況生死也審乎無假明性命之固當而不與物遷任物之自遷命物之化以化為命而無怪迂○迂五故反本亦作遇下同而守其宗也不離至當之極○離力智反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肝膽丁覽反惡烏路反下皆同背音佩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雖所美不同而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奚所

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己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於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非我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慴○中知音智慴之涉反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亡其宜也而遊心乎德之和都亡宜故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

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弟其心也○喪息浪反下及注同說始銳反又音悅脫屣九具反本亦作屣所買反斷丁管反能忘知而自存○為于偽反得其心以其心嫌未能遺心而自得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最徂會反徐采會反下注同司馬云聚也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己○鑑古暫反流水崔本作沫水云沫或作流惟止能止衆止動而為之則不能居衆物之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衆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惟松柏上首則惟有聖人故凡不[illegible]於松柏人各[illegible]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幸自能正生[illegible]為正以之人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旅之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非能遺名而無不任○保始之徵李云成也如此可保成也九軍崔李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為九軍也簡文云兵書以攻九天叔九地故謂之九軍要一遥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冥然無不體也直寓

六骸所謂逆旅○六骸崔云手足首身也象耳目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且如字徐子余反下同假人古雅反借也徐音遐讀連上句人字向下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其恬漠故全也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蓋與刖者並行○申徒嘉李云申徒氏嘉名無人離篇作瞀人刖音月又五刮反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使謂足以明其不遜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處昌慮反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說音悅注同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若是形殘猶與堯爭善計

不亦過乎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不足以自反邪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骸之過○爭美如字中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多自陳其過狀以己為不當亡者衆也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默然為過自以為應死者少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惟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知如字又音智羿音詣徐胡係反善射人唐夏有之一云有窮之君篡夏者也彀音遘張弓也中如字央於良反又於倉反中地丁仲反下不中注中地中與不中同單音善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皆不知命而不斯笑我怫然而怒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也○怫扶弗反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為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遣累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忘形故也○吾介本又作兀兩通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索色百反注同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蹙子六反稱如字舉也又尺證反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頻也○叔山無趾音止李云叔山字無足趾踵朱勇反向郭云頻也崔云無趾故踵行見賢遍反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子不謹前絕句一讀以謹字絕句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別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去其不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去羌呂反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為于偽反下不為而為皆同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全德者生使忘生○行下孟反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

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怪其方復學於老聃○語魚據反賓賓司馬云恭貌張云猶賢賢也崔云有所親疎也簡文云好名貌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已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已之桎梏○蘄音祈諔尺叔反詭九委反李云諔詭奇異也幻滑辨反亦作匄桎之實反郭眞一反木在足也梏古毒反木在手也為已于偽反下者為人同舍音捨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欲以直理冥之異其無迹○貫古亂反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響許丈反本又作向下同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惡醜也○惡人惡貌醜駘音臺徐又音殆它徒何反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

乎人之死明物不由權勢而往和戶卧反下同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明非求食而往又以惡駭天下明不以形美故往○駭胡皆反崔本作駭和而不唱非招而致之知不出乎四域不役思於分外思息嗣反且而雌雄合乎前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林藪雌雄合乎前李云禽獸屬也行戶剛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委之以國政期音基傳丈專反悶然而後應寵辱不足以驚其神悶音門李云不覺貌崔云有頃之間也應應對之應汜而若辭人辭亦辭○汜浮紀反不係也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食乳也○醜李云醜慙也崔云愧也幾居豈反樂音洛嘗使於楚矣使音所吏反本亦作遊又豈云嘗於楚矣犯本又作豚徒門反食音飲邑錦反注同舊如字簡文同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眴本亦作瞬音舜

司馬云驚貌崔云目動也謂死母目動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形者才德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翣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翣將安施○翣資所甲反扇也武士所造宋均云武飾也李資送也崔本作翣扶音坎謂先人墳墓也刖者之屨無為愛之所愛屨者為足故耳○為足于偽反皆無其本矣翣屨者以足武為本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恐傷其形○復使扶又反章末注同崔本作不得復使入云不復入直也形全猶足以為爾採擇嬪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無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好呼報反而況全德之人乎德全而物愛之宜矣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為弗能違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而自當矣譽音餘日夜相代乎前夫命始者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故不足以滑和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滑音骨淡徒蓋反不可入於靈府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兌徒外反李云悅也閒音閑使日夜無郤泯然常任之○郤去逆反李云閑也而與物為春羣生之所賴也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順四時而俱化○司馬云接至道而和氣在心也李云接萬物而施生順四時而俱作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其可以為法也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保其明外無情為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為于為反德者成和之脩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離力智反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聞德元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閔子孔子弟子閔子騫也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甕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

其脰肩肩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閩音因郭烏年反跂音企郭其逆反支離無脤徐市軫反音脣司馬云闉曲跂企也閩跂支離言脚常曲行體不正卷縮也無脤名也崔云闉跂偃者也支離偃者也脤脣同簡文云跂行也脤臀也說衛始銳反又如字下說齊桓同說之音悅下說之同脰音豆頸也肩胡田反又胡恩反李云羸小貌崔云猶玄玄也簡文云直貌甕烏送反郭於寵反甕烏葬反郭於兩反李云甕甕大癭貌崔同大癭一領反說文云瘤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生則愛之死則弃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故聖人有所遊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知音智下同孽魚列反司馬云智慧生妖孽約為膠司馬云約束而後有如膠漆崔云約誓所以為膠固德為接司馬云散德以接物也工為商司馬云工巧而商貴起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惡音烏下同斲陟角反喪息浪反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言自然而稟之○鬻音育養也食音嗣亦如字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食如字又音嗣沈思息嗣反亦如字雖

乃旦反有人之形視其形貌若人無人之情掘若槁木之枝○掘其勿反槁苦老反有人之形故羣於人類聚羣分自然之道○分如字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故付之於物也耿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貌若人○耿亡小反簡文云陋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謷五羔反徐五報反簡文云故也今取遨遊義也獨成其天如字崔本天字作大云類同於人所以為小情合於天所以為大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直賢聖遠絕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難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惡音烏下惡得同吠扶廢反分如字操七刀反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解音蟹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以是非為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止於當也惠

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好惡呼報反下烏路反注同祇音支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倚於綺反槁苦老反梧音吾瞑音眠崔云據琴而睡也垂臂反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情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選宣轉反舊思緩反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張五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莊子卷三　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莊子卷三

晉　郭象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音義曰崔云忘生當大宗此法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天而生向崔本作失而生得尺證反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

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鬨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喪息浪反下皆同好呼報反下同強其兩反雖然有患雖知盛未若遺知而天之無患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夫知者未能無可無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有待則無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我生有崖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過與不過非人為也皆自然耳○詎徐其庶反治直吏反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有眞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眞而不可亂也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衆不雄成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謀士微心直前而尊士自合非謀慕以致之○慕沒乎反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眞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熟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眞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過哉○慄音栗濡而朱反假更百反至也遠于萬反槩古愛反古之眞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無憂當所遇而安也○覺古孝反其食不甘理當食耳其息深深眞

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深深李云內息之貌踵章勇反王穆夜云起息於踵遍體而深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氣不平暢○喉向云喘悸之息以喉為節言情欲奔競所致嗌音益郭音厄厄咽喉也哇蕙媧反徐胡卦反又音絓崔一音於佳反結也言咽喉之氣結礙不通也簡文云哇哳也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耆市志反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與化為體○說音悅惡烏路反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秦默而任之○訢音欣又音祈距本又作拒音巨李云欣出則營生距入則惡死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脩然音蕭本又作儵徐音叔郭與久反李音悠向云脩然自然無心而自爾之謂郭崔云往來不難之貌司馬云儵疾貌李同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也○復扶又反下非復同也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忘而復之復之不由於識乃至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捐徐以全反郭作拼一入反崔云或作揖所以行舟也背音佩若然者其心志所居而安為志其容寂雖行而無傷於靜○寂寂本亦作寥崔本作宗其顙頯顙大朴之貌○顙息黨反崔云頯也頯徐去軌反郭苦對反李音垝一音逵揆也王云質朴無飾也向本作題云題然大朴貌廣雅云題大也五罪反凄然似秋殺物非為威也○凄七西反煖然似春

生物非為仁也○晚音暄徐況晚反喜怒通四時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亡國而不失人心崔云亡敵國而得其人心故樂通物非聖人也夫聖人無樂也直其之宜而物自通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任理而自存天時非賢也時之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行名失己非士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應應對之應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斯皆舍己殉人徇彼傷我也○狐不偕司馬云古賢人也務光皇甫謐云黃帝時人其長七寸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他徒何反申徒狄殷時人負石自沈於河崔本石自沈於河崔本司徒狄舍音捨下同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若不足而不承冲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承如字李云迎也又音拯上時掌反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常遊於倜而非固守○與如字又音豫同云疑貌觚音孤王云觚特立不倚也崔云觚稜也與乎其虛而不華也曠然無懷乃至於邴邴乎其似喜乎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邴邴徐音丙郭甫杏反向云喜貌崔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崔千罪反徐息罪反郭且雷反向云動貌簡文云明貌滀乎進我色也不以物傷己也○滀本又作傷勑六反司馬云色惟簡文云速貌起貌王云富有德充也簡文云聚也與乎止我德也無所趨也厲乎其似世乎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厲如字崔本作廣云苞羅者廣也警乎其未可制也高放而自得○警五羔反徐五到反司馬云志遠貌王云高邁於俗也連乎其似好閒也緜邈深遠莫見其門○連如字李云連緜長貌崔云蹇連也音輦好呼報反下同悗乎忘其言也悗不識不知而入機自發故悗然也○悗忘本反字或作免李云無匹貌王云廣忘也崔云婉順也以刑為體刑者治之體非我為○治直吏反以禮為翼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以知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任治之自殺○綽昌略反崔本作淖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旬受不可逆之流也大小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晻然無情稟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真為我任時世之知真必然之事付之下而已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

足者至於丘也江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畢德之自備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而人其以為勤行者也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已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紐身恍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迹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閒音閑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甚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其一與天為徒無有而不一者天也其不一與人為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

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安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旦如字崔本作靼音怛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卓中學反惡烏路反竟音境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真君命而已哉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涸戶各反郭戶格反爾雅云竭也呴況于況付二反濡本又作需音儒或一皆如戍反沫音末忘音亡下同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非桀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貴死生自變化為一順彼故好惡與彼無二也○譽音餘注同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夫形生者死皆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躋疲本始非我我奚惜哉○塊苦怪反又苦對反徐胡罪反佚音逸故善吾生者乃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等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聚固逃之極然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壑火各反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夫無力之力其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超新負山嶽以含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日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又一背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其之覺不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揭其列其謁二反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大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載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

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索所百反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未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樂音洛下及注同其為樂可勝計邪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亦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勝音升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故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拯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不善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效

帥人也○善妖崔本作彼同古卯反本又作夭於表反簡文於橋反云異也少詩照反否音鄙本亦作鄙粹雖遂反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立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故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傳直專反注同可得而不可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人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老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大音泰之先一本作先之在本同先天悉薦反長丁丈反稀尺證反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

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木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擺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生之雖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己為也而為之則傷其自生也○稀韋氏許豈反郭諸伊反李音豕司馬云上古帝王名望徐苦結反郭苦保反司馬云要也得天地要也崔云成也伏戲音羲崔本作伏戲氏炁氣母司馬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崔云取元氣之本維斗李云北斗所以為天之綱維終古久也鄭古崔云終古久也鄭元注周禮云終古猶言常也忒它得反差也崔本作代泯坏徐扶眉反郭孚杯反崔作邳司馬云壞坏神名人

面獸形淮南作欽賁呬崟崟或作岷同音昆下力門反崟崟山名馮夷司馬云清泠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溺於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大川河也崔本作泰川肩吾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大山泰又如字黃帝崔云得道而上天也顓音專頊許玉反玄宮李云顓頊帝高陽氏玄宮北方宮也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禺強音虞郭語龍反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崔云大荒經曰北海之神名曰禺彊靈龜為之使歸藏曰昔穆王子筮卦於禺強禺強黑身手足乘兩龍郭璞以為水神人面鳥身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禺京是黃帝之孫也四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豹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水之涯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司馬云宛名崔云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彭祖解見逍遙篇崔云壽七百歲或以為仙不死相息亮反武丁至列星司馬云傳說殷相也武丁殷王高宗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曰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角乃列宿今尾上有傳說星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遊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凡二十二字抵其勿反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故氣色全也○葵李云葵當作綦聲之誤也偊徐音禹李音矩一云是婦人也長丁丈反孺本亦作孺如喻反李云弱子也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外猶遺也○惡惡並音烏下烏乎同卜梁倚魚綺反又其綺反李云卜梁姓倚名易以豉反參音三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

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都遺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朝如字李除遙反下同徹如字郭司馬云朝旦也徹達妙之道李云夫能洞照不崇朝而達徹也忘鳥路反下同喚喚活反

朝徹而後能見獨

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與獨俱往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夫條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條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

任其自將故無不將○殺生者不死崔云除其營生為殺生生者不生李云矜生者不生也崔云常營其生為生生

無不迎也

任其自迎故無不迎

無不毀也

任其自毀故無不毀

無不成也

任其自成故無不成

其名為攖寧

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攖郭音縈徐於營反李於盈反崔云有所繫著也

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

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矣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

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副墨李云可以副貳玄墨也崔云此以下皆古人姓名或寓之耳無其人洛誦李云誦通也苞洛無所不通也聶明音占李云神明洞徹也聶許徐乃攝反李云許與也攝而得之無所施與也需役徐音須李音儒云儒弱為役也王云需待也役事也於音烏又如字誠徐烏侯反李音于反云謳煦也敎化之觀王云謳歌謠也玄冥李云強名曰玄視之冥然向郭云所名無而非無也玄冥聞之參寥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求玄之又玄也○參七南反寥徐力彫反李云參高也高邈寥曠不可名也參寥聞之疑始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疑始李云又疑無是始則始非無名也從七胡反重直龍反下同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沴陵亂也○子犁崔云淮南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傴僂子與本又作與音餘犁禮兮反尻苦羔反偉韋鬼反向云美也崔云自此至鑑干并皆子祀自說病狀也拘拘郭音駒司馬云體拘拘也王云不伸也僂徐力主反頂本亦作項崔本作鉤音頂句俱對反徐古侯反贅徐之說反指天李云句贅項柱也其形似贅古其上向也沴音麗徐又待賴反郭如結反云陵亂也李同崔本作洗云滯也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為患○閒音閑崔以其心屬上句跰躠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大任自然之變者無甚也與物嗟耳○跰躠步田反下悉田反崔本作逸解司馬云病不能行故跰躠也鑑古銜反曰嗟乎崔云此子與解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女惡音汝下同下為路反亡如字絕句予何惡為路反下及注同一音如字讀則逸亡字為句浸子鴞反向云漸也以求時夜一本無求字彈徒旦反鴞戶嬌反炙章夜反且夫得者時也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失者順也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則來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縣所不解則無所而解也○樂音洛縣音玄解音蟹下及注同向云縣解無所係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夫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恩之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為怛之也○喘喘川兗反又尺軟反崔本作

惕惕瑕如字徐音患李云繞也此昌失反怛丁達反崔本作䙝音怛槃怛驚也鄭衆注周禮考工記不能譬怛是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倚於綺反鼠肝向云委棄土壤而已王云取微茂至賤解亦作賜在本同翅徐詩知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則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彼近如字悍本亦作捍胡旦反又音旱說文云悍抵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理常俱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且如字徐子餘反鏌音莫鋣以唯反鏌鋣翻名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爐劣奴反惡音烏解如字下同成然寐蘧然覺寐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成然如字崔同李云繞也此昌失反怛丁達反崔本作䙝音怛槃怛驚也鄭衆注周禮考工記不能譬怛怛瑕如字徐音患李云成也此昌失反怛丁達反崔本作䙝音怛槃怛驚也鄭衆注周禮考工記不能譬怛

蘧然驚解之貌本或作戌音恤簡文云當作滅本又作駭然蘧然李音擧崔本作據又其據反蘧然有形之貌覺古孝反向崔本此下更有蘧然汗出一句云無係則津液通也崔云榮衛和通不以化為懼也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夫體天地冥而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衣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內外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也○與如字崔云猶親也或一音豫相為如字或一音于偽反愛為于偽反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無所不任○撓徐而少反郭許堯反挑徐徒了反郭李徒堯反又作兆李云撓挑猶宛轉也宛轉玄曠之中簡文云循環之名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無所窮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人哭亦哭俗內之達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莫然如字崔云定也有間如字崔李云頃也本亦作為間編曲必連反字林布千反郭父珍反史記甫連反李云曲蘧薄和胡卧反猶崔本作獨猗於宜反崔云解也柔音洛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

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惡音烏下同稱尺證反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至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私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景也是故超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生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

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宏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無以命之崔李云命名也淡徒暫反離力知反下同應應對之應下同數所主反坦徒但反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女音汝下同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皆冥之故無二彼以生為附贅縣疣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縣音玄注同疣音尤以死為決疣潰癰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決徐古穴反疣胡玩反潰胡對反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而冥往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故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覆芳服反倪本或作涴同音崖徐音詣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芒然莫剛反李云無係之貌彷薄剛反徨音皇塵垢如字崔本作塚均云塚音墟均垢同齊人以風塵為逢塚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簡工

內反說文蒼頡篇並云亂也剋古亂反示也注同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群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款者也雖然吾與汝共之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外意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其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為

也○迮七報反詣也下同沈本亦作地崔同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忘音亡下同子貢曰敢問畸人問向之所知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在也○畸人居宜反司馬云不耦也不耦於人謂闕於禮教也李其宜反言奇異也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侔音謀司馬云等也亦從也故曰天之小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孟孫才李云三桓後才其名也崔云才或作牛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應應對之應唯簡之而不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繫意而付之自化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所遇而安若化為物不違化也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

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適就而與化俱生也○惡音烏下同焉於虔反下皆同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恐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覺古孝反注下皆同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駭形如字崔作咳云有嬰兒之形有旦宅而無情死似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旦宅並如字王云旦慕改易宅是神居也李本作怛上丹末反下陟嫁反云驚怛之貌崔本作怛怛宅鞑怛也孟孫才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道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乃崔本作惡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道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庸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詎其庶反下章同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言無往而不自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變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造七報反注同獻笑向云獻善也王云章也意有適章於笑故曰獻笑排皮皆反樂音洛下同安排而去化乃入於

寥天一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其故歌哭不同○寥本亦作廖力彫反李良救反天一崔本作造敵不及笑獻哭不及整妻排而進化不及耿耿不及雄漂淪雄漂淪不及算筵算筵乃入於寥天一上時掌反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濟之謂○意而子李云賢士也資給也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軹之是反郭之恩反崔云軹辭也李云是也黥其京反劓魚器反李云毀道德以為仁義不似黥乎破玄同以為是非不似劓乎遙蕩王云縱散也恣七洛反又如字睢郭李云許雄反徐許弄反李王皆云恣睢自得貌寢扶又反下同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不敢復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藩甫煩反李音煩司馬向皆云崖也崔云域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離朱之明而眩惑於五色者眩惑亦目病也故此之三人皆聞道而後以道云為之累○盲本又作眇眇崔本作目云目或作刑刑黥劓也與音豫下同好如字又呼報反黼音甫黻音弗郭璞古亂反無莊據梁司馬云皆人名李云無莊無莊其矢皆在鑪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皆聞道而後以道云為之累○其所務也此皆寄言刑黥劓也與音豫下同好如字又呼報反黼音甫黻音弗郭璞古亂反無莊據梁司馬云皆人名李云無莊無莊

師也據梁強梁也鑪音盧捶本又作錘徐之睡反又之藥反一音時藥反李云鑪鞴顛顏口句鐵以吹火也崔云盧謂之冶捶當作鍾盧鍾之間古小處也鍾音丈偽反鍛丁亂反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弃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皆自爾耳亦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噫徐音醫李云歎聲也崔云辭也本亦作意音同又如字謂呼意而名也為于偽反注同整子兮反司馬云碎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日新也○長丁丈反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自然故巧非巧也此所遊已遊於不為而師於無師也顏回曰回益矣以損之為益也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仁者義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見賢遍反下文同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它日崔本作異曰下亦然復扶又反下同樂音洛又音嶽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

知[illegible]力人通[illegible]謂坐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截斷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之不識有天地然後曠[illegible]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雪然子[illegible]崔云去起呂反知音智生忘崔云端坐而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好呼報反注同惡烏路反化則無常也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裹飯而往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霖雨本又作淋音林左傳云雨三日以往為霖裹音果食音嗣注同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有不任音壬其聲而趨七住反舉其詩焉崔云不任其聲憊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音義曰崔云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以為牛馬應為帝王者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審名何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喪險故迹有不及也○齧五結反缺丘悅反倪五兮反四問而四不知向云事在齊物論中蒲衣子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即被衣王倪之師也淮南子曰蒲衣被衣泰氏司馬云上古帝王也崔云帝王也李云大庭氏又云無名之君也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竟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藏仁才剛反崔云懷仁心以結人也本亦作藏作剛反善也簡文同要一遥反莊周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之竟音境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徐徐如字崔本作祛祛覺古孝反于于如字司馬云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簡文云徐徐于于寐之狀也其知情信任其自知故情信其德甚真任其自得故無偽而未始入於非人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日人實反中音仲亦如字始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

崔本無日字云中始賢人也語魚據反女音汝後皆同出經絕句司馬云出行也經常也崔云出典法也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崔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度人也歟簡文云歟妄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鑿在洛反下同郭經鵝反河李云涉海必陷波鑿河無成也蚉音文本亦作蟁同勝音升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全其性分之內而已正而後行各正性命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為其所不能○確苦學反李云堅貌崔本作槖音託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熏鑿則能反李云鬥也害崔本作菑顇音兮而曾二蟲之無知言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大初止於玄冥也○天根崔云人姓名也遊於殷陽李云殷山名陽山之陽崔云殷陽地名司馬云殷衆也言向南遊也或作殷湯蓼音了李云水名也不孫司馬云蓼不漸豫太倉卒也簡文云孫忧也大音泰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任人之自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莽眇草碎之謂耳乘翠碎駭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夫音符莽莫蕩反崔本作狂眇妙小反莽眇無虛之狀也崔云猛眇之鳥首也取其行而無迹壙徐苦廣反埌徐力黨反李音浪壙埌無涯為名也崔云猶曠蕩也狹戶夾反天下感予之心為言時故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一本作寤牛世反崔本也○帛徐音藝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作為治直吏反下文同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任其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淡徒敢反又徒暫反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止○漠音莫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勤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忧心者也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此

聖王楊子居李云居名也子男子通稱嚮許亮反李云許兩反疾彊梁崔云所在疾強梁之人也李云敏疾如嚮也簡文云如嚮應聲之疾故是強梁之貌物徹疏明司馬云物事也徹通也事能通而開明也崔云無物不達無物不明勃其昏反昏如字司馬云疏也簡文云相也易音亦崔以豉反相輕易也簡文同技徐其綺反簡文云藝也係如字崔本作繫或云作繫簡文云音繫忧勃律反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鷙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來田李云虎豹以皮有文章見獵也田獵也猨音袁狙七餘反便毗肩反舊扶面反鷙音來李音徑崔云梼斗也藉司馬云藉繩也由技見結縛也崔云藉繫也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

自已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運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蹙然子六反下同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反改容之貌治直吏反下同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貸吐代反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衆以為已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立乎不測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而遊於無有者也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迕物不暇何暇遊虛哉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惠自聞死日也○神巫曰季咸李云女曰巫男曰覡季咸名不喜許忌反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心醉向云迷惑於其道也壺子司馬云名林鄭人列子師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列子之未懷道也○既其文李云既盡也與音餘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司馬云言汝受訓未熟故未成若衆雌無雄則無卵也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衆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亢苦浪反必信崔力純反相息亮反注下同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滅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覩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示之本亦作視崔云示視之也嘻徐音熙郭許意反數所主反鄉許亮反本作嘉亦作向同崔本作康云向也地文與土同也崔云文猶理也不震不正並如字崔本作不振不止云如動不動也應應對之應後同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曰杜吾杜德機崔云塞吾德之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權機也今乃自德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且留反○瘳丑留反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卯乎此應感之容也見賢遍反名實不入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居太沖之

極淵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靜負其得曆其間也○弇側皆反本又作齋下同復扶又反泊白博反又音魄曆七故反字又作揩同是殆見吾衡氣機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闚去規反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萬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止鯢桓之與敖躍皆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鯢五兮反桓司馬云鯢桓二魚名也簡文云鯢鯨魚也桓盤桓也崔本作鯢拒云魚所處之方穴也又云拒或作桓審郭如字簡文云處也司馬云審當為蟠蟠聚也崔本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也淵有九名淮南子云有九嬰之淵許慎注云至深也治直吏反嘗欽定四庫全書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失而走如字徐音逸滅崔云滅不見也吾與之虛而委蛇無心而隨物化○委於危反蛇以夫反委蛇至順之貌不知其誰何汎然無所係也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變化顯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矣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為弟徐音顯大回反靡弟靡不窮之貌崔云猶遲伏也波流如字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為于偽反爨七判反食音嗣下同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雕琢復朴去華取實○琢竹角反復符六反塊然獨以其形立外飾去也○塊徐苦怪反又苦對反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紛芳云反崔云亂貌哉崔本作戎云封戎散亂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無為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為事任付物使各自任無為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為故知音智註同而遊無朕任物故無迹○朕直忍反崔云兆也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而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羣實至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無情不將不逆應而不藏來即應去即止○藏如字本又作臧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勞神之累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為者敗之○儵音叔李云喻有象也忽李云喻無形也渾胡本反沌徒本反崔云渾沌無孔竅也李云清濁未分也此喻自然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為名渾沌以合和為貌神速譬有為合和譬無為竅苦叫反說文云孔也七日而渾沌自然簡文云言不順自然強開耳目也

莊子卷三

莊子卷四

晉 郭象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音義曰舉事以名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世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財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大小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

棄萬物之性也○駢步田反廣雅云並也李云併也拇音母足大指也司馬云駢拇謂足拇指連第二指也崔云諸指連大指也枝指如字三蒼云枝指手有六指也崔云奇歧謂指有歧也侈昌是反徐處豉反郭云多貌司馬云溢也崔云過也德崔云德猶容也贅章銳反廣雅云疣也釋名云贅生一肉爲著體也一云瘤結也縣音玄疣音尤而侈於性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於衆人為侈耳於形為侈於性為多故在手為莫用之肉於足為無施之指也又云性者受生之本駢枝雖生而有不可多於德贅疣形雖而生不可多於性性此四者以多才智德行夫音樂句之端枝此治五史反分枝開六徳可以意事有之之或作定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夫與物異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蓋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

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準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五藏才浪反後皆同黃帝素問云肝心脾肺腎為五藏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僻本又作辟匹亦反徐數赤反註及篇末同於仁義之行下孟反崔云駢枝贅疣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之正亦列於性不可治也今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也復扶又反徐篇末注皆同當丁浪反後皆放此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為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因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因也所因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黼黻音甫下音弗周禮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煌煌音皇廣雅云光光也向崔本作鰉向云馬氏音煌毛詩傳云皇猶煌煌也煌又音晃非乎向云非乎言是也離朱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是已向云猶

是也五聲本亦作五音師曠司馬云晉賢大夫也善音律能致鬼神史記云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擢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禁跖而不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禁跖也○擢音濯司馬云拔也○簧音黃鼓謂笙簧也鼓動也曾史曾參史鰌也曾參行仁史鰌行義跖之石反

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窳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思於持杭之口而必說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累力追反瓦危委反句同崔如字一云瓦當作瓦結繩李云言小辯危辭若結繩之累瓦也崔云聚無用之語如瓦之數繩之結也窳七亂反爾雅云微也一云戲也句紀具反司馬云窳句謂邪說微隱穿鑿文句也一音鉤敝本又作蹩徐音婢郭父結反李步計反司馬云罷也跬徐丘婢反郭音屑向崔本作趺向丘氏反云近也司馬同李邈至反一音敝跬分外用力之貌譽音于楊墨崔李云楊朱墨翟也思息嗣反持徒刀反杭音元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數色主反下文此數音同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故合者不為駢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枝者不為跂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跂其知反崔本作枝音同或渠支反

長者不為有餘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

短者不為不

足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鳧音符注形定反釋名云益也直而長如物莖也本又作趯戶各反斷丁管反下及註同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去起呂反注云憂去皆同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之是人之性情但當任之耳○意如字下同亦作曶彼仁人何其多憂也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齕之夫如此聚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

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齕李音紇齕斷也徐胡勿反郭又胡突反啼音提崔本作諦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無愛之道可憂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憂之道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為仁也○蒿目好羔反司馬云亂也李云蒿目決性之說蒿令力呈反下同難乃旦反拯拯救之拯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夫貴富所以可饕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道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饕竊非望哉○饕吐刀反杜預注左傳云貪財曰饕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逐道如轉計橋反又五黑反字林云聲也崔云憂世之貌且夫

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恥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任崔本作諗折之熱反李況付反本又作恥於禹反俞音臾李音喻本又作呴音詡謂呴喻顏色為仁義之貌纆音墨廣雅云索也索悉各反下同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同物故與

物無二而常全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任道而得則抱朴鍋往連連仁義遊道德間也使天下惑也仁義連連秖足以惑物使喪其真也○連連司馬云謂連續也○秖音支喪息浪反下已喪同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夫東西易方於體本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連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奔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聽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撓而小反郭呼堯反又許兼反廣雅云亂也又奴高反見賢遍反是非以

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異矣○與音餘此可以意消息復時做此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上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景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禁爭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三代夏殷周也上時掌反禁爭並如字謂創傷也依字應作瘍瘍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夫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情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宜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禁爭爭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無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無爭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殉辭倫反徐辭倫反司馬云營也

崔云殺身從之曰殉鶉音純又音敦穀口豆反鷇吐木反揮音輝斥音赤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臧作郎反崔云好書曰臧方言云齊之北鄙燕之北鄙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婢奴謂之獲張揮云婢之子謂之臧婢奴之子謂之獲數如字爾雅云善也崔本作數云孺子曰數牧牧養之牧換音協笑字又作篋初革反李云竹簡也古以寫志長二尺四寸博塞蒲代反塞博之類也漢書云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博塞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死謂餓而死東陵李云謂泰山也一云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免禁物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惡音烏為君子小人於其間皆未無

小人於其間皆未得無二字目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臧如字又音才浪反徐時浪反謂條屬也徐音燭謂屬著也一云同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通如字又音揄李武揄反司馬云古之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膳食兒和之以薑桂為人主上食治南云俞兒狄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一云俞兒黃帝時人狄牙則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一云俞兒亦齊人淮南子一本作申兒疑申當作史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

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忘仁而仁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為善則擯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眾劣偽反後皆放此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已教人者也雖教之若人而已已亡矣○舍青捨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達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復若新而已矣○愧崔本作聵云聵愧反吹如字又昌偽反字亦作炊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音義曰舉事以名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駑駘名遭於身而足○馬絆名玉藏也王翰註易云在下而行者也蹄音提司馬云馬足甲也案魚呂反廣雅云蹄也崔本作碎也恨忘反足崔本作尾陸司馬云陸跳也字書作騞騞馬健也駑反又胡切反翹祁饒反恩馬也駑音奴千里善馬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靠而惡乘但無爰於蒙華○爰許宜反又如字徐音儀崔本同一本作義臺崔云義臺猶宜臺也路寢路正也大也崔云路寢正室惡烏路反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下善也○伯乘音洛下同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不民星紐反字林云剔也徐詩市反向崔本作鬻向音都雒音洛司馬云燒謂燒鐵以烙之刻謂翦其毛剔謂剔其甲雒謂羈雒其頭也馽居宜反廣雅云絆也馽丁邑反徐丁力反絆也李音述本亦作馽非也馽之劉反司馬向崔本並作絆徐向云馬氏音埭崔云絆前兩足也絆必然反皁才老反櫪也一云槽也崔云馬閑也棧士板反徐在簡反又士諫反編木作榷似牀曰棧以禦溫也崔云木棚也治直吏反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遲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騏之力遣遲疾之分雖則足遲接乎八龍之衣而乘馬之性全矣而或者開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閑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生而不迴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聚士救反橛向徐其月反司馬云銜也崔云鑣也飾徐音式司馬云排銜也謂加飾於馬鑣也鞭必然反筴初革反杜注左傳云馬檛也檛竹瓜反陶者曰我善治埴

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揉曲為直屬鬻習驟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下亦過乎○陶遺刀反謂窒也窒音戈滯反埴徐時力反崔云土也司馬云埴土可以為陶器尚書傳云土黏曰埴釋名云埴膩也膩音之食反中丁仲反下皆同應應對之應後不音者故此揉汝久反矯居兆反拂房弗反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為同德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故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故○故如字崔本作牧云養也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填填徐音田又徒堅反質重貌崔云重遲也一云詳徐觀淮南作莫莫顛顛丁田反崔云專一也淮南作溟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蹊徐音兮李云徑也隧徐音遂崔云道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淩漢焉豈國異而家殊也○連屬其鄉王云既無國異家殊故其鄉連屬混胡本反芒莫剛反淩徒蔚反漢音莫禽獸成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無吞爽之欲故物全○長丁丈反又直良反吞敕因反又音天是故禽獸可係

之不可羈者精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去羌呂反一而不黨也故謂之天故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故○故如字崔本作牧云養也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填填徐音田又徒堅反質重貌崔云重遲也一云詳徐觀淮南作莫莫顛顛丁田反崔云專一也淮南作溟溟蹊隧澤無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蹊徐音兮李云徑也隧徐音遂崔云道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淩漢焉豈國異而家殊也○連屬其鄉王云既無國異家殊故其鄉連屬混胡本反芒莫剛反淩徒蔚反漢音莫禽獸成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無吞爽之欲故物全○長丁丈反又直良反吞敕因反又音天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與物無害故物馴也○攀本又作扳普班反援音袁廣雅云牽也引也闚去規反馴似遵反或音純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以善也○惡音烏離力智反注皆同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離性以為離力智反注皆同素樸而民性得矣無傾乎知欲也重意老三章常使民無知無欲及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達耳非所以達也此亦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達也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達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繁興性從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蹩步結反向崔本作弊音同蹩本又作薛悉結反向崔本素葛反踶直氏反向同崔音緹跂丘氏反一音呂氏反崔音枝李云蹩躠跂皆用心為仁義之貌澶本又作儋徒旦反又吐旦反向崔本作但音憚漫武半反向崔本作曼音同李云澶漫猶縱逸也崔云但曼猶衍也一云澶漫舒引也摘敕歷反又涉革反辟匹璧反向音槃徐敕歷反李父歷反本或作僻音同李云斜擿邪辟而為禮也一音婦赤反法也崔云擿辟多節分如字下分皆同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為華弃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犧尊音羲尊或作樽司馬云畫樽牛象以飾樽也王肅云制為牛頭鄭玄云畫鳳凰羽飾尊婆娑然也音

先河反珪璋音章李云皆器名也鈺上方下曰珪半珪曰璋情性不雜如字別離也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蹄馬知已此矣御其真知乘其自性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羣馬之性不失○頸領也居郢反又祁盈反靡如字李云摩也一云愛也蹄大計反又徒兮反又徒祁反李云蹶蹋也廣雅字韻聲類並同通俗文云小蹋謂之蹄知李音智下同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閽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能作者○扼於革反衡韎前横木轉軛者也扼又馬頸者也月題徒兮反司馬崔云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介徐古八反倪徐五圭反郭五第反李云介倪猶睥睨也崔云介出俾倪也閽音因鷙徐致二反郭音蹟曼武半反郭武旅反李云閽曲也鷙抵也曼突也崔云閽扼鷙曼距扼頸遲也司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一云鷙曼旁出也說文彼反銜口中勒也或云說銜吐出銜也竊轡蓋轡也崔云說銜竊轡皮銜掇蓋鄭轡也態吐代反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此民之真能也○赫本或作赤呼百反胥氏司馬云赫胥氏上古帝王也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哺音步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縣音玄踶直氏反跂丘氏反好呼報反知音智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音義曰舉事以名篇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知之不足恃也如此○胠李起居反史記作憍徐起法反一音虛乏反司馬云從旁開為胠一云發也篋苦協反探吐南反囊乃剛反匱其位反櫝也攝如字李云結也崔云收也緘古減反縢向崔本作縢同徒登反崔云約也案廣雅云緘縢皆繩也扃古熒反崔李云關也鐍古穴反李云鈕也崔云環舌也知如字又音智下同揭徐其謁反又音桀三蒼云舉也擔也負也擔下甘反超七須反李云走也恐丘用反鄉本又作向亦作嚮同許亮反為于偽反下及下注而為同積如字李子賜反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

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閭吾音古閭之通名未力對反徐力猥反郭呂匱反李云掣也一云鞄也轉乃豆反李云鞄也或云以木為鞄柄刺徐七智反閭戶閾反竟音境下之竟同治直吏反屢周禮夫三為屢州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也閭五比為閭二十五家也鄉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家也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一旦宋元嘉中本作一日殺音弑齊君簡公也春秋哀公十四年陳恒殺之于舒州盍其國司馬云謂割安邑以來至陳邪自為封邑也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知音智下同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十二世有齊國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厲王三世為齊侯故云十二世也守如字舊音狩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逄斬比干剖萇弘胠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比干剖普口反謂剖心也崔本作鄭云支解也萇直良反弘胠本又作胠徐勑紙反郭詩氏反崔云擿若拖或作施字胠裂也淮南子曰萇弘敝

裂而死司馬云胠剖也萇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左傳是周景王敬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萇弘一云剖腸曰胠子胥靡密池反司馬如字云磨也崔云爛之於江中也案子胥伍員也據夫差夫差不從賜之屬縛以死投之江也馬於虔反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跖本或作知可否分符問反又如字之石反藏才浪反又如字知可如字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治直吏反下文始治同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閭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顏而以成其大盜者也○邯音寒鄲音丹邯鄲趙國都也圍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猶長於諸侯

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權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亦是臧魔宣王名嬴良夫悼王之子恭公名奢穆公之子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弃其業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掊擊聖人而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闕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滋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掊普口反擊徐古歷反舍音捨注同邪似嗟反去起呂反下注去欲去其皆同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向云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死故曰聖人已死也秉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妄其迹則大盜息矣

天下平而無故矣 非惟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爭爭鬬之爭後皆同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禁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聖人不死大道不止向云聖人不死言守故而不日新章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向云自此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益權衡李云權謂錘衡稱衡也錘音直偽反璽音徙矯居表反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鉤謂帶也揭其謁其列二反鉞音越禁音令又居嶋反下不可禁同

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殿貨不在重聖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失淵則為人食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

非所以明天下也 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

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殿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擿持赤反義與擲字同崔云猶投弃之也郭都革反李云刻也

焚符破璽而民樸鄙 除矯詐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

姦巧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殫音丹盡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雜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弃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錄絕郭李詩昀反向徐音藥崔云燒斷之也竽徐音于愁本亦作笙塞崔本塞作杜云塞也膠音交徐古孝反喪矣息浪反毀絕鉤繩而弃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蜘蛛蛣蜣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

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弃而妙匠之指可攦也○攦郭呂條反又力結反徐所綺反李云折也崔云斷之也倕音垂堯時巧者也一名睦蜘音知蛛音誅蛣音羌一反蛣音羌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弃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所而同於玄德也○行下孟反鉗李巨夷反又其嚴反攘如羊反率本又作帥同所類反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敖之敖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不鑠失灼反崔云不消壞也向音燿僻匹亦反嬖徐音藥三蒼云火光銷也司馬彪云散也數所主反法之所無用也若夫法之所用者規矩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達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容成氏

司馬云此十二氏皆古帝王攝徐力池反李音犁畜徐敕六反戲音羲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則無時慊矣○慊口簾反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樂音洛而不相往來一本作不相與往來驗元嘉中郭注本及崔向永和中本並無與字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弃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治直吏反注同類如字李巨盈反戲音盈崔云裹也廣雅云負也糧音良趣七于反徐七喻反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

好之剛有斯過矣○好呼報反注下皆同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弩音怒畢弋機變李云兎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知音智下及注并下知詐皆同餌如志反罟音曾笱音鉤鉤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罔罟魚網也爾雅云婺婦之笱謂之罶削七妙反格古百反李云削格所以施羅網也罝之罝罘謂之罦罘罩罦也郭璞云今罻車也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

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漸毒李云漸漬之毒不覺深也崔云漸毒猶深害頡戶結反滑子八反頡滑謂難料理也崔云經屈也李音骨滑猾也一云頡滑不正之語也解苦懈反垢苦豆反司馬崔云解垢隅角也或云說曲之辭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而不止其分也○每每李云猶皆皆也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善其所善舍音捨下文同爭尚之所由生也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夫言由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益能搖蕩天地運陰陽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悖李郭云必內反又音佩司馬云薄食也爍失約反崔云消也司馬云蔚竭也崔向本作擽同徐音藥隳許規反毀也施始豉反惴本亦作蜎又作喘川充反向音揣耎耳轉反崔云蜎蜎動蟲也一云揣耎謂無足蟲肖翹音消下音祁翹反崔云肖翹植物也李云翹飛之屬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哼哼之意哼哼已亂天下矣哼哼以己誨人也○種種向章勇反李云謹愨貌一云淳厚也說音悅下同役役李云鬼黠貌一云有為人也恬徒謙反惔徒暫反徐大敢反哼哼李之閏反又之純反郭音悖下同司馬云少智貌徐許彭反又許剛反向本作哼音亨崔本上句作哼哼少知而甚也一云哼哼壯健之貌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音義曰以義名篇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其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宥音又寬也則治直吏反下治亂同惡烏路反好呼報反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無治乃不迁淫○有治天下者哉崔本作有治天下者材失云強治之是材之失也昔堯之治天下也使

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之世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舉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桀音洛恰徒謙反瘁在季反病也廣雅云憂也崔本作醉愉音瑜徐音喻愉音餘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恬愉自得乃可長久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刑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失落也○吡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并也必息嗣反大過音泰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賞乃善故賢不能共○喬向欽消反戴去天反郭音矯李音驕詰李去吉反俗起列反崔云喬詰意不平也卓勑角反鄭竹角反向音筆為勑二反李猪立反又勑角反卓鷙行不平也本下孟反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勝音升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匈音凶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且如字徐子餘反說音悅下同悖必內反徐蒲沒反相息亮反下及注皆同技其綺反李音岐崔向云不端也知音智疵疾斯反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愴囊而亂天下也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鬻卷愴囊也○鬻力轉反崔本作鬻卷卷勉反徐居阮反司馬云鬻卷不伸舒之狀也崔同一云相牽引也愴音倉崔本作戕囊如字崔云戕囊猶搶攘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哉○復扶又反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去起慮反邪崔本唯此一字作邪餘皆作忍齊本又作齋同側皆反跪其說反郭音危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忍

無之極而天下自實也○位音利又音類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弃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擢則傷也○解如字一音蟹散也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見賢遍反向雀本作睨向音見雀音現神動而天隨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若遊塵之自動○從七容反炊累揣動升累劣偽反司馬云炊累揣動也向郭云如塵埃之自動也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然而已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攖之則傷其自善也○崔瞿向崔本作臞向求朱反崔瞿人姓名也聃吐藍反女音汝攖於營反又於盈反司馬云引也崔云羈落也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排皮皆反崔本作俳上時掌反注及下同易以豉反上下因殺無所排進乃安全耳○因殺如字徐所例反言因殺萬物也淖約柔乎剛強言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淖昌略反又直各反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趍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氷炭之有哉○劌居衛反司馬云傷也廣雅云利也琢竹角反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風俗之所動也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像天而踊躍也○縣而天音玄向本無而字云希高慕遠故曰縣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而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禁之勢也○僨粉問反廣雅云僵也邪音奔跂

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堂之炎陰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夫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聖人之說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股音古脛本曰股股脛本反向父末反李扶蓋反云白肉也崔云或云字當作䏰䏰藤也崔云股髀也股刑定反讙音歡兜丁侯反崇山南裔也堯六十年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崔本投作殺尚書作窜三苗者縉雲氏之子即饕餮也三危音危本亦作危三危西裔之山也今屬天水堯六十六年窜三苗於三危共工音恭共工官名即窮奇也幽都李云即幽州也尚書作幽州北裔也堯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州北以智反崔云延也駭驚也粗音麁下同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

矣莫能齊於自得○知音智下及注同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立小異而不止於分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好呼報反注同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彫琢性命遂至於此○釿音斤本亦作斤鋸音據釿鋸制謂如肉刑也繩墨殺焉並如字崔云謂譬正殺之椎直追反鑿在洛反決古穴反又苦穴反崔云肉刑故用椎鑿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巉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故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異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猛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櫻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脊脊音籍在亦反相踐籍也本亦作脊脊有廣雅云脊亂也大山音泰亦如字巉苦岩反一音苦咸反又苦嚴反巖音嚴語銜反一音岳語咸反睦玄逼反惡烏路反蕃音煩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由廣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後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耻之甚也○殊死如字廣雅云殊斷也司馬云決也一云殊也字林云死也說文同又云漢令曰蠻夷長有罪當殊之崔本作殊也桁之蜎反桁戶剛反司馬云脚長械也楊向音楊崔云械鋼頸及揵者皆曰桁楊離力氏反又力智反跂丘氏反又丘豉反攘如羊反桎之實反梏古毒反意如字又音臂槐崔本作魄魄音輔復扶又反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桁楊以接槢為管而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迹於罪之迹也迹迹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槢杆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弃所向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接槢之為哉接李如字向徐音妾郭慈接反槢郭李音習徐徒變反司馬云接槢械樸音息節反崔本作槢云讀為牒或作謂字接槢桎梏梁也淮南曰大者為桎梁小者為接槢也鑿在洛反又在報反枘人銳反向本作內音同三蒼云柱頭枘也鑿頭廁木如柱頭枘迹力為反下同槢魚呂反本作鉚音同為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嚆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嚆於虔反嚆矢許本亦作嗃向云嚆矢矢之鳴者也郭云嚆大呼也崔本作蒿云蕭蒿可以為箭或作矯矯揉也崔本此下更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軋也凡二十四字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去其所以櫻也○治直吏反去起呂反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廣成子或云即老子也空同司馬云當北斗下山也爾雅云北戴斗極為空同一曰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質廣雅云質正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

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草木不待黃而落司馬云言穀氣多也爾雅云落死也益以崔本作蓋以佞如字郭音寧舊舊如字郭司馬云善辨也一云佞貌李云浚短貌或云狹小之貌捐悅全反閒音閑下註同復扶又反邀古堯反要也首音狩蹷其月反又音厥驚而起也治直吏反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民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語魚據反下同女音汝後放此窈烏了反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邪似嗟反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任其自動故閒靜而不夭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內全其其也閉女外守其分也多知為敗知無崖故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為于偽反下同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但當任之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天乃能及物也物將自壯則亮反謂不治天下則衆物皆自任自任而壯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天無為也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徒見其一變也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道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稱尺證反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得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百昌司馬云猶百物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化俱也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物之去來皆不覺也○當如字緡武巾反郭音泯泯合也遠于萬反昏如字暗也司馬云緡昏並無心之謂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

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柰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也○雲將子匠反下同李云雲主帥也扶搖扶亦作夫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一云風也鴻蒙如字司馬云自然元氣也一云海上氣也拊孚甫反一音甫脾本又作髀

音陛徐甫婢反又甫娣反雀本又作爵同脾略反躍司馬云雀躍若雀浴也一云如爵之跳躍也尚尺掌反又云吐卧反李吐黨反司馬云欲止貌李云自失貌貸之二反又猶立反又魚列反李云不動貌叟本又作俊素口反郭跳走反司馬云長者稱輟丁劣反李云止也吁況于反亦作呼結如字崔本作綰音結捽徒弔反宋如字圖名也本作宗者非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也遊者鞅掌以觀無妄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鞅掌於丈反毛詩傳云鞅掌失容也今此言自得而正也朕又何知以所而已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放方往反效也注同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離其所以靜也災及草木禍及止蟲皆坐而受害也○止蟲如字本亦作昆蟲崔本作正蟲坐才臥反意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意音臂本又作意下皆同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意毒哉言治人之過深僊僊乎歸矣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隨然通放故遺使歸俟音仙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閒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墮音許規反大同乎涬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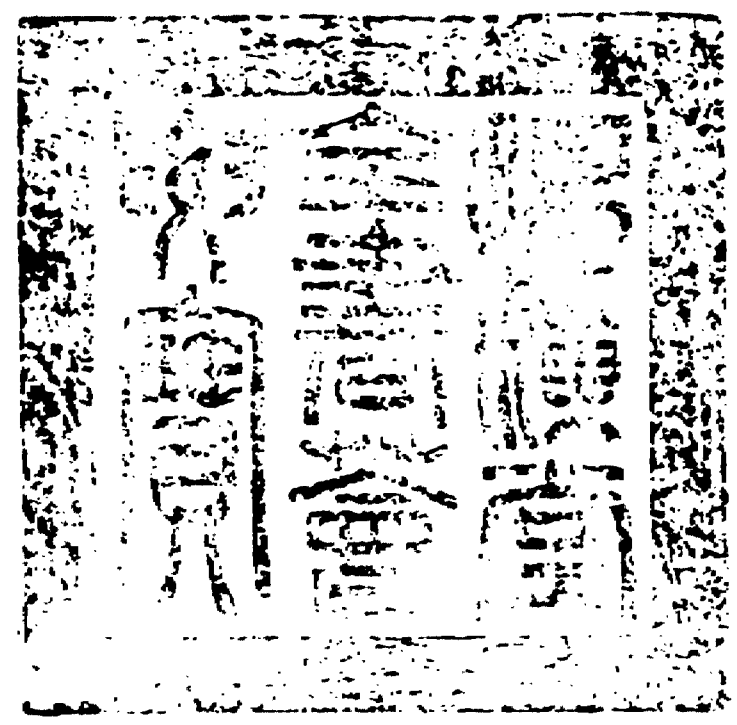
與物無際○涬戶頂反又音幸溟亡頂反司馬云涬溟自然氣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生亡任獨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乃真復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渾戶本反沌徒本反離力智反下及注皆同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復知與復乎矣無問其名無聞其情物故自生聞問則失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默常自失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心欲

出羣為衆攜也○惡烏路反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衆皆以出為心故所以為衆人也若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為衆主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技多故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因衆以寧所聞因衆人之所聞見委而任之則自寧安不如衆技音其綺反衆矣若役我之知達衆人衆人之技多於我矣安得而不自因哉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為而以己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攬音覽本亦作覽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僥古堯反徐古了反字或作徼倖音幸一云僥倖求利不止之貌幾居豈反郭巨幾反喪息浪反下及注同分如字又扶問反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天下之難無者已也既不成而萬有餘喪矣而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而不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饗窮軒冕胃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攷非至貴也○饗吐刀反胃亡報反又亡北反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謁許文反本又作響注及下同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為天下配問者為主應故為配處乎無響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撓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挈苦結反廣雅云持也撓而小反以遊無端與化俱故無端出入無旁玄同無表與日無始與日新俱故無始也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天地無異大同而無已有已則不能大同也無已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無者已也已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惡音烏復扶又反觀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觀無者天地之友觀無則任其獨生也賤而不可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任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能者不能因任者賤者貴因卑者尊比必然之符也○治直吏反躍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匿女力反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事之迹

也安可以迹危而不隙妙事哉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夫棍節者患於條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者順也順其性而高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易以豉反下注同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執意不為雖神非天況不神哉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順自為而已成於德而不累自然與高會也出於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會於仁而不恃恃則不廣薄於義而不積率性居遠非積也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非由忌諱接於事而不辭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應應升反齊於法而不亂御組以妙故不亂也恃於民而不輕恃其自為耳不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物者莫足為也分外也而不可不為分內也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也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德也主者天道也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臣者人道也各當所任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與焉音預不可不察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莊子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張五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莊子卷五 六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莊子卷五

晉 郭象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天地第十二

外篇 音義曰以事名篇

雖大其化均也 均於不為而自化也○天地釋名云天顯也高顯在上也又坦也坦然高遠也地底也其體低下載萬物也禮統云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易說云元氣初分清輕上為天濁重下為地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一以自得為治○治直吏反註同下官治并註亦同 人卒雖衆其主君也 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卒尊忽反 君原於德而成

於天 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射所以成天○原原本也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任自然之運動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邪似嗟反本又作為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也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無為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為應之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行於萬物者道也 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 上治人者事也 使人人自得其事 能有所藝者技也 技者萬物之末用也○技其綺反註下同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

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一無為而羣理都舉記書名也云老子所作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夫子司馬云莊子也一云老子也此兩夫子曰元嘉本皆為別章崔本亦爾覆芳富反洋洋音羊又音詳刳口吳反又口侯反崔本作軒云寬悅之貌去起呂反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無為言之之謂德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愛人利物之謂仁此任其性命之情也不同同之之謂大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之謂寬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故執德之謂紀德者人之綱要德成之謂立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偏物也○循音旬或作脩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內自得也挫竹卧反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心大故事無不容也○韜吐刀反廣雅云載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沛普貝反字林云流也逝崔本逝作啓云開也滂普旁反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不利貨財乃能忘我況貨財乎不近貴富自來寄耳

心常去之遠也○近附近之近不樂壽不哀夭所謂縣解○樂音洛縣解上音玄下音蟹不榮通不醜窮忘壽夭於胸中況窮通之間哉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皆委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忽然不覺榮之在身○王于況反下王德並同顯則明不顯則默而已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蜕然無所在也蜕始銳反又音悅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澹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聲由寂彰澹李良由反徐力蕭反廣雅下巧反云清貌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萬物孰能定之應感無方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任素而往耳非於事也好呼報反好通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本立而知不逆知音智註同故其德廣任素通神而後彌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我雖而斯

都任彼則彼求自供○供音恭本亦作恭雖古學反斯音賜又如字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赤水李云水出崑崙山下還音旋玄珠司馬云道真也使知索之而不得言用知不足以得真○知音智註及下音同索所白反下同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喫口懈反詬口豆反司馬云喫詬多力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謂為天子○倪徐五兮反被音披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要一遥反注同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圾危也○圾本又作岌五急反又五合反郭李云危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人也○數音朔而又乃以人受天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去起呂反強其丈反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真方且本身而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以異形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

遂使後世由已以制物則萬物乖矣○且如字凡言方且者言方將有所為也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方且為緒使將興後世事役之端方且為物絃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絃徐户隔反廣雅公才反云束也與郭義同令用廣雅音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令力呈反方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也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而不能自得於內而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得而祖效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衆父父者所以迹也治亂之率也言非但治主乃為亂率○治直吏反注同率色類反注同又色律反北面之禍也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南面之賊也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殺音試本又作弑音同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也○華胡化反又胡花

反司馬云地名也封人司馬云守封疆人也嗜音默祝之又反又州六反女音汝後同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夫聖人鶉居無意乎其安也○鶉音淳居鶉居謂無常處也又云如鶉之居猶言野處而鷇食仰物而足食者言仰物而足也鳥行而無彰率性而動非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閒也故無為而無不為者非不閒也○閒音閑注同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曰厭世而上僊也僊音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氣之散無不之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閒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

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便森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伯成子高通變經云老子從此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閬本亦作盍胡臘反落猶廢也俛俛徐於執反徐直立反李云耕貌一云耕人行貌又音秩又於十反字林云勇壯貌治直吏反間間厠之間與音預侗音洞又音同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故無所名○泰初易說云氣之始也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分符問反閒如字留或作流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恒以不為而自得之同乃虛虛乃大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合喙鳴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丁豆反又充芮喜穢

二反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緡咸巾反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德玄而所順者大矣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方可不可然不然若相故敖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也○夫子仲尼也相方甫狂反注同本亦作放如字又甫往反強其兩反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其高顯易見○縣音玄寓音宇司馬云辯明白若縣寓在人前也易以豉反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言此皆失其常然也○技其綺反執留如字本又作狶音同一本作狸亦如字司馬云狶竹鼠也一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故被留係成愁思也猨音袁狙七徐反便婢面反徐扶面反司馬云言便捷見捕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曰新之化而已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主自用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復扶又反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之又奚議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將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將一本作蔣將閭力於反葂字亦作苑音免又音晚郭音同蔣將閭苑人姓名也一云姓蔣將閭名苑或云姓蔣名閭葂也季徹人姓名也蓋季氏之族魯君或云定公中丁仲反輯音集爾雅曰和也又側立反郭思魚反局局其玉反一云大笑之貌螳蜋音堂郎軼音轍勝音升注同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睹也○處其據反本又作處觀古亂反注同多物將往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跂自多以附之投迹者衆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蔣將閭葂魁然驚曰葂也汔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揉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揉而揉之則雖揉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履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魁許逆反又生青反或云驚懼之貌汔本或作芒武剛反郭武蕩反悶音門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溟涬甚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兄元嘉本作足溟亡頂反涬戶頂反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脩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圃布戶反又音布圃也李云菜蔬曰圃畦口圭反李云埒中曰畦說文云五十畝曰畦隧音遂李云道也甕烏送反字林作瓮搰搰骨反徐李苦滑反郭忽滑反用力貌一音胡沒反械戶戒反字林作械李云器械也浸子鴆反司馬云灌也卬音抑本又作仰挈口節反抽數留反李云引也司馬彪本作流數所角反徐所錄反泆湯音逸本或作溢李云疾速如湯沸溢也司馬本作佚蕩亦言其往來數疾如佚蕩佚蕩唐佚也槔本又作橋或作皐同音羔徐居橋反司馬李云桔槔也吾師謂老子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益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瞞武版反又亡安反字林云目皆平貌李天典反慙貌一音門又亡干反司馬本作憮音武崔本作撫於于並如字本或作吁吁音同司馬云李誕貌一云行仁恩之貌蓋司馬本作善墮許規反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

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乏廢也陬走侯反徐側留反李云卑陬愧懼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頊頊本又作旭旭許玉反李云自失貌向許亮反本又作鄉音同後倣此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復扶又反夫音符下夫人同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汜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汜莫剛反心或作道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

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譽音餘下同謷五羔反司馬本作謷本亦作儻司馬本作傲同敕蕩反郭吐更反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修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渾胡本反沌徒本反背音佩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修古抱渾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易以豉反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任之○諄郭之倫反又逮倫反芒本或

作沌武剛反李云望之諄諄察之芒芒故曰諄芒一云姓名也或云霧氣也壑火各反李云大壑東海也苑風本亦作苑徐於阮反李云小貌謂遊世俗也一云苑風姓名一云扶搖大風也濱音賓酌一本作取橫目之民李云倮蟲之屬欲令其治之也閒本或依司馬本作問下同治直吏反下皆同苑始支反又始智反司馬云施政布教各得其宜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為之則不化也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言其指麾顧盻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為故○手撓而小反又而了反司馬云動也一云謂指麾四方也顧指如字向云顧指者言指麾顧盻而治也或音顧本亦作順以之反謂舉顧指麾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率自然耳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惡烏路反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無自私之懷也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怡音怡字林云悵也徐尺遥反郭音條儻敕黨反司馬本作倮容羊凶反或云依注當作容願聞神人願聞所以迹也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乃無光此謂照曠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閉塞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樂音洛注同銷徐音消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冥無迹也○混胡本反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

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門無鬼司馬本作無畏云門姓無畏字也滿本或作蒲稽古奚反李云門赤張氏也無鬼蒲稽名也治直吏反下及注均治並同與音餘本又作邪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復扶又反下章注同有虞氏之藥瘍也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瘍音羊李云頭創也言創以喻亂求虞氏藥治之司馬云疵瘍也創初良反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禿吐木反髢大細反司馬云髮也又吐帝反郭音毛李云髢髮也操七刀反燋將遥反又音焦至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非尚之也不使能能者自為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標方小反徐方遥反又方妙反言樹杪之枝無心在上也民如野鹿放而自得也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蠢郭處允反動也是故行而無迹王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事而無傳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傳丈專反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諛羊朱反郭貼附反諂敕檢反肖音笑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之道音導下同背音佩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拂然作色世俗逆以多同為正故謂之道諛則作色不受○勃步忽反謂己諛人本多作衆人下同司馬云衆人凡人也怫符弗反郭數謂反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坐才臥反注同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夫音符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解音蟹又佳買反不靈本又作無靈司馬云靈晓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

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都感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免舜湯武隨時而已○祈嚮許亮反司馬云祈求也大聲不入於里耳非委巷之所尚也○大聲司馬云謂咸池六英之樂也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也○折之列反皇荂況于反又撫于反本又作華音花司馬本作里華嗑許甲反李云折楊皇華皆古歌曲也嗑笑聲也本又作嗑烏邁反司馬本作榼嗑苦責反本又作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不以存懷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此天下所以未曾用聖而常自用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以二缶鍾缶應作垂鍾應作踵言垂脚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適司馬云至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即而同之○強其丈反下注同不推誰其比憂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强推之令解也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比毗至反司馬本作鼻云始也令力呈反下同解音蟹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厲音賴又如字遽巨據反本或作蓮音同汲音急苛音何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

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鼠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慢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犧音羲又素河反斷徒亂反下同本或作故用如字本或作悃音同愛子公反郭音俊又素奏反李云困慢猶刺賊不通也中丁仲反顙桑蕩反濁本又作噣音同滑李音骨本亦作噣離力智反跂丘豉反鷂尹必反徐音述本又作鷂音同鳥名也一名翠似燕紺色出彭林取其羽毛以飾冠笏音忽紳音申帶也柵楚格反郭音策重直龍反纆音墨繳音灼郭古弔反睆胡官反李云窮視貌一云眠目貌交臂歷指司馬云交臂反縛也歷指猶歷樓貌戶覽反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音義曰以義名篇

一[illegible]而無[illegible]積[illegible]物成[illegible]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illegible]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藏[illegible]三者皆恣物之性而所委歸也○積謂滯積不通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六通謂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四辟謂東西南北開也昧音妹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斯乃自得也○鏡乃孝反又古交反一音小反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中丁仲反又匠或云天子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淡徒暫反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動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倫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不失其所以動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夫無為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龍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龍魚歸反與音預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俞俞羊朱反廣雅云喜也又音喻從七容反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鄉許亮反本亦作嚮王于況反注同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閒音閑靜而聖動而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無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奉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樂適則人樂足矣○樂音洛下同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戾變而相雜故曰齏自齏耳非吾師之暴戾○齏子分反戾力計反暴也澤及萬世而不為仁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長丁丈反章末同覆載天

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巧者為之妙耳皆自耳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樂音洛章內同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無心一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王往況反注及下王天同祟雖遂反徐息類反李云禍也一心定而萬物服言矣通則服不通則叛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畜許六反注同夫帝王之德以天下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閑暇之謂也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知音智下愚知同說音悅咎音高繇音遥斷丁亂反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為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運動

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李云本天道末人道也辟毗赤反比毗至反下同又一音如字云比校詳審治直吏反下治之至至治之道同表音崔○鋌田結反殺所界反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少詩照反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區曲俱反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朝直遥反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取道為有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適而不失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復改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原省所景反原除省廢也

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末極於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言各當其才也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必分其能無相易業○分方云反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知音智大音泰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迕音悟司馬云橫也說徐音悅又如字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為弃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重意苟解蔽篇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無告者所謂頑民也○敖五報

反不廢窮民恒加恩也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皆不為而自然也○施始豉反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有事○膠膠交卯反司馬云和也擾擾而小反司馬云柔也案如注意膠膠擾擾動亂之貌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王往況反藏書司馬云藏其所著書也徵藏才浪反司馬云徵藏藏名也一云徵典也史藏府之史老聃吐甘反或云老聃是孔子時老子號也免而歸言老子見周之末不復可匡所以辭去也

繙敷袁反徐又音盤又音煩司馬煩宛也十二經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說如字又始銳反絕句中丁仲反其說如字絕句大音泰徐敕佐反謾末旦反郭武諫反司馬云樂也老聃曰意幾乎後物本亦作勿愷開待反司馬云樂也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意於其反司馬云不平聲也下同幾音機司馬本作頎云頎長也復言長也迂乎音于無私焉乃私也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殺人之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皆以自足○牧司馬云牧養也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待於兼愛也○放方往反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無由得之○偈偈居謁反又巨謁反或云用力之貌揭其謁反又音傑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惜物也○士成綺如字又魚紙反士成綺人姓名也見賢遍反下同百舍司馬云百日止宿也重直龍反趼古顯反司馬云脈也脈音陟其反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為趼餘蔬所居反又音所司馬云蔬蹟曰糈粒也鼠壤內有遺餘之粒鐵惡過甚也一云如鼠之堆壤餘蔬蹠外也而

棄妹不仁也無近思故曰棄○棄妹一本作妹之者不仁釋名云妹末也謂末學之徒須慈誘之乃見棄薄不仁之甚也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恒有餘○生熟司馬云生膾也一云生熟謂好惡也而積歛無崖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積子亦反李子賜反歛力檢反李狸艷反老子漠然不應不以其言槩意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復扶又反刺千賜反卻去逆反或云息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過去也○巧苦教反又如字知音智脫徒活反注同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隨物所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譽音餘下同再受其殃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吾服也恒服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行如字吾非以服有服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進趣不安之貌而目衝然衝出之貌而顙頯然高露發美之貌○頯頯上息廉反下去軌反本又作顙如字司馬本作魁而口闞然旭豁之貌○闞郭許覽反又火斬反虓又火暫反虓火交反豁火括反而狀義然虓跋自持之貌○虓自交反跋去氏反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馳動而持不能自舒放也發也機趣合速也察而審明是非也知巧而覩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以為不信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脩身之道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邊竟音境有人焉其名為竊邊陲之人不聞知禮樂之正縱有言語偶會墳典皆是竊盜所得其道何足語哉司馬云言遠方嘗有是人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患其大也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靜而順之○棅音柄司馬云威權也李丑倫反一本作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任真而直往也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德也賓禮樂以情性為主也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無為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貴恒在意之表傳丈專反後同為于偽反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尚之意也○知如字下同或並音智去起呂反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桓公李云齊桓公也名小白輪扁音篇又符珍反司馬云斲輪人也名扁斲陟角反椎直追反上時掌反糟音遭李云酒滓也魄普各反司馬云爛食曰魄一云糟爛為魄本又作粕音同許慎云粕已漉麄糟也或音白反謂魂魄也已夫音符絕句或如字甘如字又音酣司馬云甘者緩也苦者急也數李云色注反數術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人與如字又一音餘傳直專反注同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音義曰以義名篇天運司馬作天負

天其運乎不運而自行也○運爾雅云運徙也廣雅云轉也地其處乎不處而自止也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皆自爾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推如字一音吐回反司馬本作誰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自爾故不可知也○緘古咸反徐古陷反司馬本作咸云引也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為于偽反下及注同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施音弛式氏反樂音洛又音嶽勸司馬本作倦云讀曰隨言誰無所作在隨天往來運轉無已也上時掌反彷薄皇反徨音皇司馬本作旁皇云旁皇飈風也噓音虛吸許急反披芳皮反拂芳弗反郭扶弗反披拂風貌司馬本作翜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巫咸袑赤遂反郭音條又音紹李云巫咸殷相也袑寄名也語魚據反女音汝後皆同六極司馬云四方上下也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順其自爾故也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

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大音泰下文大息同宰蕩司馬云商宋也大宰官也蕩字也藏才浪反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蕩一本蕩作盈崔本同或云盈大宰字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

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郢以井反又以政反楚都也在江陵北冥司馬云北海山名遠于萬反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易以豉反下皆同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泯然常適豈直

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失於江湖乃思濡沫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并必領反棄除也至富國財并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名譽并焉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北門成人姓名也懼如字或音句下同一本作懼音況縛反案說文懼是正字懼古文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

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徵如字古本多作徵大音泰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迭大節反一本作遞大計反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蟄沈執反郭音執爾雅云靜也霆音廷又音挺徒佞反雷也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一死一

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債方問反司馬云仆也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之道無不周也○阬苦庚反爾雅云虛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郤去逆反與隙義同兌徒外反以物為量大制不割○量音亮其聲揮綽所謂闡諸其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離力智反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彰常在極上住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聞然法化之儻然亡四虛之首引敘無偏之言○儻敕黨反一音敞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倚也○倚於綺反槁枯老人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夫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知音智角才細反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委於危反徐如字蛇以支反又作施徐音絁故怠矣疑復無怠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作隨叢而生○叢才公反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樂音洛亦如字布揮而不曳自布耳○揮音輝廣雅云振也幽昏而無聲所謂至樂動於無方夫動者宜有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所謂寧極○窈烏了反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非世唱也稽古兮反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也○說音悅注同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

故惑也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焱必遙反本亦作炎苞音包本或作包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懼少疎聽故是祟耳祟音未也○祟雖遂反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遁和滅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

得夢必且數眯焉廢弃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師金李云師魯大師也金其名也行下孟反芻狗李云結芻為狗巫祝用之盛音成下同篋苦牒反本或作筐衍延善反郭怡面反李云笥也盛狗之物也司馬云奩也齊成側皆反本亦作齋蘇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案方言云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蘇史記云樵蘇後爨注云蘇取草也爨七丸反復扶又反且如字徐子餘反數音朔眯李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為病也司馬云厭也音一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弃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推郭吐回反又如字下同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

同而矜於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桔音結槔音羔治直吏反注同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猨音袁狙七餘反衣於既反齕音紇挽音晚去起呂反慊苦牒反李云足也本亦作嗛音同矉徐扶真反又扶人反通俗文云蹙頞曰矉其里絕句捧敷勇反郭音奉挈苦結反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沛音貝司馬云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惡音烏下同老子

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心中天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中無主則萬物亦無正已者也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名公器釋名云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尹文子云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是也三曰況謂之名愛憎是也今此是毀譽之名也不可多取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仁義先王之遽廬也猶傳舍也○遽音渠司馬郭云遽廬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覯古候反見也遇也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隨時而變無常遊也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有為則非仁義○虛音墟本亦作墟苟簡王云苟且也簡略也司馬本簡作間云分別也貸救敗反司馬云施與也圃音補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故易養也○易以豉反注同不貸

無出也不貸者不損已以為物也○為于偽反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遊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操七刀反舍音捨注同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喪息浪反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守故不變則失正矣○湮音因李云塞也亦滯也郭音煙又烏節反司馬本作歅疑也簡文作甄云隔也天門一云謂心也一云大道也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播甫佐反又彼我反穅音康字亦作康蚊音文字亦作蟁虻音盲字亦作蝱皆子盍反郭子合反司馬云齧也通昔昔夜也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加其性故亂○憯七惑反憤扶粉反本又作憤古內反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揔德而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放方往反風而動司馬云放依也依無為之風而動也易持易行並以豉反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

亡子者邪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傑郭居竭反又居謁反巨竭反揭其列其謁二反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各已足○鵠本又作鶴同胡洛反黔音巨淦反徐其金反司馬云黑也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俱自然耳無所偏尚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觀古亂反司馬本作讙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涸胡洛反呴況付反又況于反濡如主反又如喻反沫音末不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相忘並如字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謂老聃能變化○不談本亦作不言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

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脅許劫反合也見賢遍反賜亦本又作賜也倨居慮反跂也三王本或作三皇依注作王是也餘皆作三皇語魚據反下同強其丈反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為于偽反殺其殺並所戒反降也注同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孕以證反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孩亥才反說文云笑也別彼列反下同則人始有天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殺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順故非殺也人自為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種章勇反註同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駭胡楷反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何言哉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復扶又反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必獘故也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厲蠆萬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然立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知音智下同悖補對反睽苦圭反又音圭乖也墮許規反施式豉反憯七感反厲敕邁反又音例本亦作厲郭音賴又敕界反蠆許謁反或敕邁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蠆下當作蠍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蠍鮮規之獸李云鮮規明貌一云小蟲也一云小獸也蹙子六反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奸音干三蒼云犯也鉤取也矣夫音符篇末同說始銳反治直吏反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夫白鷳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鷳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鷳五歷反三蒼云鶴鷃也司馬云鳥子也相視眸茂侯反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又云相視而成陰陽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一本作而風化司馬云雄者鼄類雌者鼈類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遥感而風化也○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或說云方之物類猶如草木異種而同類也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也勝音升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人皆順而通之○壅於勇反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復扶又反見賢遍反失馬者無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又如字烏鵲孺如喻反李云孚乳而生也傅音附又音付本亦作傅直專反沫音末司馬云傅沫者以沫相育也一曰傳口中沫相與而生子也細要一選反者化蜂之屬也司馬去取桑蟲祝使似已也桑即詩所謂蜎蜎有子果蠃負之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舍音捨長張丈反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緒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莊子卷五

莊子卷六

晉　郭象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音義曰以義名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刻意司馬云刻削也峻其意也宗謂削意令峻也廣雅云意志也行下孟反離力智反論力困反怨誹非謂反徐音非李云非世無道怨已不遇也亢苦浪反李云窮高曰亢稿苦老反赴淵司馬云枯槁若鮑焦介推赴淵若申徒狄好呼報反下及注皆同治直吏反下同朝直遥反藪素口反閒音閑下同釣本或作釣同彫叫反呴況于反字亦作煦吸許及反吐故納新李云吐故氣納新氣也熊經如字李古定反司馬云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鳥申如字郭音信司馬云若鳥之頻呻也道引音導下同李云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數所主反僅其靳反馬於虔反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敝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若厲已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澹大暫反徐音談然一本作澹而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行下孟反下及篇末百行同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漠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惔大暫反徐音談下皆同質正也喪息浪反下同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休乎恬惔寂漠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休虛求反息也下及注同易以豉反下及注皆同難乃旦反下同平易則恬惔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也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泯然與正理俱往○邪似嗟反下同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蛻然無所係○蛻音悅又始銳反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不為福

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不得已而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去起呂反故無天災災生於違天無物累累生逆物無人非與人同者衆必是焉無鬼責同於自得故無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汎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不豫謀理至而應光矣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矣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一無所欲○覺古孝反粹雖遂反其魂不罷有欲乃疲○罷音皮虛無恬惔乃合天德乃與天地合恬惔之德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槩○樂音洛下同惡烏路反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不可變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晝乃無纖介之違○忤五故反確苦角反介音界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物皆有當不可失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心而階會也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淡而無為與會俱而已矣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況敢輕用其神乎○干越之劍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李云干谿越山出名劍宗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耶並出善鐵鑄為名劍也柙戶甲反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蟠音盤郭音煩化育萬物不可為象所育無方其名為同帝同天地之不為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精者物之真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鞹庸得謂之純素哉○倩七練反觀古喚反鞹苦郭反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音義曰以義名篇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繕善戰反崔云治也或云善也性性本也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思李息吏反注役思同復扶又反下無復雖復同謂之蔽蒙之民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離力智反下文同去起呂反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治如字又直吏反知音智下以意求之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夫德和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德無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道無不理義也無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義明而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疎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樂音洛注同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行下孟反注同下以行小行注行者行立皆放此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徧音遍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冒莫報反崔云覆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任其自然而已○混胡本反芒莫剛反崔云混混芒芒未分時也澹徒暫反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皆自然故至一也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能維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美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世已失一或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燧音遂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澆古堯反本亦作澆醇本亦作淳音純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稱尺證反險德以行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心識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心與心識如字衆本悉同向本作職云彼我之心競為先職矣郭注既與向同則亦當作職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任性斯乃定也然後附之以文文博者心質之飾也○溺乃歷反郭音奴學反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命之本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喪息浪反下及注皆同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亦

何由興乎道哉若不貴乃交相興也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若非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秖所以交喪也○見音賢遍反秖音支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之時也則反一無迹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不能澹漠之時也則深根寧

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illegible]不興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此淡泊之情也○淡徒暫反泊音薄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危然獨正之貌○危然如字郭[illegible]正發司馬本[illegible]云獨[illegible]貌崔本[illegible]音[illegible]累[illegible]之[illegible]然[illegible]又固貌道固不小行遊於[illegible]反德固不小識塊然大通○塊苦[illegible]反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illegible]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樂音洛注下皆同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儻吐黨反崔本作黨云衆也圉魚呂反本又作禦故不為軒冕肆志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為于為反下同不為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覺窮之在身其樂彼與此同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之喜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營外虧內其置倒也○倒置之民崔云逆其性命而不順也向云以

外易內可謂倒置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音義曰借物名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言其廣也○秋水李云水生於春壯於秋白虎通云水準也灌古亂反涇音經司馬云涇通也崔本作徑云直度曰徑又云字或作涇涘音俟涯也渚司馬云水中可居曰渚釋名云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回也崖字又作涯亦作厓並同辯別也言廣大故望不分別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眇洋向若而歎曰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為乎其間○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夷一名馮遲已見大宗師篇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盡洋忍反北海李云東海之北是也目眐莫剛反又音旁又音望本亦作望洋音羊司馬崔云眐洋猶望羊仰視貌向若向徐音嚮許亮反司馬云若海神聞道百李云萬分之一也今我睹舊音覩崇說文睹今字覩古字睹見也崔本作今睹我云睹示也大方司馬云方道也分扶問反後同北海若曰井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語如字下同虛音墟本亦作墟風俗通云墟虛也崔云拘於井中之空也夏戶嫁反曲士司馬云鄉曲之士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

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加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尾閭崔云海東川名司馬云泄海水出外者也泄息列反又與世反董音亮註及下同縣音玄下同怏於亮反又於良反竟音境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跂○礨力罪反向同崔音壘李力對反空音孔壘孔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蟻塚也稊徒兮反司馬云稊米小米也李云稊草也案郭註爾雅稊似稗稗音蒲賣反大倉音奏卒尊忽反司馬云衆也崔子恤反云盡也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五帝之所連司馬云謂連續仁義也崔云連續也本亦作五帝爭側耕反任士之所勞李云任能也勞服也伯夷

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物物各有量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分無常得與失皆分終始無故日新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各自足也大而不多亦無餘也知量無窮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證曉今故曉明也今故猶古今○曉許亮反崔云往也向郭云明也又虛文反故遥而不悶遥長也掇而不跂掇猶短也○掇專劣反跂如字一本作企下注亦然知時無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

故不以長而挹悶短故為跂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明乎坦塗死生者日新之正道○坦吐但反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說音悅愕五各反舍音捨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限也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以其有限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豪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豪則顯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倪五厓反徐音詣郭五米反下同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埒李普回反徐音孚謂盛也郭芳尤反崔音衰殷衆也便婢面反徐扶面反註皆同此勢之有也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

形者也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粗此胡反下同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分如字能論本或作諭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不多仁恩無害而不自多其恩動不為利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為于偽反不賤門隸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措七故反貨財弗爭各使分定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

焉不借人各使自任不多食乎力足而已不賤貪汙理自無欲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行下孟反下堯桀之行同不多辟異任理而自殊○辟四亦反為在從衆從衆之所為不賤佞諂自然正直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外事不棲於心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故支同也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物性自通不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至德不得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大人無已任物而已○無已音紀約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各自足也○惡音烏下同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倒置也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稱尺證反勝音升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為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大業而情性瀾漫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

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之噲音快又古邁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司馬云燕王噲拙於謀用蘇代之說效堯舜讓位與子之三年而國亂而王往況反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白縣尹僭稱公作亂而死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梁麗司馬李音禮一音如字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室玲悉反爾雅云塞也崔李同說文都節反騏音其驥音冀驊戶花反騮音留李云騏驥驊騮皆駿馬也捕音步本又作搏徐音付狸力之反狌音姓向同又音生崔本作鼪由又反技其綺反鴟尺夷反崔云鴟鵂與委衆同撮七括反崔本作最音同蚤音早說文跳蟲齧人者也淮南子鴟夜聚蚤察分毫末許慎云鴟夜聚食蚤蝨不失也司馬本作蚤音文云鴟鵂鵂夜取蚤食令郭本亦有作蚤者崔本作爪云鵂鵂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瞋尺夷反向處反反司馬云張也崔音眩又師慎反本或作瞋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趣同焉皆得也○師是或云師法也治直吏反注皆同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將奚以哉○舍音捨下同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墓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徒黙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人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不同也以順物之迹不得不爲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夫初惡反歌之下音字女惡音汝後放此烏下音河伯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

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賤之道反覆相尋○衍如字又以戰反崔云無所貴賤乃反為美也本亦作畔衍李云猶漫衍合為一家覆芳服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自拘執則不夷於道○與道大蹇向崔本蹇作莞紀輦反徐紀偃反本或作與天道蹇云猶洽也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所施無常○謝施如字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崔云不代其德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參初林反差初宜反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公當而已○嚴魚檢反又如字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下之所同求○繇音由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然無所在○泛孚劍反字又作汎畛之忍反域于逼反舊于目反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掩御羣生反之公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是謂無方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莫不皆足道無終始物有死生如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恃其成成無常處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為位守之不變年不可舉欲舉之令去而不能○令力呈反時不可止欲止之使停又不可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用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故不可執而守何為乎何不為乎天固將自化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河伯曰然則

何貴於道邪以其自化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藏才浪反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薄如字崔云謂以體著之言察乎安危知其不可逃也寧於禍福安乎命之所遇謹於去就審去就之非已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然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行如字蹢躅而屈伸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蹢丈益反又持革反躅丈錄反又音濁伸音申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要於妙反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太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乎天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故曰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無以故滅命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真在性分之內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跿卓而行予無如矣今予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悗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遥也○夔求龜反一足獸也李云黃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奇獸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憐音蓮蚿音賢又音玄司馬云馬蚿蟲也廣雅云蚿渠馬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司馬云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殺於此明流於彼心則智蚿為神遊外跨勃甚反郭苑咸反一音初稟反卓本亦作淖同勃角反李云跨卓行貌唾吐卧反噴普悶反又芳奔反又孚悶反霧音務郭武貢反勝音升悅亡本反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

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所為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遥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蓬蓬步東反徐扶公反李云風貌鰌音秋李云藉也藉則削也本又作蹐子六反又七六反迫也折之舌反蜚音飛又扶貴反）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色主反匝子合反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衛人誤圍孔子以為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又孔子弟子顏剋時與虎俱後剋為孔子御至匡匡人共識剋又孔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共圍之惙本又作輟同丁劣反見賢遍反語魚據反）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各有所安○蛟音交父音甫兕徐履反）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難乃旦反）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遥矣故雖匡陳羑里無異於紫極閒堂也○閒音閑）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幾居豈反將甲如字本亦作持甲公孫龍問於魏牟司馬云龍趙人牟魏之公子少詩照反長張丈反行下孟反知音智汒莫剛反郭音莽論力困反與音余下助句放此閒如字本亦作闌兩通本或作閑啄許穢反又昌銳反隱於靳反大音泰埳音坎郭音陷鼃本亦作蛙戶媧反司馬云埳井壞井也鼃水蟲形似蝦蟇鱉必滅反字亦作鼈吾樂音洛下之樂大樂同跳音條井幹古旦反司馬云井欄也諸詮之音西京賦作韓音甃側救反李云如

闕以埻為之著井底闕也字林壯謬反云井壁也赴水如字司馬本作踣云赴也蹶其月反又音厥泥則沒足滅跗方於反郭音附司馬云滅沒也跗足跗也李云言踊躍於塗中還音旋司馬云顧視也虾音寒井中赤蟲也一名蛸爾雅云蛸螺郭註云井中小蛣蟨赤蟲也蛸音求蛣反螺音況蛣反蛣蟨音吉厥蟨户買反科苦禾反科斗蝦蟇子也擅市戰反專也蝨火各反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繫猪立反司馬云拘也三蒼云絆也樂音岳又五教反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以小羨大故自失○逡七旬反潦音老弗為于偽反下同頃久司馬云猶早晚也適適始赤反又丈革反郭苑狄反規規如字又虛役反李徐紀睡反適適規規皆驚視自失貌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物各有分不可强相希效○竟音境後同蚉音文商蚷音渠郭音巨司馬云商蚷蟲名北燕謂之馬蛟一本作蟜徐市軫反勝音升强其丈反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跐音此郭時紫反又側買反廣雅云蹋也路也履也司馬云測也大皇音泰爽音釋解戶買反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趣無窮者非察辯所得○索所白反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兩失之○壽陵餘子司馬云壽陵邑名未應丁夫為餘子邯音寒鄲音丹趙國都也匍匐匐音蒲又音符匐蒲北反又音服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性各有所安也○口呿起據反司馬云開也李音祛又巨劫反濮水音卜陳地水也楚王司馬云威王也先焉先謂宣其言也笥息嗣反或音司藏之李云藏之以笥覆之以巾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

夜揚兵整旅○相息亮反下同梁相梁惠王恐丘勇反搜字又作搜或作度所求反李悉溝反云索也說文云求也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鵷於袁反鶵仕俱反李云鵷鶵鸞鳳之屬也醴泉音禮李云泉甘如醴嚇本亦作呼同許嫁反又許伯反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已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嗜時志反好呼報反

莊子與惠子遊於豪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豪梁本亦作濠音同司馬云濠水名也石絕水曰梁儵魚徐音條說文直留反李音由白魚也爾雅云鮂黑鰦郭注即白儵也一音篠謂白儵魚也從七容反樂音洛注下皆同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難乃旦反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

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復扶又反處昌慮反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音義曰以義名篇樂音洛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樂音洛篇內不出者皆同至極也樂歡也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者乃全耳○惡烏路反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榮也○惛音昏又音門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

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蹲七旬反郭音存又趣允反循音旬又音脣爭爭鬬之爭下同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故當

緣督以為經也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諄諄然如將不得已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諄諄亡耕反徐苦耕反又胡挺反李云趣死貌崔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為諄諄本又作腯腯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無懷而恣物耳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俗以銓鎗為樂美善為譽○銓苦耕反鎗七羊反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近附近之近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滯也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皆自出耳未有為而出之也○芒李音荒又乎晃反下同芴音忽下同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無有

為之象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皆自殖耳○萬物職職司馬云職職猶祝祝也李云繁殖貌崇爾雅職主也謂各有主而區別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若有為則有不齊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噭音據盆謂瓦缶也長丁丈反槩古代反司馬云感也又音胥哀亂貌巨室巨大也司馬云以天地為室也噭古弔反又古堯反令力呈反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

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絶於遠曠之域而遠困於憂樂之竟矣○支離叔與滑音骨崔本作滑介音界叔李云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識化也冥伯之丘李云丘名喻杳冥也崦力門反虛音墟休息也肘竹九反司馬本作肘音跌云附足上也蹙蹙紀衡反動也惡之烏路反後皆同垢音苟竟音境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巍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畢攬髑髏枕而卧夜中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比莊子之旨也○髑音獨髏音樓髑苦堯反徐又許堯反李呼交反司馬李云白骨貌有枯形也撽苦弔反又

古的反說文作擊云旁擊也捶拙鬼反又之睡反馬杖也遺唯季反凍丁貢反餒奴罪反援音袁枕針鴆反見賢遍反從七容反從容也李徐子用反縱逸也復音服又扶又反矉音頻蹙本又作蹙同子六反頻於萬反李云矉蹙者愁貌復扶又反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褚猪許反綆格猛反汲音也汲居及反適或作適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言非惑如何○皇帝謂三皇五帝也司馬本作黃帝重直用反舍音捨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鰿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

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女音汝後同海鳥司馬云國語曰爰居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云魯侯也爰居一名雜縣舉頭高八尺樊光註爾雅云形似鳳皇御音訝觴音傷于廟司馬云飲之于廟中也九韶常遥反膳如字眩玄遍反司馬本作玄音眩視如字徐市至反轘里轉反壇大旦反司馬本作澶音但云水沙澶也食之音嗣緻音條又音攸又徒由反一音由行户剛反委於危反蛇以支反又如字說乃戈反咸池堯樂名樂如字卒寸忽反司馬音子忽反云衆也還音患又旋面反好呼報反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攖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為樂○道從如字司馬云從道旁也本或作徒攖居肇反徐紀偃又又起虔反司馬云扶也或音厥蓬步東反徐音扶公反若果養乎予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若果一本作喜云死也予果元嘉本作汝果元嘉本作汝曷養司馬本作喜云死也予果元嘉本作子過歡乎司馬本作雚云呼聲謂生也種有幾變化種數不可勝計○種章勇反注同幾居豈反勝音升得水則為繼得水土之際則為蠹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蝴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得水則為繼司馬本作繼云萬物雖有兆朕得水土氣乃相繼而生也本或作斷又作續斷得水土之際則為蠹戶蝸反蠙步田反徐我賢反郭父因反又音賓李婢軫反之衣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不見按之可得如張緜在水中楚人謂之蠹蝸之衣生於陵屯司馬音徒門反云阜也郭音純則為陵舄音昔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改名陵舄也一名澤舄隨燥溼變也然不知其祖言物化無常形也人之死也亦或化為草木草木之精或化為人也陵舄得鬱栖則為烏足司馬云鬱栖蟲名烏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栖在陵舄之中則化為烏足也李云鬱栖糞壤也言陵舄在糞化為烏足也烏足之根為蠐螬音齊螬音曹司馬本作螬蠐云蝎也其葉為胡蝶音牒司馬云胡蝶蛺蝶也草化為蟲蟲化為草未始有極胡蝶胥也一名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司馬云得熱氣而生也其狀若脫它括反司馬音悅云新出皮悅好也鴝其俱反掇丁活反乾音干沫音末李云口中汁也斯彌李云蟲也食如字司馬本作餓醯許兮反李音海司馬云蝕醯若酒上蠛蠓也蠛音眠結反蠓音孟反頤以之反輅音路一音洛黃軦音況徐李休徙反司馬云頤輅黃軦皆蟲名九猷音由李云九宜反久久老也猷蟲名也瞀莫豆反又莫住反又亡角反芮如銳反徐如悅反腐

音輔蠸音權郭音歡司馬云亦蟲名也爾雅云一名守瓜一名蚡鼠也羊奚比毗志反孳息尹反司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而為物皆生於非類也青寧司馬云蟲名青寧生程李云未聞程生馬馬生人俗本多誤故具錄之

乾隆御覽之寶

莊子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莊子卷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乾隆御覽之寶

莊子卷七

晉　郭象　註

唐　陸德明　音義

外篇達生第十九音義曰以義名篇

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達生達暢也通也廣雅云生出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稱尺證反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

生亡者有之矣守形大甚故生亡也○離力智反下同大音泰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於其間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故彌養之而彌失之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則世奚足為哉莫若故而任之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幾徐其依反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

之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俱不為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毋也（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處昌處反）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俱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運輔其自然也○相息亮反）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其心虛故能御羣實○關尹李云關令尹喜也窒珍悉反）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至適故無物往可之○蹈徒報反）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知音智列音例本或作例語魚據反女音汝後同遠于萬反）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常遊於極）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焉於虔反）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而藏乎無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壹其性（飾則二矣）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性）以通乎物之所造（萬物皆造於自爾）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郤去逆反墜字或作隊同直類反後皆同乘音繩又繩證反遻音悟郭音愕爾雅云遻忤也郭註云謂干觸慴之涉反慴也李郭音習）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復讎者不折鏌干（夫干將鏌鋣雖與讎為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鏌音莫本亦作莫干李云鏌耶干將皆古之利劒名吳越春秋云吳王闔閭使干將造劒劒有二狀一曰干將二曰鏌鋣鋣干將妻名也）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忮之豉反郭李音支害也字書云狠也飄匹遥反郭李云落也復扶又反下章同中丁仲反）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無情之道大矣）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不應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開天者德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生（知用者從感而求動而不已斯賊生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厭李於豔反徐於瞻反）民幾乎以其真（民之所志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幾音機或音祈）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其承蜩所失者不

過錙銖之間也○痀郭於禹反李徐居具反又其禹反僂郭音縷李徐良付反承一本作美婁音條蟬也拔丁活反拾也五六月司馬曰黏蟬時也累劣彼反下同司馬云謂累之於竿頭也錙側其反銖音殊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厥本或作橛同其月反株音誅拘其俱反郭音俱李云厥豎也豎若株拘也槁苦老反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遺彼故得此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分如字操七曹反下章同數音朔註下同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沒人謂能鶩沒於水底○鶩音木鴨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逆若自然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卻退於坂也○覆芳服反註下同猶其車卻也元嘉本無車字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覆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也惡往而不暇所遇皆閒暇也○惡郭音烏閒音閑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殪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注之樹反李云擊也憚徒丹反又音丹又丈旦反忌惡也一曰難也殪武典反又音昏又音門本亦作殪說文云殪矜也元嘉本作昏要一遥反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學生者務中適○田開之李云開之其名也周威公崔本作周威公寵祝賢上之六反下市軫反字又作緊音同本或作賢學生司馬云學養生之道也中丁仲反下章注而中適同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等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吾子與祝賢遊司馬本以吾子屬上句更云子與祝賢遊操七曹反拔蒲末反徐甫末反李云把也馬似袁反徐以醉反郭子稅反李

尋恚反佶醉反戒蘇忽反帚也亦何關於夫子絕句瓢如字崔本作趙云匿也視其羸瘦在後者匿著牢中養之也畢豹音善李云畢豹隱人姓名也水飲元嘉本作飲水縣音玄薄司馬云簾也無不走也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富貴也李云走住也去起呂反仲尼曰無入而藏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出也於入無出而陽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出也而中適是立也榮立其中央若禍木之無心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畏塗司馬云阻險道可畏懼者也卒子忽反知音智衽而甚反徐而鴆反李云卧衣也郭注禮記云卧席也動皆之死地一本無地字冒音墨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柰何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肩背肿胥之尻乎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僇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欲脫則身亡理常與且不聞人獸也○筴初革反李云牢豕室也筴本欄也說如字又始銳反彘直例反本亦作豕惡烏路反豢音患司馬云養也本亦作犧奇側皆反僇章同藉在夜反又在亦反尻苦羔反俎莊呂反畫飾之俎也為彘音偽反下自為為彘同食音嗣膝音康楷音遭錯七故反置也又如字本又作措豚直特反又牧特反楯食準反徐牧荀反李勑準反司馬云豚猶篆也楯猶案也聚淺力主反司馬云聚淺器名也今冢壙中注為之一云聚淺棺椁也一云聚當作蔽才官反淺當作蔽力久反謂殯於蔽塗蔽翳之中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瞿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去反一本作公反誒於代反郭音熙說文云可惡之辭也李呼該反一音哀詒

[illegible]反[illegible]恰李音喜司馬云懈倦貌李云疲詒夫魂魄和數日所反司馬本作數月皇子吉故如字司馬云[illegible]數字齊之暫士也累慈音鳥怨拂粉反李房粉反[illegible]教六反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李云怨滿也滯結聚也精神有逆則陰陽結於內魂魄散於外故曰不足上音時掌反下同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忘病也李云陽散陰凝故怒陰發陽伏故忘也不上不下中丁仲反身當心則為病李云上下不和則陰陽爭而攻心心精神主故病也沈有履司馬本作沈有漏云沈水汙泥也漏神名竈有髻音結徐胡節反郭音詰李音吉司馬云髻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霆音庭又音挺又徒佞反倍音裴徐扶來反鮭本亦作蛙戶媧反徐胡佳反鼃音聲又音龍躍之司馬云倍阿神名也鮭聲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翻持戟決音速司馬云決陽的頭馬尾一作狗頭一云神名也罔象如字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神名本又作華所巾反又音臻司馬云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變求龜反司馬云狀如鼓而一足方音傍本亦作彷同皇本亦作徨同司馬云彷徨狀如蛇兩頭五采文委於危反又如字朱冠司馬本作俞冠云俞國之冠也其制似螺慈閭烏路反捧芳勇反首司馬本同一本作手鞠敕引反徐敕一反又敕私反司馬云笑貌李云大笑貌

紀渻子為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紀渻所景反徐所幸反人姓名也一本作消為于偽反王司馬云齊王也虛憍居喬反又巨消反李云高也司馬云高仰頭也應應對之應下同恃許支反本亦作響景於領反又如字李云應響鳴領景行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唐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湧出者汨也○呂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西有此縣絕世謂之黃梁淮南子曰古者龍門未鑿河出孟門之上也縣音玄仞音母七尺曰仞沫音末黿音元鼉徒多反或音橦鱉字又作鱉必滅反苦如字司馬云病也拯拯救之拯救所主反被皮寄反行歌司馬本作行道云常行之道也長丁丈反下同齊司馬云齊回水如磨齊也汨胡忽反司馬云涌波也

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不任已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不似人所作也○梓音子慶李云魯大匠也梓官名慶其名也鐻音據司馬云樂器也似夾鐘

魯侯見而

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則跂慕之心絕矣○耗呼報反司馬云損也氣李云氣耗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也譽音餘輒丁協反輒然不動貌朝直遥反注同其巧專而外骨消性外之事去也○骨消如字本亦作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材中者也○見賢遍反中丁仲反則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耳○與音餘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東野稷李云東野姓稷名也司馬云孫卿作東野畢見賢遍反下同莊公李云魯莊公也或云內篇曰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問於蘧伯玉則不與魯莊同時當是衛莊公中丁仲反下同文弗過也司馬云謂過織組之文也使之鉤百而反司馬云稷自矜其能圍而軀之如鉤復迹百反而不知止闔戶臘反元嘉本作廬崔同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倕音垂又音睡旋而蓋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音雖司馬本矩作瞿云工倕堯工巧人也旋圓也瞿句也倕工巧任規以見為圓覆蓋其句指不以施度也是與物化之不以心稽留也桎之實反司馬云閡也易音以敖反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履九住反要一遥反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於不適耳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識適者猶未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闇付自然也○踵章勇反司馬云至也詫敕駕反又呼駕反郭都駕反司馬云告也李本作託云爲也扁慶子音篇又符珍反李云扁姓慶子字也難乃旦反賓必刃反惡音烏下同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芒武剛反彷徨元嘉本作房皇音同逍遥乎無事之業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是謂為而不恃率性自為耳非恃而為之長而不宰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長丁丈反註同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

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各有所便也○知音智汙音烏渴其列反又其謁反竅苦弔反跂跂彼我反寔紀肇反又紀偃反徐其偃反比如字又毗志反說音悅為于偽反奏九韶元嘉本作奏韶武樂音洛下同食之音嗣委於危反蛇如字李云大鳥吞蛇司馬云委蛇泥鰌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鷦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款敲李云款空也啟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鷦音兮鷦字亦作鷦音晏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音義曰樂事以名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山中釋名云山產也產生物也說文云山宣也謂能宣散氣生萬物也大木釋名云木冒也冒地而產也字林云木衆樹之總名白虎通云木踊也夫如字夫子謂莊子本或即作莊子豎市主反烹普彭反煑也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故莊子亦處焉○譽音于訾音紫毀也徐音疵上如字又時掌反量音亮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

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傳直專反司馬云事顧可傳行也注子卧反本亦作生同卿如字一音許亮反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拾其國故雖憂慄萬端莫賢南行而忘反愈深矣○市南宜僚了蕭反徐力遥反司馬云熊宜僚也居市南因為號也李云姓熊名宜僚按左傳云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無須臾離力智反紀句崔本無離字居無崔讀以居字連上句行下孟反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目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於無人之野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豐司馬云大也胥疏如字司馬云胥須也疏菜也李云胥相也謂相望疏草也辟婢亦反刳音枯廣雅云屠也去皮起呂反下去欲去居同洒先典反本亦作洗音悉徐音銑李音禮本亦作洗力呈反章末同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寄之南越取其去魯遠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藏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

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言可終始處之○樂音洛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真謂欲使之南越市南子曰君無形倨形倨蹟碰之謂無形倨音據司馬云無倨傲其形蹟之質反又知吏反碰五代反無留居留居滯守之謂○無留居司馬云久留居司馬云無留安其居久為君車形與物爭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我一本作餓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絕情欲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累有人者有之以為已私也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者為人所役用也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與音預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大莫莫無也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

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方舟司馬云方並也惴必善反爾雅云急也呼火故反下同張歙許及反徐許揭反郭跱撮反張開也歙歙也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北宮奢李云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為號奢其名也為衛于偽反斂力驗反為壇但丹反李云祭也禱之故為壇也上下之降音亟司馬云八音傳為縣而聲高下王慶忌李云王故也

慶忌周大夫也怪其簡速故問之泊步各反其本性也侗乎其無識任其純朴而已○侗止東切動二反無知狀字林云大狀一音恫儻乎其怠疑無所趣也○儻音敕蕩反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無所欣送往而迎來萃在醉反芒莫郎反送音悅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任彼也從其彊梁順乎知也○彊巨丈反力也隨其曲傅無所係也○曲傅音附司馬謂曲附已者隨之也本或作傅張戀反因其自窮用其不得不爾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拔當故無損○拔音子卧而況有大塗者乎秦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新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自同去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大音泰任如字李云大公大夫稱任其名幾音祈又音機惡烏路反注及下同好呼報反章內同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翛翛翩翩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翛音紛字或作翛翩翩音扶徐音扶字或作映司馬云翛翛翩翩舒遲貌一云飛不高貌李云羽翼聲迫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脅在衆鳥中縱足容身而宿辟害之至也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常從容處中○從七容反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於隨物而已○緒次緒也是故其行列不斥徙章俱也○行戶剛反下亂行同斥音尺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卒子恤反終也又七忽反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寸之害也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為逆矣渾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蘂以託意○蘂音智汙音烏揭其列反竭其烈反注天竭反昔吾聞之大成之人也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特功名○隳許規反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衆一功自衆成故還之○去起呂反道流而不明昧於而自行耳居得行而不名處彼皆居無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行如字又下孟反注同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動故也削

迹捐勢不為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達皆去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寂泊無味乃至人也○泊步各反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駁於素人間之好也○衣於既反褐戶割反杼食汝反又音序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為鳥獸所不畏鳥獸不惡而況人乎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匹帛也○桑雽音戶本又作雽音于李云桑姓雽其名隱人也或云姓桑雽名隱伐樹於衛一本作伐樹於宋削迹於衛數所主反何與音餘下放此假古雅反李云國名林回司馬云殷之逃民之姓名為如字下同又皆于偽反布謂貨財也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去利故淡

道合故親也淡如字又徒暫反小人甘以絕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夫無故而自合者天鬻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故也○無挹音揖李云無所執持也去起呂反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真司馬本作直冷音李禹司馬云冷曉也謂以真道曉語禹也冷或為命又作令命猶教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利不假故常全情不知故常逸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朴素而足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屨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枏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遭時得地則申其長蒙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衣於既反大布司馬云麤布也屨賢節反又苦結反司馬云帶也係履李云履穿故係過古禾反魏王司馬云惠王也憊皮拜反又薄計反司馬本作病勝音騰本亦作騰枏音南木名攬舊歷敢反蔓音萬郭武羋反王往況反司馬本作往長丁亮反本又作張音同司馬直良反云兩枝相去長遠也羿音詣武戶係反蓬

蒙符恭反徐扶公反司馬云并古之善射者逢蒙羿之弟子眄莫練反睨莫顯反本或作睥普計反睨音詣郭五挂反李云邪視也枝其綺反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勢不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柘章夜反枳吉氏反又音紙枸音矩悼如字又直弔反便婢面反注同相息亮反見賢遍反強上聲下同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唯安之故易○惱苦老反下同猋氏必遙反古之無為帝王也犂然力兮反又力之反司馬云犂然猶衆然當丁浪反還音旋窺徐起規反造司馬云造適也易以豉反註下同無受人益難物之偽來不可禁禦無始而非卒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皆自然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不可逃也○桎之實反運司馬云動也泄息列反司馬云疑也徐以世反言與之偕逝之

謂也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言我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為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物之所利乃非已也非已求而取之吾命有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避禍之速○知音智鷾音意鴯音而戎云鷾鴯燕也目之所不宜處昌呂反言不可止處目已羅絡知之故弃之也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間此鳥之所以稱知也社稷存焉爾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也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變○禪市戰反司馬云授予也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為懷也○為於虔反下同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無拎而體與變

俱也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木禁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雕徐音彫本亦作彫陵之彫樊音煩司馬云雕陵陵名樊籠也謂遊乘囿藩籬之內也樊或作埨埨古呼字廣光浪反運寸司馬云可四一寸也感周之顙息落反李云感觸也異鵲不逝目大不覩司馬云鵲大也曲折曰逝李云異大逝雖目大視希故不見人蹇起虔反躩李驅碧反徐九縛反司馬云疾行也崇即論語云足躩如也彈徒旦反留力救反司馬云宿留伺其便也螳音堂蜋音如執翳於計反司馬云執草以自翳也搏郭音博徐音付見乎翳過反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覩異能逝此為之真性也公目利故忘之○真司馬云真身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怵敕律反二類相召也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誶問之也○誶本又作訊音信問也司馬云以周為盜東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夫身在人間世有爽陰若推爽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生庭中三月蘭力信反一本作蘭且子餘反司馬云蘭且莊子弟子易以豉反度直洛反觀於濁水

而迷於清淵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見賢遍反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鯫仲尼賤老聃上指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指音口反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長丈亮反馬云陽朱也去起呂反

莊子篇田子方第二十一音義曰以人名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無假也○田子方李云魏文侯師也名無擇敕稱雙角反又所主反下同谿音溪又音兮司馬本作鄧工李云谿工賢人也人貌而天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緣而葆

真虛而順物故真不失○漾音保本亦作保清而容物夫清者患於大濁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大音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曉然清虛正已而已而物邪自消○邪似嗟反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名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自覺其近○儻然敕湯反司馬云失志貌語魚據反知音智行下孟反解戶買反鉗其炎反徐其嚴反吾所學者真土梗耳非真物也○直如字本亦作真下句同元嘉本此作真下句作直土梗更猛反司馬云土梗土人也遭雨則壞夫魏直為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樂辟其步遣蛇其路○溫伯雪子李云南國賢人也蘄音祈從七容反辟婢亦反遣如字本又作遠於鬼反蛇以支反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禮義之樂有斯飾也○道音導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裁住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夫音符目擊而道存矣司馬云見其目動而神實已著也擊動也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涵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哀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奔逸司馬本逸作佚瞠敕庚反又且郎反字林云直視皆可見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是出則

存是入則亡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夫有不待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效物而動自無心也日夜無隙恒化新也而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死也薰然其成形薰然自成又奚為哉○薰許云反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曰徂○徂如字司馬本作殂云病也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待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令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令力呈反下章注同女音汝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女安得有之○殆著乎吾所以著也郭著音張慮反注同又一音張略反司馬云吾所以著者外化也女殆庶於此耳吾一不化者則非女所及也是求馬於唐肆非停馬處也李同又云唐亭也司馬本作廣肆云廣庭也求馬於市肆廣庭非其所也處昌慮反復扶又反舍音捨吾服女也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遠也言女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停停者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

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宜也○離力智反下章文同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干熬然似非人寂泊之至○被皮寄反干本或作乾熬乃牒反又丁立反司馬云不動貌說文云怖也泊步各反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待或作停見賢遍反眩玄遍反與音餘下同掘徐音屈槁苦老反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初未有而故有也○辟必亦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欲訓弗反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欲令仲尼必求之於言意之表也○辟必亦反司馬云辟卷不開也又婢亦反徐敷赤反嘗為女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為于偽反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言其交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爾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未嘗守故而莫見其功自爾故無功生有所乎萌萌於未歇也死有所乎歸歸於散也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且如字莊子餘反

樂音洛下及注同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死生亦小變也○行下孟反又如字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李云次中也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愈不足患○滑古没反介音界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縣解○解戶買反注同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不修不為而自得也○汋音灼又上若反李以略反李云取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者甕中之蠛蠓○醯雞許西反司馬云若酒上蠛蠓也甕烏弄反蠛亡結反蠓元孔反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見賢遍反本如字魯哀公司馬云莊子與梁惠王齊威王同時在哀公後百二十年冠古亂反圜音圓句音矩徐其俱反李云方也屨徐居具反緩戶管反司馬本作紱玦古穴反斷丁亂反號號令也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得者外事全也○飯煩晚反忘其賤謂忘其飯牛之賤也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受揖而

立司馬云受命揖而立也舐本或作詆食紙反俔俔吐裆反徐音但李云舒閑之貌般字又作槃磐傍各反徐敦各反司馬云般磐謂其坐也贏本又作蠃同力果反司馬云將畫故解衣見形閒音閑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聊以卒歲○文王觀於臧李云臧地名也司馬本作文王微服而觀於臧夫本或作人非持其釣有釣者也竟無所求常釣也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鍵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所謂和其光同其塵○屬音燭夫夫皆方于反司馬云夫夫大夫也一云夫夫古讀為大夫顯而占反郭李而兼反又而衒反駁邪角反偏來蹄李云一蹄偏赤也疊教留反蹙子六反本或作愀在久七小二反先君王司馬云言先君王靈神之所致令本或作命王其無它司馬云無違命壞音怪下同植音值散羣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也一云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者也長丁丈反下同官者不成德司馬云不利功名也鍵斛音度李云六斛四斗曰鍵司馬本作鍵魁云款識曰終魁讀曰史竟音境下同長官者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大音泰昧音妹泛徐敷句反遁徐困反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刺七賜反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盈貫謂滿鏑也○為于偽反盈貫古亂反司馬云鏑也鏑丁歷反措杯水其肘上左手如柜右手如附技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措七故反肘竹九反柜音矩本亦作矩同發之適矢復沓矢去也前適去復軟沓也○適丁歷反復扶又反下反注同軟色洽反方矢復寓箭方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當是時猶象人也不動之至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

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揮斥猶縱放也大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害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逡七旬反汗戶旦反揮音揮斥揮音尺李音託郭云揮斥猶放縱令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不能明至分故有惧有惧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怵敕律反恂李又作恂音荀爾雅云恂慄也目之志恂謂眩也欲以眩悅人之目故怵也中丁仲反又如字中精神也喪息浪反後章同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栩況甫反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於人也○刦居業反元嘉本作却

戮音義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刳肌膚以為天下者使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已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已為物而故於自得之地也○大山音泰介音界憊皮拜反以為于偽反下同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言有三亡徵也○凡君如字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按左傳凡周公之後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俗本此後有孔子窮於陳蔡及孔子謂顏回二章與讓王篇同衆家並於讓王篇音之檢此二章無郭註似如重出古本皆無謂無者是也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夫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無拎乃常存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音義名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

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知北遊音智又如字於玄水之上李云玄水水名司馬崔本上作北隱芃符文反又音紛又符紛反李云隱出芃起丘貌白水水名狐闕苦穴反司馬李云狐闕丘名瞎丁吉反狂屈求勿反徐又其述反司馬向崔本作詘李云狂屈倜張似人而非也以之言司馬云之是也唉哀在反徐烏來反李音熙云應聲語無據反不近附近之近下同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德不可至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禮有常則故橋教之所由生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華偽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為也今已為物也物失其所故有為物雖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

難○易以政反注同生也死之徒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為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更音庚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患生於異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徒我豈殊哉○惡烏路反註同復扶又反下同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可得而見也○標必遙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大美謂覆載之美也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任其自為而已大聖不作唯因任也

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令彼神明至精與
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夫死者已
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扁然而萬物自古以
固存豈待為之而後存焉○扁音篇又音鶣六合為巨未離其內計六合在無極
之中則陋矣○離力智反其內謂不能出自化也秋豪為小待之成體秋豪雖小非無
亦無以容其質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日新也陰陽四時運行
各得其序不待為之惛然若亡而存昭然若存則亡矣○惛音昏又音泯油然
不形而神絜然有形則不神○油音由謂無所給惜也萬物畜而不知此之

謂本根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畜本亦作滀同勑六反注同可以觀
於天矣與天同觀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
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
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
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
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被衣音披本亦作披瞳敕紅反郭寬絳反李云未
有知貌齧缺睡寐體向所說畏其視聽以寐耳受道速故被衣喜也說音悅槁苦老反媒媒晦晦
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獨化者也○媒音妹又武朋反晦音誨李云媒媒晦

貌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夫道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丞如字李云舜師也一
云古有四輔前疑後丞蓋官名夫音符塊苦對反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
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
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
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委司馬云委積也孫子非
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蟬蛻也○蛻吐卧反又音悅又敕外反又始銳反
又始岁反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在自爾中來

故不知也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
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天地之強陽氣也郭云強陽猶運動耳素言天地尚運動況氣聚之生何可得執而留
也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
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
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
神生於道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晏於諫反徐於顯反又於見反閒音閑齋側皆反瀹音
藥武云漬也掊普口反徐方垢反知音智窅烏了反為于偽反無形謂太初也形本生於精皆由
精以至粗○形本生於精謂常道也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

竅者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竅苦弔反卵力管反徒章勇反）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故形骸於天地之間寄情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遊逸六合與化偕行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邀古堯反思息嗣反恂音荀）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天不得不高謂不得一道不能為高也與音餘下皆同）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博之不必知博觀異言為博斷端管反注同）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為也）淵淵乎其若海（容恣量無量）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與化俱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魏魏○魏魏魏魏高厚皆反）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而不復已故不匱也○運量音尤萬物而不匱各足意也）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各取於身而足）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運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體故在於不體不體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體涉艷反下同）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無所偏名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故然自故所遇而安了無功名○且如字作子餘反）將反於宗（不逐末也）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直駭氣也○喑音蔭郭音闇李音飲一音於感反醷於界反郭於感反李音意皆云喑醷聚氣貌）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間哉○桀居竭反）果蓏有理（物無不理但當順之○蓏徐力果反）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聖人遭之而不違（順所遇也）過之而不守（宜過而遇）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調偶和合之謂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如斯而已）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乃不足惜○白駒或云日也郤去逆反本亦作隙孔也）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勃步忽反油音由漻音流李音礫）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人類悲之（死類不悲）解其天弢墮其天袭（獨脫也○天弢敕刀反字林云弓衣也墮許規反袭陳華反）紛乎宛乎（變化絪緼○宛於阮反絪音因本亦作烟音因緼於云反本亦作煴音同）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無為用心於其間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敗補邁反）是人之所同知也（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非將至之所務也（務則不至）此衆人之所同

論也（雖論之然故不能不格所以不至也）復至則不論（恍然不覺乃至○恍亡本反）論則不至明見無值（闇乃值至）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令莊子指名所在○東郭子李云居東郭也惡音烏令力呈反）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舉其標質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螻力侯反蟻魚綺反稊大西反本又作稗稗步計反本又作稗二草名甓本又作甎步歷反屎尸旨反李云稊稗實蒲音賣反本或作夫溺乃弔反）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狶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肥處愈知豕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正獲之問於監古銜反市履狶盛豆反每下愈況李云正李卒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狶大豕也履踐也夫市魁履豕履其股脚狶難肥處故知豕肥耳問道亦況下賤則知道也瘦色救反處昌慮反）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為道）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嘘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若遊宮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嘘然無悚而遊彼無窮也○徧音遍）

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嘘然無悚而遊彼無窮也○徧音遍）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此皆無為故也○澹徒暫反閒音閑）寥已吾志（寥然空虛○寥音遼）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驚如字本亦作驚音揚）去而來不知其所止（斯順之也）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遊乎廖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彷音旁本亦作傍徨音皇馮皮冰反又音耕反又步耕反閎音宏李云馮宏皆大也郭云虛廓之謂也）物物者與物物無際（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殺色界反徐所例反下同）奇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奇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嘆然放杖而笑（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運杖杖而笑也○奇於河反荷音河本或作苛

老龍吉李云慷道人也隱於新及下同閭戶臘反皓音皓參郭處野反又音奢徐都據反又處夜反司馬云閒也喊音剝又孚邀反又孚說反李云故杖槃也投杖本亦作故杖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自有吾已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逢叔之徒莫足與言也○僻匹亦反慢武半反徐無見反郭如字地徒旦反徐徒見反郭音但夫音符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言體道者人之宗主○弇音奄堈音剛弔李云弇堈體道人弔其名繫焉謂為物所歸投也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復扶又反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

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實也○與無為之知並如字中崔本作印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道不當名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道無問問無應紀學去教而歸於自然反之意也○去起呂反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貴空無應應之是無內也實無而假有應者外矣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大虛若夫婁落天地遊虛涉達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大初音泰婁力男反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窈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窈烏了反搏音博大馬之搥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搥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搥郭音丁果反徐之

累反拳之瞻反大馬司馬也司馬郭云椿者玷揵鉤之輕重而不失之豪芒也武說云江東三梲之間人皆謂鍛為椿音字亦同郭夫之令不從此說也玷丁恬反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揵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都無懷則物來皆應○與音餘下同好呼報反長丁丈反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復扶又反見賢遍反思求更致不了○為于偽反無古無今無始無終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夫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世世無極○言其要有由不得無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得先無而今有也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不以死死生死者亦獨化而生耳死生有待邪獨化而足皆有所一體死與生各自成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有先悉薦反下及注同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心使形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安與之相靡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之必與之莫多不將不迎則足而止猗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牽聖之所遊處○圃音又圃布五反又音布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蘉也而況今之人乎蘉和也夫儒之師天下之雖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蘉子兮反和也聖人處物不傷物至順也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在我而已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冠古亂反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

然而樂與山林皐壤未善於我而我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與音餘下同樂音洛注下皆同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遊旅耳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也○禦魚呂反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強其丈反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各有分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皆自得也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齊才細反又如字

莊子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莊子卷八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莊子卷八

晉　郭　象　註

唐　陸德明　音義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音義曰以人名篇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畫然飾知挈然矜仁○老聃之役司馬云役學徒弟子也廣雅云役使也庚桑楚司馬云楚名庚桑姓也太史公書作亢桑偏向音篇畏本或作崴又作猥同烏罪反向於鬼反壘崔本作累同力罪反向良裴反李云崴壘山名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盡音獲知音智注同挈本又作契同苦計反向云知也又苦結反廣雅云提也達于萬反司馬云言人以仁智為臣妾庚桑悉弃仁智也擁腫之與居擁腫朴也○擁於勇反腫章勇反本亦作踵鞅掌之為使鞅掌自得○鞅於丈反崔云擁腫無知貌鞅掌不仁意向云二句朴累之謂司馬云皆醜貌也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異其棄智而任愚○壞而掌反本又作穰崔本同又如羊反廣雅云豐也灑素殄反又悉禮反崔李云驚貌向蘇狼反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日計之而不足向云無旦夕小利也歲計之而有餘向云順時而大穰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稷之

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正得秋而萬寶成天地以萬物為寶至秋而成也元嘉本作萬寶大道已行矣本或作天道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直自往耳非由知也○環如字廣雅云圜也堵丁魯反司馬云一丈曰堵環堵者面各一丈言小也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閒我其杓之人邪不欲為物標杓○俎側呂反崔云俎豆食我於衆人閒杓郭音的又匹么反又音弔廣雅云樹末也王云斯由己為人準的也向云焉氏作爲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弟子謂大人必有壘祿也○尋常之溝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之溝則周禮洫澮之廣深也洫廣深八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還音旋回也崔本作逢鯢五兮反鰌音秋為之制廣雅云制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王云制謂擬之也鯢鰌專制於小溝也步仞六尺為步七尺曰仞廣一步高一仞也孔安國云八尺曰仞小爾雅云四尺曰仞孽魚竭反狐為之祥李云祥怪也狐狸惡為妖孽言各有宜不失則大人有壘祿也王云野狐依之作妖祥也崔云壘狐以小丘為善也祥善也且夫尊賢授能

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螘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去利遠害乃全○函音含車之獸李云歌大如車也一云大容車介音戒廣雅云獨也又古黠反一本作分謂分張也元嘉本同雜力智反下註同碭徒浪反又音天碭而失水徒浪反謂碭溢而失水也崔本作去水陸居也螘魚綺反皆如字向云馬氏作最又作窮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杳而已矣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杳彌小反粗七奴反後皆同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堯舜○二子向崔郭皆云堯舜也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蓬蒲空反令力呈反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理髮刀之末也○而櫛莊筆反又作扱亦作櫛皆同郭音節徐側冀反數色主反炊昌垂反向云理於小利也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混然一之無所治為乃濟○竊竊如字司馬云細語也一云計校之貌崔本作察察舉賢則民相軋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軋烏黠反向音乙拂符弗反任知則民相盜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偽矣偽以求生非盜如何○知音智注同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畫為盜日中穴阬無所復顧○段音試水又作瀆下同阬善回反向音裴云阬墻也言無所畏忌吾語汝

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以致斯弊○語羔掠反女音汝後皆放此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守其分也○南榮趎昌于反向音嚮一音紹俱反徐直俱反又救俱反又處由反李云庚桑弟子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南榮疇或作儔又作壽淮南作南榮疇云救蹻趺步百舍不休亦作疇蹙子六反長丁丈反惡音烏分扶問反後以意求之抱汝生無攪乎其生之外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法效也○思息吏反下同強其丈反下章可強同形之與形亦辟矣未有閑之○辟婢亦反閑也崔云相著也音必亦反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兩形雖閑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間間廁之間注同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早闌形隔故難化也○勉崔向云勉強也本或作晚達耳崔向云僅達於耳未徹入於心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挾三言而來故○奔蜂乎恭反司馬云奔蜂小蜂也一云土蜂藿蠋音蜀司馬云豆藿中大青蟲也越雞司馬向云小雞也或云荆雞也伏扶又反鵠本亦作鶴同戶各反一音戶沃反卵力管反魯雞向云大鷄也今蜀雞也贏音盈案方言贏儋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贏一音果唯惟癸反挾音協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

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捷闚捷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韄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韄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懼向紀具反本又作懼音同又況縛反吾問元嘉本問作聞向本又作嚮同捷音接釋名云目毛也規規李云失神貌一云細小貌喪息浪反注同揭其列其謁二反竿音干求諸海向云言以短小之物欲測深大之域也女亡人崔云喪亡性情之人也好呼報反去起呂反惡烏路反注同復扶又反濯丈角反鬱鬱崔云孰洒貌津津如字崔本作律律云惡貌有惡李云惡計未盡也洒音霍崔云恢廓也又如字本亦作韄音獲又乙虢反烏虢反又音鬲李云縛也三蒼云佩刀靶韋也捉徐側角反崔作促云迫促也

捷郭其輦反徐其偃反闚也向云闚也又音蹇下同繆莫侯反又音稠結也崔向云綢繆也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偏韄由不可況外內俱韄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繫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放如字向方往反云依也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不離其性○加如字元嘉本作知病崔本作駕云加也衛生李云防衛其生令合道也能勿失乎還自得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當丁浪反後放此能止乎止於分也能已乎無迫故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全我而不效彼○舍音捨下同能脩然乎無停速也○脩音蕭徐始六反又音育崔本作隨云順也能侗然乎無節礙也○侗本又作洞大董反又音恫向敕動反云直而無累之謂三蒼云敦直貌崔同字林云大也敞五代反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嘷戶羔反本又作號音同而嗌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尼謂噎也一本作而不嗌案如李音有不字嗄於邁反本又作嗄徐音憂司馬云楚人謂啼極無聲為嗄崔本作喝云啞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握李云捲手曰握挽五禮反向音藝崔云寄也廣雅云挽也共其如字崔云壹也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瞬字又作瞬同音舜動也本或作瞬莫經反偏徐音篇行不知所之任足之自行無所趣居不知所為綴體而自任也與物委蛇斯順之也○委於危反蛇以支反而同其波物波亦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曰非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解音蟹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交崔云交俱也李云共也樂音洛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攖於營

反徐又音妃廣雅云亂也崔云猶貫也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為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槁苦老反惡有音烏愛惡烏路反下同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夫德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宇泰定王云宇器宇也謂器宇閒泰則靜定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人有脩者乃今有恒

人而脩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言人皆欲學其所不能知凡所能者故是能於所能夫能於所能者則雖習非習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意雖欲為為者必敗理終不能○敗補邁反或作則元嘉本作則備物以將形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備具也將順也藏不虞以生心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虞侍洛反敬中以達彼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天理自有窮通而非人也有為而致惡者乃是人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滑音骨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靈臺棄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許慎云人心以上氣所往來也靈臺者有持有者謂不動於物持持則持之而不可持者耳其實非持而不知其所持若知其所持也持則失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此妄發作○不見其誠已而發謂不自照其內而外馳也每發而不當發而不由己誠何由而當○每發而不當丁浪反爾雅云每雖也謂雖有發動不中當葉入而不舍事不居其分內每更為失發由己誠乃為得也為不善乎

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閒音閑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券字又作卷徐音勸券分符問反下同崔云券分明也則宜方云反券外者志乎期費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為物也○期費芳貴反下同廣雅云期卒也費耗也言若存分外而不止者卒有所費耗也為于偽反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雖己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賈音古人見其跂猶之魁然夫期費者人己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為安○人見其跂猶之魁苦回反安也一云主也然謂眾人己見其跂求分外而猶自安可羞愧之甚也

與物窮者物入焉窮謂終始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也○物且且始也焉於虔反注同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夫志之所攖樵火疑水故其為兵甚於劒戟也○憯七坎反廣雅云痛也元嘉本作潛鏌音莫鋣也嗟反鏌鋣良劒名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藏才浪反後皆放此不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分符問反注及下皆同一音方云反所惡乎分者其分也惡分以備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也○惡烏路反下及注皆同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故出而不反見其鬼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故出而不反謂情識外馳而不反觀於內也見其鬼王云永淪危殆資死之術已行及之故曰見鬼也出而得是謂得死不出而無得乃得得生○出而得是謂得死若情識外馳以為得者是曰得死耳非理也減而有實鬼之一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廣雅云滅殄也盡也實塞也既殄塞純朴之道而外馳澆薄之境雖復行尸於世與鬼何別故云鬼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雖有斯形苟能聽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出無本欻然自生非有本入無竅欻然自死非有根○出無本入無竅苦弔反出生也入死也本始也竅孔也所以知有形累於無形者以其出入無本竅故也欻訓勿反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竅以出之○處昌據反下注同長丁丈反增也又如字下注同剽本亦作摽同甫小反崔云末也李拂遥反徐又敷遥反下同所出夫生必有所出也而無此明所出是無也既是無矣何能有所出邪竅者有實既言有竅竅必有實求實不得竅亦無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三蒼云四方上下為宇宇雖有實而無定處可求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三蒼云往古來今曰宙說文曰舟輿所極覆為宙長猶增也本始也宙雖有增長亦不知其始末所至者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未有為之者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也有不能以有為有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必出乎無有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何謂無乎而無有一無有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欻生明矣聖人藏乎是任其自生而不生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

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喪其散而之乎聚也○惡音烏喪息浪反注同以死為反也還融液也○液音亦是以分已雖欲均之然已分矣○分方云反注同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胷中故謂之公族○為尻苦羔反昭景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昭景也著丁略反又張慮反戴本亦作載甲氏也著張慮反久也又丁略反封也非一也一說云昭景甲三姓雖異論本則同也崔云昭景二姓楚之所顯戴皆甲姓顯封雖非一姓同出公族喻死生同也此兩說與註不同聊出之耳俊狄又反有生黮也直聚氣也○黮徐於減反司馬云烏簟反云黯有疵也有疵者欲披除之李烏感反字林云釜底黑也披然曰移是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也是無常在故曰移○披普皮反然曰移是或云緘然聚而生披然散而死也嘗言移是非所言也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雖然不可知者也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物各有用○臘力闔反脘音畎司馬云牛臘者之有脘胲可散而不可散也物各有用○臘力闔反脘音畎司馬云牛百葉也本或作罷音昆獐也胲古來反足大指也崔云備也案臘者大祭備物而殺有脘胲此雖從散禮應具

不可散棄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謂屏厠○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厠也又於建反屏步定反又必領反下同為是舉移是寢廟則以饗燕屏厠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厠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為于偽反溲所留反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以知為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因以乘是非乘是非者無是非也果有名實物之名實物各謂己是果各自有因以己為質質主也足以為是非之主使人以為己節人皆謂己是故莫通因以死償節當其所守非真脫也○償常亮反廣雅云償報也復也業謂殺身以成名節成而身死故曰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不能隨所遇而安之○知音智移是今之人也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同共是其所同○蜩音條其本或作鶯音同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稱己脫誤以謝之○蹍女展反司馬李云陷也廣雅云履也驁五報反廣雅云妄也兄則以嫗言嫗謝之無所辭謝○嫗於禹反注同詡況所反大親則己矣明恕素足故曰至禮有不人不人者視人若己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至義不物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至知不謀謀而後知非自然至仁無親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己至也○曾才能反至信辟金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辟必領反除也又婢亦反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

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盪動也○勃本又作悖同必妹反謬如字一本作繆亡侯反亦音謬大起呂反惡烏路反樂音洛累古尉反後註同知音智盪本亦作蕩徒黨反又徒良反又生良反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以性自動故稱為耳此乃真為非有為也○光一本作張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為則知偽也○睨魚計反又五禮反視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若得己而動則為強動者耳故失也動無非我之謂治動而效彼則亂○治直吏反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有彼我之名故反名得其實則順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善中則善取譽矣理常俱○羿五計反徐又戶計反中丁仲反註同譽音餘後章同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夫工乎天而佷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工於天即佷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佷音良崔云良工也又音良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能運守蟲即是能天○唯蟲一本唯作雖下句亦爲言蟲自能為蟲者天也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都不知而任之斯而謂工乎天○惡天烏路反下同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威以取物物必逃之○威崔本作或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在○籠力東反好呼報反下及注同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拯畫外非譽也畫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據故拯而棄之○胞本又作庖白交反籠伊尹伊尹好廚故湯用為庖人籠百里奚百里奚好秦而拘於宛故秦穆公以五羊皮贖之於楚也或云百里好五色皮裘故因其所好也介音界又云刖也又古黠正反廣雅云獨也直本作瓦拯畫敕紙反又音他又與紙反本亦作移司馬云畫飾容之具無是故不復愛之一云移離也崔云移畫不拘法度也復扶六反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無賴於生故不畏死○胥靡司馬云刑徒人也一云瘡人也崔云刑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餽音服徐扶又反謂音習餽其愧反廣雅云遺也一音愧元嘉本作愧忘人復者溫復之謂也謂說也夫人說習者雖復小事皆所至惜今溫復人之所習既得之矣而不還歸以饋遺之此至愚不獲人之所習者也無復相為之情故曰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無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侮亡甫反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

矣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為生之意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音義曰以人名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耆欲好惡內外無可○徐無鬼緡山人觀之隱士也司馬本作緡山入徐無鬼女商人名也李云無鬼女商並魏幸臣武侯名擊文侯之子治安邑勞之力報反唯山林之勞一字如字餘并下章並力報反盈耆時志反下注同長丁丈反好呼報反下注下章同惡烏路反下注下章同黜敕律反退也本又作出音黜司馬本作出擊苦田反又口閑反爾雅云固也崔云引去也司馬云章也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不說其言○超然司馬云猶悵然也說音悅下文大說同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語魚據反相息亮反下皆同下之質一本無質字執飽而止司馬以執字絕句云放下之能執禽也狸德謂貪如狐狸也視日音示司馬本作視云視日驩遠也若亡其一一身也謂精神不動若無其身也直者中繩丁仲反下皆同司馬云直謂馬齒曲謂背上方謂頭圓謂目成村字亦作才言自然已足不須教習也卹音恤失音逸司馬本作佚李云卹失皆驚竦若飛也喪息浪反下章注同其一言喪其耦也軼李音逸徐徒列反崔云徹也廣雅云過也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是直樂鶬以鐘鼓耳故愁○說如字又始銳反下皆同司馬作悅從子容反板本亦作版薄版反又如字六弢吐刀反司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云祕戴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樂音洛章末同鶬一諫反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各思其本性之所好○君說音悅越之流人越遠也司馬云流人有罪自流徙者也數所主反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

深乎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也○期音基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鼬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得所至樂則大悅也○逃司馬本作逃也虛空司馬云故懷家處為空虛也藜力西反藿徒弔反本或作權同柱蛛矩反司馬云塞也鼪音生又音性鼬由救反逕本亦作徑司馬云徑道也本又作跡元嘉本作迭徐音逸崔云迭跡良位其空司馬云良良人謂逃虛者也位其空謂處虛空之閒也良或作跟音同跫然郭巨恭反李曲恭反又曲勇反陳也徐苦江反又接扁反司馬云喜貌崔云行人之聲而喜李云喻武侯之無人君之德而處在防衛之閒雖臨朝備屬愈非其意及得其所思猶逃竄之閒人音安能不跫然改貌釋然而喜也謦苦頂反又音罄欬苦愛反一音器李云謦欬喻言笑也但吁聞所好猶大悅況骨肉之情歡之至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所以未嘗啓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夫音扶後放此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不以為君而恣之無極○食芧音序又食汝反本亦作芧栗並音久或非下作者非也賓必刃反本或作擯司馬云擯棄也又必人反李云賓客也干李云干求也社稷之福邪李云謂善言嘉謀可以利社稷也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如此違天地之平也○乘繩證反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之耳○不自許司馬云許與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愛民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偽也○姦病王云姦者以正從邪也謂病也所病之何也李云服而無對也或云養違天地獨恣其欲自許不損於神而以姦為病故不知所以以此為病何為乎偃息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為義則名彰名彰則說興說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乎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從無為為之乃成耳凡成美惡器也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民將以偽繼之耳未肯為真也形固造形仁義有形固偽形必作成固有伐成則顯也變固外戰失其常然○成固有伐變固外戰王云成功在已亦衆所不與欲無有伐其可得乎夫偽生形造又伐焉非本所圖勢之變也既有偽伐得無戰乎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閒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鶴列李云謂兵如鶴之列行司馬云鶴列鍾敏也麗如字又力智反力支反無本亦作嶕在遥反司馬郭李皆云麗譙樓觀名也案謂華麗而嶕嶢無

徒驟於錙壇之宮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愛民耳亦無為盛兵走馬○無徒司馬云徒步也錙壇徐側其反錙壇壇名無藏逆於得得中有逆則失耳○藏一本作藏司馬本同逆於得司馬本作德李云凡非理而貪貪得而居之此藏逆於德內者也孰有貪得而可以德不失哉固宜無藏而捨之又云謂有貪則逆道也無以巧勝人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無以謀勝人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無以戰勝人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尅非己勝○惡音烏下同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攖一營反又一盈反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甲兵無所陳非偃也○偃音奪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大隗五罪反司馬崔本作泰隗或云大司神名也一云大道也具茨一本作次同祀咨反又音資司馬本作疾山名也司馬云在滎陽密縣東今名泰隗山寓音禹驂乘繩證反驂乘車右也謵音習元嘉本作謂崔同彥舒氏反崔本作彥本亦作朋蒲登反徐扶恒反前馬司馬云二人先馬導也閽音昏滑音骨稽音雞後車司馬云二人從車後襄城之野李云地名七聖黃帝一方明二昌寓三張若四謵朋五昆閽六滑稽七也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各自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日出而遊日入而息○少詩召反瞀莫豆反郭音務李云風眩貌司馬云瞀讀曰瞀謵謵也長丁丈反乘日之車司馬云以日為車也元嘉本車作居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夫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痊七全反李云除也復扶又反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事由民作雖然請問為天下令民自得必有道也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馬以過分為害○去起呂反下注同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公則大隗至也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知音智樂音洛下不樂及注同察士李云察職也凌李云謂相凌轢誶音信廣雅云問也又

音崇又音峻一本作圍有音又強其夾反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愚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朝直遥反中民李云善治民也難乃旦反槁苦老反後章同宿名宿積久也王云枯槁一生以為娛其所寢宿唯名而已治直吏反貴際謂盟會事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比毗志反下同賈音古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業得其志故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事非其巧則惰○則壯李云壯猶疾也惰徒卧反錢財不積則貧者憂物得所者而樂也○所者時志反樂音洛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權勢生於事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遭時則雖欲自用其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可得乎故貴賤無常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各有其性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成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藏方以要時利故有面目而鮮者所以悲也○要一遥反鮮音扶又音蒲北反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誤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中丁仲反注同惠子曰

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若謂誤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魯遽音渠又其虞反李云魯遽人姓名也一云周初時人爨七亂反又七端反為于偽反廢置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隨調而改○調徒弔反注皆同當丁浪反合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獨能為其事也且若是者邪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為至○拂扶弗反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子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

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蹢呈亦反投也司馬云齊人憎其子蹢之家使門者守之令形不全自以為是其求鈃鐘也以束縛乃反以愛鐘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鈃鐘音刑徐戶挺反又字林云鈃以小鐘而長頸又云似壺而大以束縛郭云恐其破傷業此言賤子貴鈃自以為是也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唐子謂失亡子也遺類遺亡也亡其種類故也患施呼道而存皆猶齊人遠子而束縛也索所百反夫楚人寄而蹢閽者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鬬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而與舟人鬬司馬云夜上人船人必擠己於水也擠排也鬬力智反注同岑土金反徐在林反又語審反謂崖岸也上尺掌反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瞑目恣手○從才用反郢人以井反楚都也漢書音義作優人服虔云優人言之善塗壁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污有小飛泥溅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之優音溫韋昭乃回反堊烏路反慢本亦作漫郭莫干反徐莫旦反李云猶塗也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為寡于偽反管仲

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高而不亢○大病謂死也惡音烏屬畔音畔與如字又音餘鉤反也亦作拘音同又音俱上忘而下畔言在上不自高於下無背者也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故無弃人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群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下遐嫁反注其斬反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敏疾也給續括也○狙七徐反恂音舜徐音荀又思俊反司馬云遽也蓁徐仕巾反一音側市反委於危反蛇餘支反攫具縛反徐居碧反三蒼云搏也郭又七段反司馬云本作攫抓本又作搔素報反徐本作緜七活反司馬

本作餘見賢遍反巧如字或苦李反崔本作攻射良亦反下同○搏音博王命相者趙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相者息亮反司馬云佐王獵者也趙音促急也執死司馬云見執而死也之狙也之猶是也本或作是便婢面反教司馬本作悍云狠也董梧有道者也師其德以助色助士居反本亦作鋤去起呂反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

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綦為榮○隱於斬反噓音虛見賢遍反夫物之尤也音符一本作夫子則如字山穴之中司馬本同李云齊南山穴也一本作之口田禾齊君也尊德故國人慶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綦知夫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鬻羊六反惡音烏下同衾息浪反泊步各反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之言者必於會同○觴音商李云酒器之總名也孫叔敖楚左傳孫叔敖是楚莊王相孔子未生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為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則與叔敖同時去孔子甚遠蓋寄言也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為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今將於此言於無言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難乃旦反注同解音蟹注同司馬云宜僚楚之勇士也善弄丸楚白公勝將作亂殺令尹子西子期石乞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之不許也承之以劒不動弄丸如故曰吾亦不泄子白公遂殺子西子期歎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甘寢秉羽如字又音翻司馬本作翼云讀曰翻或作翅雩舞者之所執崔本作翼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卧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所攻伐也郢楚都也丘願有喙三尺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喙許穢反又丁豆反或昌銳反三尺言長也司馬云喙息也宜僚弄丸而弭難叔敖除備以折衝丘亦有願有歎息其三尺三尺乙首劒彼之謂不言之辯此謂仲尼○彼之謂此之謂二子彼謂甘寢此謂弄丸道故德總乎道之所一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總音揔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言止其分非至如何）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不能同一本作相同）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其分故不能舉）名若儒墨而凶矣（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明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況然都任）是故生無爵而無之死無謚（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已故雖謚而非已有）實不聚（令萬物各知足）名不立功非己為故名歸於物）此之謂大人（若為而有之則小矣）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賢出於性非言所為○善吠伐廢反司馬云不別客主而吠不止善言司馬云失本逐末而言不止也）而況為大乎（夫大愈不可為而得）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唯自然乃德耳）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舍音捨）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循古而不摩一本作磨王云摩消滅也雖常通物而不失及已雖理於今常循於古之道焉自古及今其名不摩滅也拭音式）大人之誠（不為而自得故曰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

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宾若勿怪何邪（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九方歅音因李烏鶉反又音煙善相馬人淮南子作九方皐為我于偽反相息亮反泅音因又口本反子綦子名瞿然紀具反司馬云喜貌本亦作矍吁縛反字林云大視貌李云驚視貌索然悉各反又色白反司馬云涕下貌禦魚呂反距也逆也嘗如字本或作曾才能反牂子郎反爾雅云牝羊也奧烏報反西南隅末地也一曰豕牢也好呼報反宾字又作窔烏弔反徐烏了反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鶉火地生鶉也一云窟也郭徒忽反字林穴下反）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不有所為○天地司馬本地作泊云亂也崔本同）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邀古堯反樂音洛）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斯不為也）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斯順耳無擇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

（賈之何也○賈時亮反又音賈）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行下孟反注同）吾以是泣也（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全恐其逃故不如刖之易售也○鬻居豆反燕音煙鬻之音育絕句本作鬻之難刖音月又五刮反易以豉反注同售受又反）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仁者爭尚之原故也○渠公或云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止賈捆自代終身食肉至死一云渠公屠者與捆君臣同食肉也街音佳一本作衒然身食肉終本或作身肉食者譏畜畜許六反郭他六反李云行仁貌王云卹愛動之貌人與如字人捆食與音餘言將走於仁義不復營農飢則相食）夫民不難聚也愛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仁義出乎一時之利者皆仁義之類）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行將偽以為之○惡烏路反行下孟反）且（假夫禽貪者器可見則夫）禽貪者器（仁義可利器以獲其志○且假夫禽貪者器可貪者殺害無極仁義為名傷害無窮）是以聖人之（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其情則）利天下（若夫仁義其斷正不制乎一人）譬之猶一

蜺也（蜺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蜺郎結反又初袁反刳子隨反）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外賢則賢不偽）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意盡形教宜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竟哉○暖吁爰反又吁貌反柔貌姝昌朱反妖艷濡音儒又音如安也需音須濡需謂偷安須臾之頃卷音權婁音縷卷婁猶拘攣也說音悅竟音境）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蹠鬻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非有通變無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蝨者也○蝨音瑟奎苦圭反本亦作睽曲隈烏回反向云股間也鬻室奴緩反又虛愛反一本作安室操七曹反）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

於精神則拈終常全耳若少則乘[illegible]而聚則聖人之聖皆不常朝可乎○羊肉不[illegible]食[illegible]反李云[illegible]長[illegible]是猶羊肉不[illegible]腥[illegible]然反[illegible]之處音墟[illegible]作墟[illegible]土和[illegible]音[illegible]向云量土也無草木地[illegible]丁文反注同少詩召反是以神人聖[illegible]聚則不比不比則[illegible]明聖之所以有天下蓋於[illegible]○惡烏路反好呼報反聚至則利之利[illegible]得[illegible]耳宜比而利之○北[illegible]至反下注同故無所甚弭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蠻棄知[illegible]魚[illegible]計於羊棄意於民則蒙澤於帝則形勞○煬如字羊[illegible]餘亮反和李云煬[illegible]也為和其所知音智於蟯[illegible]知魚得計於羊棄意司馬云蟯得水則死魚得水則生羊得水則病一說云真人無[illegible]故不致蟯[illegible]蟯[illegible]如中[illegible]虛相忘之[illegible]

大道無沾濡之德是魚得計也羊[illegible]無[illegible]行而不致蟯是羊棄意也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若外[illegible]目甲中[illegible]而自[illegible]○去起呂反其變也循未能絕迹而[illegible]會古之真人以天待之居無事以待事[illegible]事斯[illegible]不以人入天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死或復為失[illegible]結有常也○[illegible]缺又反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堇音謹郭音覲徐音斯司馬云烏頭也治風冷痺拈音結本亦作結捉古猛反司馬云桔梗治心腹血瘀痢痺雞廱

徐於容反本或作[illegible]音同司馬云即鵝頭也名茨與藥草名是時為帝者也司馬本作豕零云名結縷根[illegible]時[illegible]冶[illegible]藥[illegible]皆藥草名是時為帝者也司馬[illegible]時[illegible]相[illegible]音謂其王相休廢藥各得所用也[illegible]音升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illegible]之所以存惟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鶂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各適其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illegible]○句音鉤楯純尹反徐音尹樓音西李云脛小曰[illegible]音[illegible]雞種章勇反越大夫名也[illegible]知[illegible]也[illegible]故曰風之屬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有損有[illegible]自然相累也能累物物能累人故大夫種所以不免也磷鄰鎮反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恃源而作者也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恃本亦作恃審影之守也審物也審無意則心於分所為審故日之源而注者也水由源注雖遇風日不能損也道成其性雖在於[illegible]能移也故水之守土也於明也殆[illegible]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有意則無虛故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所以責其無能而任其天然禍之長也蓋萃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天丁文反注同萃[illegible]所中反李云多也本又作

萃其反也緣功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其果也待久欲速則不果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已實謂有其知能故有亡國戮民無已皆有其身之禍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情心以救禍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恃其所不聚女展反李云一足常不往故能行廣遠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道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解音蟹下同又佳買反大目視之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令力呈反下同大方體之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大方也大信稽之命之所期無令越遠斯大信也大定持之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撓乃孝反盡有天夫物未有無自然者也循有照循之則明照所作也冥有樞至理有柱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樞尺朱反始有彼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夫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用彼知也不知而後知之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應物宜而無方而不可以無崖各以其分頑滑有實萬物雖頑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頑徐下結反滑乎八反向云頑滑謂錯亂也古今不代各自有故不可相代而不可以虧宜各盡其分也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搉而揚之有大限也○揚搉音角又可學反三蒼云搉敲也許慎云揚搉粗略法度王云搉略而揚顯之也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若問其大搉則物有至分故忘已恣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為而惑若此也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解佳買反復扶又反下同復音腹又扶六反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音義曰以人各篇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則陽司馬云名則陽字彭陽也一云姓彭名則陽周初人也夷節楚臣王果司馬云楚賢人譚音談本亦作談李云說也郭徒堪反徐徒暗反公閱休隱士也閱音悅擉和角反又敕角反司馬云刺也郭音觸徐下六反一音捉樊音煩李云傍也司馬云陸也廣雅云邊也予宅司馬云以隱居山陰自顯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

形名任知以干上也知音智注同顯冥音眠司馬云顯冥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苟進故德薄而名消夫凍者假衣於春暖者反冬乎冷風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暖音暖李林云傷暑也施始豉反下同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能撓乃孝反又呼毛反王云惟正德以至道服之使人以才辯奪之故能泥撓之也淡徒暫反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而化卑居高而以卑為本也本或作而化早於人也其於物也與之為誤矣不以為物自苦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通彼而不喪我○喪息浪反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人各自得斯飲和矣宣待言哉○飲於鴆反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而靡之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而一閒其所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閒音閑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歇其釋楚王而從閒休將玄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聖人達綢繆所謂玄通○綢直周反繆亡侯反綢繆猶綢繆也又云深奧也周盡一體矣無內外而皆涸無○周盡一體所繇綢繆猶篆涸盡故言周盡一體一體天也而不知其然性也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

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復命搖作搖動也萬物動作生長各有天然則是復其命也人則從而命之也此非赴名而高其迹師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命名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任知其行則憂患相繼○知音智數居豈反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王云憂乎智謂有為者以形智不至為憂也不知用智必使我而更以不智為憂及其智之所行有弊無濟故其憂患相接無須臾停息故曰恒無幾時其有止也不能遣智去憂非可憂如何坐而羨其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鑑鏡也鑑物無不改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那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則不知其美於人生德有見物之美而為無心人與作名言鏡耳故人美之若不相告即莫知其美於人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熙○好呼報反注同聖人之愛人也人與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聖人無愛若鏡平然而事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無已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一衰無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性之所安故能久舊國舊都望之暢然繆繆猶暢然況得猶暢然暢也乎○暢然

喜悅貌雖使立陵草木之緡緡合也○緡民忍反徐音昏司馬云盛也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見所當見聞所當聞而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也○十九謂見十識九也見見聞聞見所見聞所聞衆之所習聖人之無尾○緡音玄聞音閑注同元嘉本作閑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成○冉相息亮反注同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忽然與之俱往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聞嘗舍之言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乎○舍音捨注同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唯無所師乃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爭也若之何

殉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俊民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何鄙無乃寘合○所行之備而不洫音溢鄙許的反李虛域故溢也王云衆殷也無心偕行何往而不至故曰皆殉也所行行備而物我無傷故無壞敗也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委之百官而不與焉○門尹登恒向云門尹官名登恒人名為于偽反下同傳音付下同從師而不圉任其自聚非圉之也縱其自敝非解之也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已之名贏法得其兩見名法者已過之迹而非適足也故曰贏然無心者寄治於羣司則其名遊並見於彼○贏音盈法得其兩見賢遍反註同得其隨成之道以司其名名實法立故得兩見猶入鑑之相得也治直吏反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也○容成老子師也無內無外無彼我則無內外也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行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

後拔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而鄙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鄙人也善言勿伐者亦鄙人也謂伐之與不伐鄙人也者又鄙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月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蝸至微而有兩角○魏瑩郭本作瑩音營唐之瑩今本多作營乙耕反司馬云魏惠王也與田侯一本作田侯齊威王也名牟按公子案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的徐於妙反又如字司

馬云約譬在惠王二十六年背音佩刺七鵶反犀首魏官名也司馬云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馬此官元嘉本作齒首系繩證反為君子鵶反下諸為君同忌也出走忌畏而走或言國之也元嘉本忌作亡扶數一反三蒼云擊也郭云秋又緒東反折之舌反季子魏臣㮚音怪華子亦魏臣也惠子惠施也見賢遍反下同戴晉人梁國賢人惠施薦之於魏王蝸音瓜郭音戈李云蝸蠃有兩角俗謂之蝸牛三蒼云小牛螺也云俗毛黃犢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君曰噫其虛言哉色主反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噫於其反與音餘若存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復扶又反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自悼所爭者細○惝音敞字林云惝也又吐蕩反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嘻也吹劒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曾不足聞○覘音詹本亦作詹嘻許交反管聲也玉篇吁洛反又吁教反廣雅云鳴也劒首司馬云謂劒環頭小孔也吹音血又吁悅反司馬云吹然如風過舉音餘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與民同○蟻丘魚綺反李云蟻丘山名漿李云賣漿家司馬云謂逆旅舍以茲蔣草覆之也登極司馬云極屋棟也升之以觀也一云極平頭屋也稷音揔字亦作揔李云聚貌又作稷一本作稷初力反聖人僕謂懷聖德而隱僕隸也司馬本僕作樸謂聖人小樸自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藏於畔王云修田農之業是隱藏於埌畔其聲銷損其名也○銷音消司馬云小也損本亦作損其志無窮規是生也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所言者皆世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心與世異○不屑屑絜也不絜世也本或作肯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陸沈司馬云當顯而反隱如無水而沈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著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果逃去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

滅裂鹵莽滅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長梧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子牢司馬云即琴牢孔子弟子鹵音魯莽莫古反又如字滅裂猶麁草也李云謂不熟也司馬云鹵莽猶麁粗也謂淺耕稀種也滅裂斷其草也

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耨之功盡具分無所不至○芸音云除草也變齊才細反司馬如字云變更也謂變更所法也齊同也耨音奏司馬云鋤也廣雅云推也字林云摩田器也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循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夫進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也各致其極則何患也○飧音孫本又作飱雖力智反下同衆為如字王云凡事所可為者也遯離滅亡皆猶衆為所謂鹵莽也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蘧蒢司馬本作為偽蘧蒢惡也傷正性○惡烏恪反注並同雉雚害禾稷欲惡也傷正性○惡烏恪反注並同雉雚列反雉音九雚類雚干鬼反蘆也蒹葭葰葰以扶吾形形扶疎則神氣傷○葰古恬反扶也葰音加亦蘆也尋擢吾性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潰回內反漏發李云謂精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也漂本亦作慓徐敷妙反又匹招反一音必招反疽七餘反癰於容反謂病瘡膿出也疥音界溲本或作瘦所求反○司馬云謂血骨入脉上生肥白沫也皆為利欲感動失其正氣不如深耕熟耨之有實齊才細反又如字柘矩

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殺人大菑謂自此以下事大菑既有則難戒以莫為其可得已乎○柘矩有道之人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元嘉本作幸人強其良反字亦作彊朝古遙反莫音暮司馬云覆也號戶刀反菑音哉離著也榮辱立然後覩所病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譽毀之間非病如何貨財聚然後覩所爭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好呼報反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君莫之枉則民自正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惡耳故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為物所顯則皆識匿女力反愚一本作遇不識反物性而強令識之大為難而罪不敢為物所易則皆敢○大為難而罪不敢王云凡所施為者皆用物之所能則莫不易而敢矣而故大為難難令出不能物有不敢者則因罪之易以敢反重為任而罰不勝輕其所任則皆勝○勝音升註同遠其塗而

誅不至（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將以遲誅而也知音智下同）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主日與偽士於何許得其真乎）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當責上也）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蘧其居反）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詘起勿反廣雅云曲也郭音黜）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物情之變未始有極）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生亡其出者為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已乎已乎且無所逃（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與音餘又如字然乎言未然）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蹇猞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豈即是無道之謚也○太文音泰弢吐刀反人名伯常蹇起度反人名猞本亦作佛同虛豈反又音希郭音鄰李音熙韋李云猞韋者太史官名潛丁南反樂之久也李常溫反樂音洛應應對之應諸侯之際司馬云盟會之事）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溢而浴（男女同浴此無禮也○同溢徐明智反或力智反浴羞也）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鰌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史鰌音秋司馬云史魚也搏音博幣郭作幣帛也徐扶世反司馬音蔽云引衣裳自蔽扶翼司馬云謂公及浴女相扶翼自隱也此殊郭義）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猞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子謂蒯聵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女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憑者以為之在已不亦妄乎○故墓一本作大墓沙丘地名掘其月反又其勿反數所主反洗西禮反馮音憑其子靈公郭讀絕句司馬以其子字絕句云言子孫不足可憑故使公得此處為冢也奪而里而汝也里居處也一本作奪而埋之蒯起怪反聵五怪反蒯聵衛莊公名女音汝處昌慮反）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徒識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見賢遍反）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令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

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大公音泰下同丘里李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古者鄰里井邑士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十姓百名一姓為十人十姓為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卑如字又音婢合聚一本作合流合并而為公合聚小之稱以為至公之一也）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羣異也）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賜與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治直吏反）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皆然）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故無心者斯順）禍福淳淳（流行反覆○淳淳如字王云流動流轉覆芳服反）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於此為戾於彼或以為宜○拂扶弗反戾也又音弗又音勃）自殉殊面（各自性其所是不能離也○自殉殊面廣雅云面向也謂心各不同而自殉馬殊向自殉是非天隔故有所正者亦有斯差離力智反）有所正者有所差（正於此者或差於彼）比於大澤百材皆度

無弃材也○比於大澤本亦作宅百材皆度度居也雖別區異所大澤為居雖木石異端同以太山為壇此可以當丘里之言也）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合異以為同也）此之謂丘里之言（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讀李云讀猶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強巨丈反）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所謂道可道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邪）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美之比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惡音烏）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凡此事故云為趣舍四時之相代也○惡烏路反橋起居表反下同又音近起於陰陽之相照羔王云高動言所起之動疾也片合音判又如字）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過此以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隨序之相理橋運

之相代鶴人事終則始此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非無能有之也○變化相隨有次序也序或作原一本作事物隨之和使橋運謂相橋代續至次序以相通理橋運互相制使也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物衣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復扶又反

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謙之所止極於自爾故無所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真曰道或使物之功也○子曰道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季真接子李云二賢人偏音遍徐音篇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

不能以意其所將為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吠符廢反知音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皆不為而自爾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見物云云皆回莫為而過去或使則實實自使之莫為則虛無使之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指名實之所在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其實至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未生不可忌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已死不可徂忽然自死吾不能違○可徂一本作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近於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此二者世所至疑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恒不為而自使然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道之為名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舉一隅便可知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夫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也

莊子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張五誥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莊子卷九

晉 郭象 註

唐 陸德明 音義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音義曰以義名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無對於天下然後外物無所用必焉若乃有所執為者諒亦無時而妙矣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精誠之至○化為碧呂氏春秋藏其血三年化為碧玉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

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孝己李云殷高宗之太子曾參李云曾參至孝為父所憎嘗見絕糧而後蘇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所謂錯行○絃音駭又音該又胡待反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云水中有火謂雷也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兩陷司馬云兩謂心與膽也陷破也畏雷霆甚憂心膽破陷也樂音洛

蜃蜁不得成

矜之念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蜃郭音陳又楮允反徐敕直反蜁郭音惇又柱允反徐敕

轉反李餘准反司馬云蟲蜂讀曰冲融言怖畏之氣冲融兩溢不安定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所布跂者高而闊也○縣音玄慰暋沈屯非清夷平暢也○慰暋武巾反李音昏又音泯慰鬱也皆悶也沈屯張倫反司馬云沈深也屯難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內熱故也衆人焚和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月固不勝火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於是乎有僨然而道盡唯僨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僨音類又乎懷反郭云順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肆音特或一音他得反監河侯古銜反說苑作魏文侯將貸他代反呼火故反鮒音附廣雅云鯖也鯖音逝波臣司馬云謂波蕩之臣激波拔反索所白反枯魚李云猶乾魚也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

鉤錎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其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口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而趣曲徑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世相遠矣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任如字下注云任國名鉤本作釣巨緇司馬云大黑緇也犗郭音界說文云犗牛也徐音界說文云騬也司馬云犗牛也騬音蒲賢反紀言反餌音二蹲音存會古外反稽古兮反會稽山名今為郡也期年本亦作朞同音基言必久其事後乃能感也錎音陷字林猶陷字也驚音務一本作驚著徐求夷反李音須憚徒旦反赫火百反千里言千里旨懼若魚司馬云大魚名若海神也或云若魚猶言此魚腊音昔制河諸設反依字應作浙漢書音義音逝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司馬云浙江今在會稽錢塘輕七全反又硯專反又音權李云輕量人也本或作輕輕小也本又或作輕諷力鳳反揭其列其謁二反竿累劣彼反謂次足不得並足也本亦作累司馬云力追反云綸也趣本又作趨同七須反灌瀆司馬云漑瀆之瀆鯢五兮反鮒音附又音蒲本又作蒲李云鯢鮒皆小魚也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顪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臚力於反一音盧蘊林注漢書云上傳語告下曰臚臚猶行也傳治戀反又丈尊反向云從上語下曰臚傳一音張戀反遽也東方作矣司馬云謂日出也襦而朱反青青之參司馬云此逸詩刺死人也陂彼宜反施始豉反壓本亦作擫同乃協反郭於琰反又敕頰反字林云擫一指按也顪本亦作歲許纖反司馬云顪下毛也椎直追反控若江反別彼列反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趍下長上而促下也○老萊子楚人也出薪出採薪也趍下音促李云下短也末僂而後耳耳却近後而上僂○末僂李云末上謂頭前也又謂背膂也後耳司馬云耳却後近

附近之近視若營四海視之偪然似營他人事者○視若營四海夫勞形役智以應世務失其自然者也故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豈不或信哉偪律悲反舊魚鬼反又魚威反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去起呂反注同而本又作女躬矜為身矜修善行容知音智謂節智為容好仲尼揖而退受其言也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蹙子六反業可得進乎問可行仁義於世乎令力成反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驁本亦作敖同五報反下同下或作驁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畧無弗及之事也○窶其矩反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進焉耳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行下孟反易以豉反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括進之謂也○相結以隱李云隱病患也雖相引以名聲是相結以病患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閉者閉塞○譽堯音餘閉一本文註並作門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正○反無非傷反逆於理動無非邪似嗟反動矜於是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躊音疇躇直居反以興事以每成功每者每有成功也躊躇者從容也從容興事雖有成功聖

人不存猶致敝迹流毒百世況動矜善行而載之不已乎遠于萬反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圜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

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宋元君李云元公也業元公名佐平公之子阿門司馬云阿屋曲簷也宰路李云淵名龜所居為如字又于偽反使所吏反漁音魚余音預且子餘反牡余名且也覺古孝反令力成反朝直遥反下同刳口孤反鑽左端反又左亂反筴初革反見賢遍反知音智下及注同知有所困一本作知有所不周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不用其知而用衆謀○知音智下註皆同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網無情故得魚○鵜徒兮反鶘鵜水鳥也一名淘河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起呂反下註同去善而自善矣去善則善無所善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矯居表反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跂而學彼也○石師石者匠名也謂無人為師匠教之者也一本作所師又作碩師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廁音側又音測墊丁念反司馬崔云下也本又作塾七念反掘也致至也本又作至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

乎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故聖人唯莫之劃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強其丈反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行下孟反註同與音餘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墜直類反好呼報反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為人齊同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隨時因物乃平泯也○狶虛豈反不波波高下貌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當時應物所在為正○僻匹亦反順人而不失己本無我我何失焉彼教不學教因彼往故非學也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至其我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鼽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鼽舒延反哽庚猛反塞也跈女展反廣雅云履也止也本或作蹍同跈則衆害生生起也物之有知者恃息凡根生者無知亦作恃息也其不殷非天之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適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劃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殷如字一音於靳反天之穿之日夜無降通理有常運人則顧塞其竇無性任天竇乃

閑○實音豆胞有重閬閬空曠也○胞普交反腹中胎重直龍反閬音浪心有天遊遊不係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爭處也○勃磎音奚勃爭也磎空也司馬云勃磎反戾也無空虛以容其私則反戾共鬬爭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攘逆○鑿在報反相攘如羊反司馬云謂六情攘奪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夫名高則利深故脩德者過其當名溢乎暴夫禁暴則名美於德謀稽乎誠益急也急急而後考其謀○誠音賢郭音玄向本作弦云堅正也知出乎爭平往則無用知柴生乎守柴塞也○柴積也官事果乎衆宜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春兩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夫事物之生皆有由○銚七遥反削也能有所穿削也又他堯反鎒乃豆反似鋤田具也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夫事由理發故不覺○到植時力反又音值立也本亦作置司馬云鋤拔反之更生者曰到植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病也皆臧可以休老非不老也○皆子斯反徐子智反本亦作擃子淺反三蒼云擃猶翦也玉篇云滅也臧本亦作摵音滅又武齊反字林云枇也枇音千未反寧可以止遽非不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趣然不顧○佚音逸聖人之所以驁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驁戶楷反王云謂改百姓之視聽也徐音戒謂上不問下也賢人所以驁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驁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趣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演門以善反宋城門名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他徒河反踆音存字林云古蹲字徐七旬反又音尊窾音款又音科司馬云水名弔之司馬云恐其自沈故弔之踣徐芳附反普豆反字林云僵也李云頓也郭薄杯反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荃七全反雀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笱也蹄大兮反兎罝也又云兎弶也係其脚故云蹄也罝音古縣反弶音巨亮反得夫音符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音義曰以義名篇

寓言十九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寓言十九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託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也重言十七世之所重則十言而十七見信○重言謂為人所重者之言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

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巵言字又作巵音支字畧云巵圓酒器也李起宜反王云夫巵器滿即傾空則仰隨物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施之於言而隨人從變已無常主者也司馬云謂支離無首尾言也俛音詣徐音詣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藉李云因也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譽之音餘注同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互相非也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重言十七

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耆艾五蓋反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曼衍以戰反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復不扶又反下同故曰無言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雖出吾口皆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據出我口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惡乎音烏下同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自然各自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而至也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夭落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種章勇反始卒若環於今為始者於昨已

復為卒也莫得其倫理自爾故莫得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與時俱也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變者不停是不可常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若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知音智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

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未之嘗音未之嘗為也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耳好惡之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好呼報反註同惡烏路反注同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立定天下之定所以定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剿順衆心則衆心信矣離叛逆立敵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蘊音愠又五各反逆也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洎及也○三釜小國雅云六斗四升曰釜樂音洛下注同洎其器反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

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參所金反縣其音玄下同縣係也心再化於祿所存者親也雖係祿而無係於罪也為于偽反曰既已縣矣係於祿以養也○養羊尚反下同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觀本亦作鸛同古亂反蚊音文虻孟庚反司馬云觀雀飛疾與蚊相過忽然不覺也王云鸛蚊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元嘉本作如鸛蚊無虻字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外擯利也○綦音其二年而從不自專也三年而通通彼我也四年而物與物同也五年而來自得也六年而鬼入外形骸也七年而天成無所

復為○復扶又反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所遇而安九年而大妙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機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籟力帶反生有為死也生而有為則喪其生○喪息浪反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而生陽也無自也夫生之陽遷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惡音烏下同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皆已自足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動運自爾無所稍問○景音影又如字本或作影括古活反司馬云謂括髮也被皮寄反搜本又作叟同素口反又素刀反又音蕭向云動貌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自爾故不知所以予蜩甲也蛇

蜕也似之而非也（彫似形而非形○蜩甲音條司馬云條甲蟬蜕皮也蜕音悅又吐臥反又始銳反）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屯徒門反聚也）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陽子居姓陽名戎字子居沛音貝邀古堯反要也遇也玉篇云求也抄也遮也盥音管小爾雅云澡也洒也漱所又反櫛莊乙反閒音閑下同一音如字睢郭呼維反徐許圭反盱香于反又許吳反又音虛廣雅云睢睢盱盱元氣也而汝也言汝與元氣合德去其矜驕離復殺同此心解吳郭義跋步末反難乃旦反達于邊反）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蹙子六反家公李云主人公也一讀舍者迎將其家為句煬羊尚反又音羊向反炊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奪矜故也去起呂反）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音義曰以事名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支父音甫李云支父字也即支伯也幽憂之病王云謂其病深固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善卷善勉反居阮反又音春李云姓善名卷卷衣於既反下同）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處昌慮反）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曰捲捲

乎后之為人蓧力之士也○石户本亦作后農李云石户地名農農人也棲棲音權郭音春用力貌蓧以辟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音保字亦作保）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以入於海司馬云凡言入者皆居於州島之上與（其曲隈中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大音泰下同亶丁但反父音甫下同邠（筆貢反徐甫巾反）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

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地所以養人也今爭以殺人是以地害人也人為（地養故不以地故害人也杖直亮反策初革反連力展反司馬云連讀曰輦岐其宜反或作祁支反）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王云富貴有養而不以（昧養傷身貪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弒音試王子搜素黑反又悉遺反又逸（構反李云王子名淮南子作鬻丹穴爾雅云南戴日為丹穴艾古蓋反王輿一本作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援音爰呼火故反本或作噗（舍音捨非惡烏路反下及下章真惡同）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司馬云魏人也韓侯也昭僖侯司馬云韓侯）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攫俱（反俱縛反又史虢反李云取也廢李云弃也司馬云病也一云攫者援書銘廢者斬右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其輕於韓又（遠紀句）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魯君一本作魯侯李云哀公也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

飯牛○苴音麤徐七餘反李云有子麻也本或作麤非也飯符晚反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所吏反下及下章同與音餘遺唯季反下皆同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上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復音服或音扶又反下章皆同緒餘並如字徐上皆音者下以嗟反司馬李云緒者殘也謂殘餘也土敦雅反又片賈行賈二反又音如字苴側雅反又如雅反司馬云土苴如糞草也李云土苴糟魄也皆不真物也一云土苴無心之貌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必察其所以之王云聖人真以持身餘以國故其動作必察之為所以之者謂德所加之方之所為者謂所以待物也動作於此不必察也今人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重直龍反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寇蓋有好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鄭相好呼報反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令力呈反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拊徐音撫佚音逸樂音洛過古臥反本亦作過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難乃旦反下章同殺子陽子陽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獵狗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楚昭王名軫平王子說音悅或如字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從才用

反強其丈反見賢遍反知音智鄢以井反約如字徐於妙反見如字亦賢遍反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為于偽反三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珪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施如字又始豉反茨徐疾私

反李云蓋屋也蓬戶織蓬為戶桑以為樞尺朱反司馬云屈桑條為戶樞也甕牖音酉司馬云破甕為牖二室司馬云夫妻各一室褐下葛反郭音葛字或作褐褐悉代反司馬云以褐衣塞牖也匡坐而弦司馬云匡正也案弦謂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中紺古暗反李云紺為中衣加素為表華冠胡化反以華木皮為冠縱履所倚反或所買反本或作綻并下曳縱同三蒼解詁作蹤云蹤也聲類或作履韋昭蘇寄反通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履司馬本作踐李云縱履謂履無跟也王云體之能躡舉而曳之也履或作屨杖藜以藜為杖也司馬本作扶杖也應門自對門也嘻許其反逡七旬反希世希世而行司馬云希望也所行常顧世譽而動故曰希世而行比毗志反為人于偽反下為己同教人以己學當為己教當為人今反不然也仁義之慝吐得反惡也司馬云謂依託仁義為姦惡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縕紀紊粉反司馬云謂麻縕為絮論語云衣敝縕袍是也腫本亦作踵章勇反噲古外反徐古活反司馬云肺噲剥錯也王云盈虛不常之貌胼薄田反胝竹尼反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肘竹九反見賢遍反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

也○餅之然反字或作餅廣雅云糜也一云紀言反家語云厚粥一音干謂干餅粥之六反又音育樂音洛愀七小反徐在九反又七了反子了反又資酉反李音秋又遂反一本作欣行下孟反怍在路反爾雅云慙也又音昨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心乎魏闕之下柰何○公子牟司馬云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魏闕淮南作魏司馬本同云闕讀曰魏象魏觀闕人君門也言心存榮貴許慎云天子兩觀也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重生李云重存生之道者則名利輕輕則易絶矣此人身居江海心貪榮利故以此戒之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勝音升下同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則從絶句一讀至神字絶句惡如字又烏路反乎絶句一讀連下不能自勝為句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重直用反下同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乘繩證反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不火食元嘉本無火字糝素感反憊皮拜反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伐樹於宋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徒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藉蹊也又云陵藉也一云蹙也或云係也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喟聲愧反又苦怪反語魚據反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難乃旦反隘音厄又於懈反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削如字李云反琴聲亦作梢音消扢許訖反又巨乙反李云奮舞貌司馬云喜貌執干干楯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樂音洛下同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虞於潁陽廣雅云虞安也安於潁陽一本作娛娛樂也共伯音恭下同得乎共首司馬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為賢周厲王之難天子聽絶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北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道遥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今在河内共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紀年云共伯和即于王位孟康註漢書古今

人表以為八為三公本或作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逈高風遐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畎古犬反畝司馬云壟上曰畝壟中曰畎行下孟反下章同漫武諫反徐武畔反下章同泠音零淵山海經云在江南一云在南陽郡西崿山下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

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瞀音務又莫亘反本或作務強力李云徂兵須力忍垢司馬云垢辱也李云弑君須忍垢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數音朔桐水直留反本又作桐水徐音同又徒董反又音封本又作桐司馬本作洞云洞水在頓陽一云在范陽郡界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知音智難乃旦反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說曰如卞隨瞀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狗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廬水音閭司馬本作盧水在遼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淡徒暫反繫古代反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孤竹司馬云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界伯夷

叔齊其君之二子也令音即定反支音巨移反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血牲一本作殺牲司馬本作血之以牲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嘻許其反一音於其反喜如字徐許紀反治直吏反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

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揚行下孟反吾行房行同說音悅要一遥反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之徒足以當擬契對伊呂矣居山自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繫於可遺也曰夷許之繫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曰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賜其毒而繫之敢亢也尹吕之繫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繫也苟以伊吕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吕之事亦非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迹支義反昌亡北反或亡報反下同契息，反噲音快篡初患反唐云或曰讓王之篇其章多重，丙務并蒲書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生乎夫聖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傲世之遠志旨在不降以隅俗無後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弃榮之意耳深於塵務之為樊也其次者雖復被湯噉粥保身而已其全身尚高而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泠終不屈於世累也此舊

集音有柳復錄之於義無當也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音義曰以人名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惠姓展名獲字季禽一云字子禽居柳下而施德惠一云惠謚也一云柳下邑名業左傳云展禽是魯僖公時人是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為友是寄言也盜跖之石反李奇註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從才用反子尊忽反下同樞戶尺朱反徐苦于反司馬云破人戶偪而取物也入保鄭注禮記曰小城曰保列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

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詔如字教也竊為于偽反下請為我竊為使為皆同說始銳反䩞婢遥反徐扶遥反易以豉反大山音太膾古外反餔布吳反徐甫吳反字林云日申時食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上時掌反夫音符又如字）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冠古亂反枝本之冠如字司馬云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帶死牛之脅許劫反司馬云取牛皮為大革帶）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繆音謬弟音弟本亦作悌傲古堯反）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復扶又反下同願望履幕下司馬本幕作綦云言視不敢望跖面望履結而還也）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反走小却行也瞋赤眞反徐赤奠反廣雅云張也乳如樹反）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少詩照反長丁丈反說音悅下同知音智悍戶旦反激丹古歷反司馬云明也齊貝一本作含貝中丁仲反）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使所吏反下三字同數所主反下同罷如字徐扶彼反共音恭行下孟反下同）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

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恒民一本作順民後亦爾譽音餘下同好呼報反下同背音佩下同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橡音象煬羊亮反蚩尤神農時諸侯始造兵者也神農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蚩尤氏強與榆罔爭王逐榆罔榆罔與黄帝合謀擊殺蚩尤漢書音義云蚩尤古之天子一曰庶人貪者涿鹿音卓本又作濁司馬云涿鹿地名故城今在上谷郡西南八十里也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殺音弑下同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

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縫奉又作捷扶恭反徐扶公反音馮淺帶縫帶使淺俠矯紀表反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說始鋭反又如字去起呂反危冠李云危高也子路好勇冠似雄雞形背負豭牛用表己勇也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卒子恤反菹莊居反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以為于偽反下同堯不慈不授子也文王因羑里紂之二十年因文王強其文反羞如字本又作惡烏路反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負石自投於河申

徒狄將投於河崔喜止之曰吾聞聖人曰士民父母若濡足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龍逄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非聖人不仁不用故也逢沈河而死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食音嗣燒音煩燒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以為魯人磔竹客反廣雅云張也操七曹反瓢俾遥反乞者李云言上四人不得其死猶猪狗乞兒流轉溝中者也乞或作走離力智反念本或作卒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剖普口反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說如字又始銳反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

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上壽音受又如字下同瘦色又反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說音悅亟紀力反急也本或作極復扶又反狂狂如字又居況反汲汲本亦作伋音急又音及巧苦好反又如字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上時掌反三息暫反又如字芒莫剛反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行如字灸久又反料音聊編音鞭又蒲顯反徐扶顯反本或作編音同須一本作料頭編虎須幾音祈去起呂反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滿苟得人姓名盍胡臘反為行下孟反下注同盍何不也勸何不為德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

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臧聚司馬云謂臧獲盜濫竊聚之人怍音昨宰相息亮反下相而同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狗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嫂先早反司馬云以嫂為室家臣或作相殺申志反論力頓反悖布內反拂扶弗反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長丁丈反五紀司馬云歲月日星辰歷數六位君臣父子夫婦別彼列反下同堯殺長子崔云堯殺長子考監明舜流母弟弟謂象也流放也孟子云舜封象於有庳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也適丁歷反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且子正為名假設之辭也為音于偽反下為利同監本亦作鑑同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異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日人實反約如字徐於妙反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其耳○抉眼烏穴反鮑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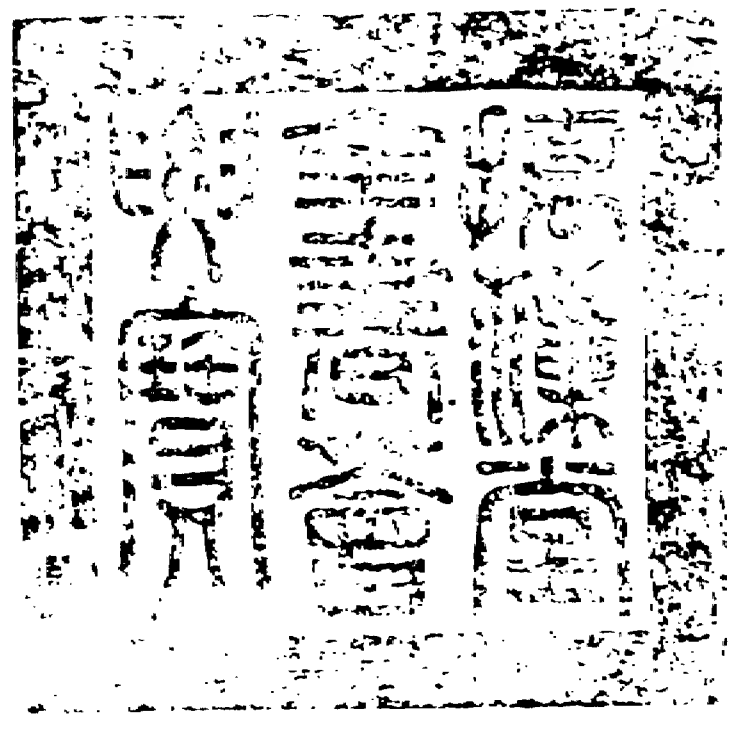
立乾司馬云鮑子名焦周末人汙時君不仕採蔬而食子貢見之謂曰何為不仕食祿荅曰無可仕者子貢曰汙時君不食其祿惡其政不踐其土今子惡其君處其土食其蔬何志行之相違乎鮑焦遂弃其蔬而餓死韓詩外傳同又云搞洛水之上也勝子不自理一本理作俚本又作申子自理或云謂申徒狄抱甕之河也古本作申子不自理謂申生也孔子不見母李云未聞匡子不見父司馬云匡子名章齊人諫其父為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業此事見孟子傳文專反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

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無足一本作無知則下逝傳反下同柔意音洛下知祿同故推正不忘邪忘或作妄言君臣但推舟正道不忘故不用富貴邪為智力不足故不用邪過世之士焉言人心易動但人與賢人俱生便自謂過於世人況親自為富貴者乎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怵○七感反怛丹曷反恐丘勇反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窮猶盡也究埶音勢本亦作勢一音藝究竟也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俠音協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惡烏路反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

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要一遥反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

阨而不死者也○阨音厄又烏賣反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行而上也可謂苦矣○筦音管本亦作管籥音藥一本筦反醪力刀反侈溺於馮氣若負重憤憤滿也下同言憤畜不通之氣也上時掌反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慰亦作畏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舍音捨下同戚醮在遥反李云顧賴也又音子妙反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刦許業反又曲業反內周樓疏李云重為匝踱軒外設備守具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單音丹本或作蘄音祈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此章言知足者常足○繚音了又魯弔反理也

莊子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張五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莊子卷十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乾隆御覽之寶

莊子卷十

晉　郭象　註

唐　陸德明　音義

雜篇說劍第三十音義曰以事名篇

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趙文王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洞紀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元年一云掌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恐虛之言誤喜許紀反下同夾郭李音協又古洽反好呼報反下同厭

於鹽反又於豔反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悝苦回反太子名募音慕又音務說如字解也又音悅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使所吏反幣從才閉反一本作以幣從軍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

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說如字又始銳反下同蓬步公反本或作鋒同頭蓬頭謂著冠蓬也有毛故如蓬鬢必月反司馬本作賓云賓讀為鬢垂冠將欲鬬故冠低傾也曼胡莫干反司馬云曼胡之纓帽籠纓無文理也短後之衣為便於事也瞋亦爽亦真二反語難如字難難也勇士憎氣猶於心胷言不流利也又乃旦反既怒而語為人所畏難司馬云說相擊也乃說音悅下大說同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與見賢遍反下劒見同又如字脫一本作說同士活反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千里不留行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莊子曰夫為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

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校司馬云考校取其勝者也校本或作教敦如字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劒相擊斷截也一音丁回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杖直亮反所奉司馬本作所奏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燕音煙燕谿地名在燕國石城在塞外鍔五各反司馬云劒刃也一云劒稜也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鐔音淫三蒼云徒感反劒口也徐徒南反又徒各反謂劒鐔也司馬云劒珥也韓魏為夾○為夾古協反司馬云把也一本作鋏同一云鐔從稜向背鋏從稜向刃也包以四夷裹以四時○裹音果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行以秋冬隨天道以行止也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芒莫剛反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

無旁上法圖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為大王薄之○肺芳廢反為于偽反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上時掌反下同三環如字又音患繞也聞義而倪繞饌三周不能坐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斃毋世反司馬云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音義曰以人名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緇帷司馬云黑林名也本或作惟杏壇司馬云澤中高處也李云壇名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有漁父者音甫取魚父也一云是范蠡元嘉本作有漁者父則如字須眉本亦作鬚眉交如字李云俱也一本作皎揄音遥又音俞又褚由反謂垂手衣內而行也李音投投揮也又士由反袂面世反李音芮上時掌反距李云距至也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飾如字本又作飭音敕化齊民如字本又作化齊民李云齊等也許慎云齊等之民也如淳云齊民猶平民元嘉本作化於齊民後向如無於字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與音餘下同危或作為分如字本又作介音界司馬云離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杖直亮反拏女加反司馬云橈也音饒卿香亮反或作嚮同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緒言猶先言也待

或作侍唉苦代反唾吐臥反相息亮反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于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嘻香其反好呼報反下同少詩召反下同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經營也司馬云經理也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治直吏反下官事不治同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屬音燭長丁丈反後過皆同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勝音升行下孟反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技其試反職或作賦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比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飭音敕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泰本又作大

音同徐敕佐反後同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揔○疵祀知反揔李云謂監也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道音導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譽音餘歆蒲邁反惡人烏路反下同慝他得反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否悲美反惡也又方九反兩容頰適善惡皆容頰貌調適也頰或頰字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挂音卦

別也又音圭刃吐刀反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狠胡墾反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去起呂反愀在力反又七小反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

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悟魚據反下同本或作悟歡音朔離力智反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強其丈反下同樂音洛下同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

○祿祿如字又音錄謂形見為禮也司馬云錄領錄也蚤音早字亦作早湛丁南反下同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得過也謂得過失也過或作遇比如字謂觀見比欲也又毗志反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刺七亦反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波定李云謂戰如波也案謂船行故水波去遠則波定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拏步浪反案繩證反下同倨傲五報反要一遥反折之設反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湛或作其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

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下遐緣反下及注同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教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閒音閑類如兖反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音義曰以人名篇或無別字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瞀音茂又音務奚方李云方道也曰吾驚焉曰惡乎驚○吾驚焉李云見人感己即違道故驚也惡音烏曰吾嘗食於十漿賣漿之家○漿子祥反本亦作漿司馬云漿讀曰漿十家並賣漿也而五漿先饋言其敬己○五漿先饋饋遺也謂十家中五家先見遺王云皆先饋進於己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自矜飾○解音解司馬音懈形諜成光舉動便僻而成光儀也○形諜徒協反說文云間也成光司馬云形諜於以外鎮人心其內實不足以服物使人表成光華也僻婢亦反輕乎貴老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篇也○貴老謂重御寇過於老人而輩其所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輩子兮反亂也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

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食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食音嗣贏音盈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苟不道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保繩證反效如字本又作校古孝反保汝司馬云保附也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幾居豈反敦音頓司馬云暨也蹙子六反賓者本亦作儐同必刃反謂通客之人跣先典反暨其器反發如字司馬本作廢云置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焉於虔反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搖而本才一本才作性又無謂也動搖本才以致求者又非道德之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細巧入人為小言○小言言不入道故曰小言人毒以其多患故曰人毒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

遊者也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彼不敢告汝汝又不自覺何其相孰哉王云小言為毒曾無告語也孰誰也謂誰誰相親愛者既無告語此不相親愛之至也知音智食而一本作飽食而遊本又作敖五刀反下同汎孚劒反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呻吟吟詠之謂○緩司馬云緩名也呻音申謂吟詠學問之聲也崔云呻誦也本或作呻吟裘地名崔云裘儒服也之地崔本作之地蛇云地蛇者山田荼種也祇三年而緩為儒祇適也○祇音支李云適也言適三年而成也司馬云巨移反謂神祇佑之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翟緩弟名○河潤九里河從乾位來乾陽數九也使其弟墨謂使緩弟翟成墨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矣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己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己化而不能順己己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柏之實○閩胡嘗視其良閩語助也胡何也良者良人謂緩也言何不試視緩墓上已化為秋柏之實良或作浪音浪冢也見賢遍反令力呈反夫造物者之報人也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閩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自此以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故使彼彼有彼性故使習彼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緩自美其儒謂己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

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也無泉亦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相捽于骨反言穿井之人為己有造泉之功而捽飲者不知泉之天然也喻緩不知翟天然之墨而怨之捽一音子晦反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偽乎其間也○知音智注同父本或作父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仍自然之能以為己功者逃天者也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為衆人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易以豉反知雖音智應如字當也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事在於適無貴於達功○泙李音平郭數音反徐數耕反漫朱旦反又禾干反司馬云朱平漫支離益皆人姓名屠音徒單音丹盡也千金之家如字本亦作賈又作賈皆音嫁三絕句崔云用千金者三也又本作三年則上句至家絕技其綺反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事逆生順於兵故行有物各順往則足足則無求○順於兵順或作慎兵恃之則亡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惔為上者

未之亡也○恬徒謙反惔徒暫反本亦作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知音智註及下為知同離力智反苞苴子餘反司馬云苞苴有苞裹也竿音干牘音獨司馬云謂竹簡為書以相問遺修意氣也遺唯季反下同敝精神乎蹇淺昏於小務所得者淺○敝郭婢世反一音必世反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道音導註同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泊然無為而任其天行也○冥如字本亦作瞑又音眠泄息列反徐以世反泊步各反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為知所得者細○悲哉乎一本作悲哉悲哉而不知大寧任性大寧而至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卜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道榮也○為于偽反宋王司馬云偃王也使所更反數所主反乘繩證反下同說音悅阨於解反窘與憐反又巨隱反槁苦老反

又祛矯反本亦作矯居表反項李云頸項羸瘦貌司馬云頭槁立也黃馘古獲反徐況璧反爾雅云獲也司馬云謂面黃熟也秦王司馬云惠王也痤徂禾反舐字人作舐食紙反痔治紀反愈李亦作俞同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島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瘳敕由反汲魚及反又五脂反危也令力呈反下同方且飾羽而畫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飾畫非任真也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視音示下同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令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體中也○復扶又反彼宜女與彼百姓也女哀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令之見驗○與音餘又如字下願與同見賢遍反予願與效彼非所以養己也誤而可矣正不可也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明不謂當時也○離力智反難治也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施如豉反下注同識如字又申志反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鋸音據鉞音越捶

之藥反桎之實反梏古毒反為內刑者動與過也靜而當則內外無刑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不由明垣之塗者謂之宵人○宵人王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訊本又作訊音信問也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非其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受刑但不問卜耳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者有堅而縵有緩而釪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愿音願廣雅云謹慤也長丁丈反不肖外似長者內不似也有順王作慎懷音懷又許沿反徐音

緩三蒼云腹急也王云堅辨也外慎堅辨當務質訥緩武坐反又武諫反李云內堅實外如緩也釪胡旦反又音干急也一云情貌相反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但為難知耳未為殊無述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卒寸忽反知音智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王云側謂凡為不正也側或作則易以豉反搜所求反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正考父音甫宋潘公之玄孫弗父何之曾孫傴紅矩反僂力矩反三命公士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許謂許由也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而夫郭云凡夫也呂鉅矯貌執協唐許協同也唐堯許許由皆崇讓者也言考父與而夫誰同於唐許也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而心有睫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睫音接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有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射食亦反凶德有五中德為首

何為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其所不為者也此皆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好呼報反注同此匹爾反又芳爾反皆子爾反皆思奉之矣本或作皆畢事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恒以所長自困心髯人監反曾才能反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循偃佽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佽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援佐之故必達也○偃佽於大反本亦作央同偃佽守分歸一也杖守亮反知慧外通通外則以無涯傷其內也○知音智勇動多怨怯而靜乃厚其身耳

○乃厚其身耳元嘉本厚作後一本作乃後恒無怨也仁義多則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然大恬解之貌○傀郭徐呼懷反字林公回反云偉也解音蟹達於知者肖肖失散也○知音智肖音消達大命者隨泯然與化俱也達小命者遭每在節上住乃悟也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夫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衝以曼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乘繩證反下同驕穉直吏反又池夷反李云自驕而穉莊子也緯蕭如字緯織也蕭荻蒿也織蕭以為畚而賣之本或作葦音同鍛丁亂反謂椎破之重直龍反驪龍力馳反驪龍黑龍也頷戶感反鑒子兮反夫音符挾戶牒反舍七潛反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樂生者畏獵而辭聘靈龜聞生而腦曬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使所吏反衣於既反食音嗣芻音初俱反葛草也叔大豆也大廟音太髑音獨髑音樓腦毗人反腦子六反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璣音祈又音機一音其既反齎音資本又作濟子詣反於以全反螻音樓蟻魚綺反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明者唯為之使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神者徵之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之外也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音義曰以義名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為其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惡音烏聖有

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凡此四名一人耳所不言之異○不離力智反下注不離離性下章離於同兆本或作逃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行下孟反章內同薰然許云反溫和貌崔云以慈仁為馨聞也粗七奴反卷內皆同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參本又作操同七曹反宜也稽音雞考也蕃音煩畜敕六反又許六反號如字又才浪反古之人其備乎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數明故末不離○醇順倫反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所以為備○辟婢亦反本又作闢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述哉○鄒莊由反孔子父所封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

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道志音導下以道皆同分扶問反復扶又反下章不復同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賢聖不明能明其迹又未易也○易以豉反道德不一百家穿鑿天下多得一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得一偏得一術察焉以自好大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好呼報反註及下同惡烏路反淡本又作澹徒暫反漠音莫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所長不同不得常用○技其綺反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故未足備任也○徧音遍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況一曲者乎○稱尺登反下章同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全人難遇故也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將為天下裂裂分離也道術流獘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喪矣如字本或作喪息浪反不侈於

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勤儉則舜故不暉也○侈尺紙反人尺氏反暉如字崔本作渾舜在醉反以繩墨自矯矯矯屬也○矯居表反而備世之急勤而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不復度衆所能也○墨翟宋大夫尚儉素滑音骨又戶八反釐力之反又音熙禽滑釐墨翟弟子也不順五帝三王之樂嫌其奢說音悅下注同後聞風而說皆同太過音太舊敕佐反後大過大多大少放此順或作循度徒各反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鬬夫物不足則以鬬為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儉各有[illegible]用墨子二篇名汜敕劒反[illegible]同己儉為[illegible]愛兼利今力

呈反下同其道不怒但自刻也又好學而博不異故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不與先王同先王則其舉異然後同焉皆得其知所以得也毀古之禮樂嫌其侈靡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為之太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夏戶雅反濩音護辟音壁作武武樂名重直龍反下同未敗墨子道但非道德○敗或作毀墨子是一家之正故不可以為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非歌生應歌而墨以歌為非也樂而音洛下及注同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觳無潤也○觳郭苦角反徐戶角反郭李皆云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天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行下孟反下注以成其行同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懷心而與物俱往也○任音壬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

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通也○沐洪木音因又音煙塞也決也握地而決之海使之由地下也引禹之儉同己之道支川本或作支流櫛士曹反橐舊古考反崔郭音託字則應作橐崔云橐也司馬云盛土器也耜音似釋名耜似也似齒斷物云蒼云耒頭鐵也崔云揷也司馬盛水器也九音鳩本亦作鳩聚也雜本或作衆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腓音肥又符畏反胈步葛反又再物反又符蓋反脛刑定反甚如字崔本甚作湛音泛櫛側筆反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

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畫理之法○禍戶萬反跂其逆反蹠紀略反李云麻曰屩木曰屐屐與跂同一云鞋類也一音居玉反以藉鞋下也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其時而守其所以為墨也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相息亮反里勤司馬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苦獲已齒李云二人姓字也倍郭音佩又裴罪反譎古穴反崔云決也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訾音紫觭紀宜反又音寄仵音誤徐音五仵同也巨子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皆願為之尸尸者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為欲係巨子之業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其行則非也為之大過故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亂美大於逆物而傷性也治之下也任衆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治直吏反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之好呼報反注同為于偽反將求之不得也無華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真好也○槁苦老反舍音捨下章同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忮逆也○忮之豉反逆也司馬崔云害也字書云狼也又音支章昭音泊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白心崔云明白其心也白或作任鈃音刑徐胡冷反郭音堅尹文崔云齊宣王時人著書一篇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已心均平也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不欲令相犯錯○別彼列反又如字宥為始始首也崔云以別善惡宥不及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聏令合調令和也○聏崔音而郭音餌司馬云色厚貌崔郭王云和也聏和萬物物各則歡矣一云調也合驩以道化萬物而調之合意則歡強其丈反下皆同分合力呈反下同請欲置之以為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見侮不辱其於以活民為急也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所謂聏調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聏調之理然也○說音悅又如字下教上謂國主也說上之教下也一云說猶教也上教教下也聒古活反謂強聒其耳而語之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所謂不辱○厭於豔反徐於瞻反雖欲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為于偽反下自為同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為之太少也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宋鈃尹文稱天下為先生

自稱為弟子也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報己也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揮斥高大之貌○傲五報反曰君子不為苛察務寬恕也○苛音河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為救世之士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行下孟反又如字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各自任也○不當丁浪反崔本作黨云至公無黨也易以豉反趣物而不兩物得所趣故一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都用乃周○於知音智下棄知同田駢薛田反齊人也遊稷下著書十五篇慎子云名廣徧音遍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不至一本作不王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泠汰猶聽放也○道如字本又作音去起呂反章內注同泠音零汰音泰徐徒蓋反一云泠汰猶沙汰也謂沙汰使之泠然也皆泠汰之歸於一以此為道理也或音齋又音替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

又鄰傷焉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不肯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謑胡啓反又音奚又苦迷反說文云恥也五來反髁戶寡反郭欺禍反謑髁訛倪不正貌王云謂謹刻也無任無所施任也王云雖謹刻於法而猶能不自任以事事不與衆共之則無為尚賢所以笑也復扶又反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殉○行下孟反下人之行同椎拍輐斷與物宛轉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汎合○椎直追反拍普百反輐五管反又胡亂反又五亂反徐胡管反圓也斷丁管反又丁亂反方也王云椎拍輐斷皆刑截者所用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將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也○師知音智魏然而已矣任性獨立○魏魚威反李五回反推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飄婢遥反一音必遥反爾雅云回風為飄還音旋一音環若磨末佐反又如字石之隧音遂回也徐絕句一讀至全字絕句全而無非磨石所割麄細全在人其德全無見非真時言其無心也不離力智反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夫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偏物也○塊苦對反或

苦猥反令力呈反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笑也適得怪焉未合至道故為詭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自在之道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所謂齊萬物以為首其風窐然惡可而言逆風所動之聲○窐字亦作罭又作閫況逼反又火麥反郭云逆風聲惡音烏常反人不見觀不順民望○不見觀一本作不聚觀而不免於魠斷雖立法而魠斷無圭角也○魠五管反又五亂反斷丁管反一本無斷字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韙是也○韙于鬼反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為不知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但不至也○槩古愛反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澹徒暫反關尹關令尹喜也或云尹喜字公度老聃他甘反即老子也為喜著書十九篇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濡如朱反一音儒下退嫁反形物自著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常無情也○響許丈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嘗全者不知所得也○芴音忽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其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谿苦兮反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曰受天下之垢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垢音苟人皆取實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己獨取虛守冲泊以待羣實○泊步各反無藏也故有餘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守歸然而有餘獨立自足之謂○歸去軌反又去類反本或作魏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費芳味反無為也而笑巧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責於工倕也○蛛音知蛛音誅倕音垂人皆求福己獨曲全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福已足曰苟免於咎隨物故物不得咎也以深為根理根為大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大音泰以約為紀去甚泰也○去起呂反曰堅則毀矣天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迕逆則雖水氣無柔也至順則全迕逆則毀斯正理也○迕五故反無柔如究反本或作濡音同

銳則挫矣進躁無產為銳○挫作臥反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也不削於人全其性也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隨物也○芴元嘉本作寂漠音莫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任化也○死與音餘下同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意趣也○芒乎莫剛反下同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故都任置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不急欲使物見其意○謬悠謂若忘於情實者也荒唐謂廣大無域畔者也儻丁蕩反徐敕宜反觭音羈徐起宜反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莊語並如字郭云莊莊周也一云莊端正也一本作莊側亮反大也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其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卮音支教五報反倪音詣不譴是非己無是非故恣物而行○譴遣戰反以與世俗處形骸於物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還與物合故無傷也○瓌古回反瓌瑋奇特也連犿本亦作抴同芳袁反又音權又數晚反云皆宛轉貌一云相從之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參初林反註同差初宜反下同諔尺叔反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多所有也上與造物者

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莊子通以平意說己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為汪汪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而辟婢亦反閎音宏稠音調本亦作調蛻音悅徐始銳反又數外反汪烏黃反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惠施施惠子名車尺蛇反又音居舛川兖反徐尺允反駁邦角反中丁仲反厤物之意○厤古歷字本亦作歷物之意分別歷說之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司馬云無外不可一無內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所謂一二非至名也至形無形至名無名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司馬云物言形為有形之外為無無形與有相為表裏故形物之厚畫於無厚無厚與有同一體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卑如字又音婢李云以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宇宙之高則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睨音詣李云睨側視也謂日方中而景已復昃謂景方昃而光已復沒謂光方沒而明已復升凡中昃之與升沒若轉樞循環自相與為前後始終無別則存亡死生與之何殊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同體異分故曰小同異死生禍福寒暑晝夜動靜變化

衆辯莫同異之至也衆異同於一物同之至也則萬物之同異一矣若堅白無不合無不離也若火含陰水含陽火中之陰異於水水中之陽異於火然則水異於火異於火至異異所同至同同所異故曰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司馬云四方無窮也李云四方無窮故無四方上下皆不能處其窮會有窮耳一云知四方之無窮是以無無窮無窮也形不盡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不窮物知與物相盡也獨言南方舉一隅也

今日適越而昔來○智之適物物之適智形有所止智有所行智有所守形有所從故形智往來相為逆旅也鑒以鑒影而鑒亦有影兩鑒相鑒則重影無窮萬物入於一智而智無間萬物入於一物而物無朕天在心中則身在天外心在天內則天在心外也達而思觀者往也病而思觀者來也智在物為物物在智為智司馬云彼日猶此日則見此猶見彼也彼猶此見則異與越人交相見矣

連環可解也○司馬云夫物盡於形形盡之外則非物也連環所貫貫於無環非貫於環也若兩環不相貫則雖連環故可解也

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司馬云燕之去越有數而南北之遠無窮由無窮觀有數則燕越之間未始有分也天下無方故所在為中循環無端故所行為始也

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氾芳劒反李云日月可觀而目不可見愛出於身而所愛在物天地為首足萬物為五藏故肝膽之別合於一人一人之別合於一體也

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觀古亂反於天下所謂自以為最也辯字林云辯惠也樂音洛

卵有毛○司馬云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鷄伏鵠卵卵不為鷄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鳶肩蜂眉寄感之分也龍顏虎喙感靈之氣也神以引明氣以成質質之所剋如戶牖明暗之戀以晝夜性相近習相遠則性之明達有習於生

雞三足○司馬云雞兩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今雞雖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

郢有天下○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李云九州之內於宇宙之中未萬中之一分也故舉天下者以喻盡而名大夫非大若各指其所有而言其未足雖郢方千里亦可有天下也

犬可以為羊○司馬云各以名物而非物也犬羊之名非犬羊也非羊可以名為羊則犬可以名羊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周人謂鼠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

馬有卵○李云形無定形故鳥可以有卵也一云小異者大同犬羊之與胎卵無分於鳥馬也

丁子有尾○李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火不熱○司馬云木生於水火生於木木以水潤火以木光金寒於水而熱於火而寒熱相兼無窮水火之性有盡謂火熱水寒是偏舉也偏舉則水熱火寒可也一云猶金木加於人有楚痛楚痛發於人而金木非楚痛也如處水之鳥火生之蟲則火不熱也

山出口○司馬云形聲氣色合而成物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呼於一山一山皆應一山之聲入於耳形與聲並行是山猶有口也

輪不蹍地○蹍本又作跈女展反司馬云地平輪圓則輪之所行者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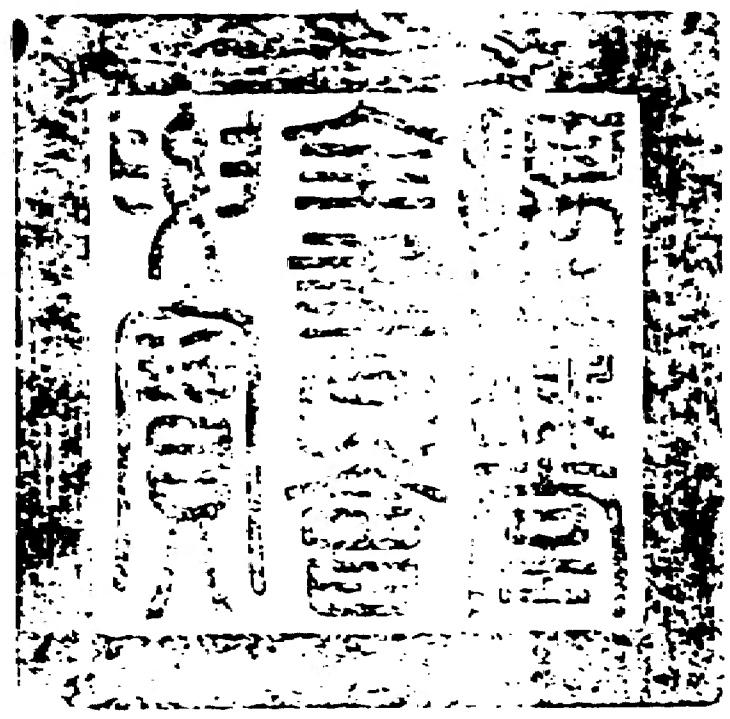
目不見○司馬云水中視魚必先見水光中視物必先見光魚之濡鱗非曝鱗異於曝鱗則視濡也光之曜形異於不曜則視見於曜形非見形也目不夜見非暗晝見非明有假也所以見者明也目不假光而後明無以見光故目之於物未嘗有見也

指不至至不絕○司馬云夫指之取物不

能自至要假物故至也然假物由指不絕也一云指之取火以針刺鼠以錐故假於物指是不至也龜長於蛇○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司馬云矩雖為方而非方規雖為圓而非圓譬繩為直而非直也鑿不圍枘○鑿在各反枘如銳反司馬云鑿枘異質合為一形鑿積於枘則鑿枘異圍鑿枘異圍是不相圍也飛鳥之景未嘗動也○景音影司馬云鳥之蔽光猶魚之蔽水魚動蔽水而水不動鳥動影生影有光亡亡非往生非來墨子曰影不徙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鏃子木反郭音族徐朱角反三蒼云矢鏑也司馬云形分止勢分行形分明者行遲勢分明者行疾目明無形分無所止則其疾無間矢疾而有間者中有止也質薄而司離中有無及者也狗非犬○司馬云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名實離則彼所謂狗異於犬也黃馬驪牛三○驪力支反又音梨司馬云牛馬以二為三曰牛馬曰牛馬形之三也曰黃曰驪曰黃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馬驪牛形與色為三也故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也白狗黑○司馬云狗之目眇謂之眇狗狗之目大不曰大狗此乃一是一非然則白狗黑目以可為黑狗二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孫駒未嘗有母李云駒生有母言孫則無母孫稱立則母名去也母嘗為駒之母故孫駒未嘗有母也本亦無此句一尺一本無一字拙章襲反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司馬云棰杖也若其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桓團李云人姓名徐徒凡反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囿音又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柢丁計反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天地其壯乎司馬云惠施唯以天地為一壯於己也施存雄而無術司馬云意在勝人而無道理之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倚人本或作畸同紀宜反李云異也繚音了本而小反云賢人也墜直類反霆音廷又音挺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徧音遍為萬于偽反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隩烏報反又李云深也謂其道深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宖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宖音文宖孟庚反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愈貴李云自謂所慕愈貴近於道也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音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棰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

謂無經國體致眞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貽李音殆蕩殆者放也故蕩不得也天音符論者力困反較音角評音病中丁仲反倦本亦作勸同思息嗣反祁以嗟反好事呼報反子玄之註論其大體眞可謂得莊生之旨矣郭生前歎膏粱之塗說余亦晚覩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樑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云其書五車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褒國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者也荅曰夫不失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生振微音於七篇列斯文於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敘雖談無貴辨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祛斯之弊故大舉惠子之云辯也

莊子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張五誥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子
子春秋
子道德經
道德經注
子

62

人民出版社